

# 我們的重製人生'01

木緒なち  
繪者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tto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木緒なち  
繪者えれっと

# 我們的重製人生'01



## 制作信息

---

作者：木緒なち

插画：えれっと

译者：许芳玮

录入：kid

图源：流哲不哼太

扫图：风

修图：kid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

# 轻之国度

Pub工作组

制作者

*Kasou*

## 简介

我是桥场恭也，一个前途黯淡的游戏总监。因公司破产、企划夭折而回到故乡老家。因为不想再看明星创作者们的亮眼表现，闷闷不乐地睡着之后再醒来，发现自己穿越时空回到十年前的大学刚入学时代！？考上了原本应该落榜的大学，迎接向往的艺大生活，甚至还过着男女四人一起分租的同居生活，玫瑰色的每一天就此展开！我的人生将从这里重新打造——与未来将会超有名（现在还不成气候）的创作者，一起度过的新生活就要开始！尽管如此自信满满地跨出第一步，事情却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 我們的重製人生

作者：木緒なち  
插畫：えれっと

KI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live those fun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回到十年前成為創作者吧！







[CG005]  
場景：主角面前，躺著一個女孩子，  
在清晨陽光照射下顯得聖潔。  
服裝：衣服半敞，胸前春光微洩。





人物介紹

Chapter	Content	Page
序 章	從 2016 年的秋天開始	003
第一 章	回到 2006 年春天	022
第二 章	所謂大藝大這個地方	076
第三 章	有個叫映像學科的地方	133
第四 章	學習創作這件事	185
第五 章	明白什麼叫做整合	222
尾 聲 一	河瀨川英子的怒氣	264
尾 聲 二	志野亞貴的微笑	270

# 我們的重製人生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start a new life.

回到十年前成為創作者吧！

目 次

# Contents



# Contents

序 章 从2016年的秋天开始

第一章 回到2006年春天

第二章 所谓大艺大这个地方

第三章 有个叫映像学科的地方

第四章 学习创作这件事

第五章 明白什么叫做整合

尾声一 河濑川英子的怒气

尾声二 志野亚贵的微笑

## 序章 从二〇一六年的秋天开始

这里是位于埼玉县北部的入间市，在距离车站走路五分钟的住商混合大楼里，我一手拿着电话筒，已经讲了将近三十分钟。

「不是的，你找我也没用啊，我也很想知道社长在哪里。什么？店家啊？以前好像常去螺旋桨通商圈上的酒家，不过因为没钱也都没去了。老家？我想想看，好像是富山还石川的样子，记得大概是在那一带。」

我瞄了眼时钟，已经下午两点了。

「好，好，如果有打电话来我会马上通知。我跟社长几乎没有什人情义理，都半年没给我薪水了，我还因为没缴房租被房东赶出公寓，三个月前就跑来事务所这边住。是，好的，我明白了，那就先这样。」

喀嚓地挂上电话。

「呼……」

叹气的同时，我朝旁边说话。

「社长，讲完电话了。」

话说完之后过几秒，桌子底下以棉被盖住的某个生物才慢慢开始蠕动。

「哎呀，桥场演技真是精湛啊～！真的是太感谢、超感激！」

身形微胖的大叔钻了出来，高举双手并且满面笑容。

「听说那个人以前是混黑道的，不但长相恐怖，眼睛也从来都没有笑意，我实在是很怕他。之前还说如果不还钱，就要挖掉我眼珠。」

「社长。」

我故意重重地叹了口气，椅子转半圈过去与社长面对面。处理客户抱怨延期的电话，再转达给社长的人都是我，让人不禁叹气连连。

「也该好好面对了吧？继续这样躲下去，根本没半点好处。」

「我知道！桥场，我都知道！再这样下去只能烂尾收场，也就是抱着大石头与五千万债务一同沉入东京湾！」

「既然知道的话……」

「但是你相信我！如果另一种路线的漫画杂志企划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三千万入帐的！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被他们找到，不然整个企划就会没了啊！」

「是喔……」

我们这里是一间游戏公司，这位社长则是游戏公司的社长。那为什么会出现漫画杂志这样的字眼？想来一定又是被谁鼓吹的吧。

「这个企划很厉害喔！纸媒和网路媒体同时创刊，这可是史上第一遭！一部作品可以同时在手机和电脑上免费看，而且网罗的资深作家，都是作品曾登上周刊少年 ZUMP 的老师！现在才预先登录而已，就已经突破五千人了！」

虽然我没有想看的意思，但他说话的同时径自拿起了平板电脑秀出网站，可是那网页怎么看都像是十年前……不对，是以二十年前的品味制作的，不要说熟悉，根本就是已经看腻的东西，实在只能苦笑。

「社长，这是营利网站吗？」

「营利网站？什么是营利网站？」

我真的很想抱头。

「有合作的出版社吗？」

「没有，一间都没有。」

「有要出版单行本吗？打算怎么获利？」

「只要采取付费会员制度收钱就好啦！」

没有先告知说要收费就开放登录，这些人知道后一定不会用，先撇开这点不谈好了，或许还会因此引发争议。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吗？

「太草率了，还是要参考一下现有的收益模式，找出两全其美的方式才行……」

「这个嘛，只要有够吸引人的作品，就有办法解决的啊！」

「就说不行了！」

我夸张地重重拍了下桌子。

「呜啊！拜托不要这样，桌子不是让你这样拍的，使用暴力是不好的。」

「都是因为你这种不好好看清楚又没知识，马上就会被騙又毫无计画的个性，那些认真的员工才通通都辞职的，不是吗？我有说错吗？」

「这种伤人的话，你一定要这么直接地讲出来吗……」

「我就是要讲！我问你，原画师在哪？编剧呢？程式设计师呢？先姑且不管这些好了，就连可以尽力帮我们控管财务，最重要的这位会计相关人员都没有了对吧？本来员工都还在的，现在都跑光了对吧？」

「说得也是……大家都跑了……就只有桥场留下来而已。」

「我是来不及跑。」

「不要这么说，上个月能顺利发行〈小蜜臀！～漂亮女孩儿的屁屁论〉，这都是你的功劳喔！虽然还是一样火烧屁股，但总算还是顺利推出。希望你也能在接下来的新事业，充分发挥这份能力！」

「……还有很多事情得先处理。」

椅子反方向转了半圈，我看向液晶萤幕。

收件匣里，寄给公司的未读信件多得像山一样。

每一封都是作者寄来催款，或是客户联络不到公司的怒骂内容。

「总之，不要再一直追逐梦想了。有想法是好事，但其实身为社长的人，是最需要看清现实的，你明白吗？」

唉，说着我又叹了一口气。

「变成这样我也不愿意，不过还是会继续跟着社长的，至少你要好好面对债务，认真制作下一部作品。」

话说到一半，我一抬起头，这才发现原本在那里的社长已经不见人影。

「这是……咦？社、社长！？」

环顾这一点都不大的楼层，却没有任何人在了。

「那个人是躲到哪里去了啊……」

就在我转头张望了两、三次之后。

「呀——！拜、拜托原谅我！！！」

没出息到令人吃惊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大楼外。

我慌忙从座位上起身，从窗户看向外面。

「你这混账是躲哪里去了！没想到来堵堵看，还真的被我们逮到。」

两名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的男子，从左右两边架住社长。

「不，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员工哭着来哀求，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才……」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那你就乖乖上车吧。」

「我不要！住手！我讨厌上车~~~~~！！！」

就像被两只铝棒压着一样，社长被丢入白色厢型车后座，碰地一声，车门就这样冷冷地关上。

伴随着沉重的引擎声响起，厢型车载着社长往西边驶去。

即便车身已经消失，排气臭味已经消散，寂静笼罩四周，我仍一直望着厢型车离去的方向。

太阳开始一点一点地没入地平线。

「……这下子，我是真的失业了啊……」



桥场恭也，二十八岁。

在奈良县西边的地方都会区出生、长大，毕业于地方上的私立大学。以成为游戏制造商研发人员为目标，但所有求职都铩羽而归，最后终于被一间汽车用品店雇用当业务，就此开始常换工作的生涯。在这之后，因为无法忘怀制作游戏的梦想，而到秋叶原的电玩店当店员，进而受到当时认识的游戏公司社长邀请，在应该要实现梦想的二十六岁，当上成人电玩游戏品牌的总监。

然而，我工作的公司只有社长的梦想堪称伟大，实质内容则是空壳。

说一定会带进公司的知名原画师，才发电子邮件五分钟就人家被回绝，后来我去向当店员时认识的女原画师下跪拜托，结果也因为社长不停乱发性骚扰简讯而半途离开。到头来，社长夸口说有人脉关系的名作家没回一封信就算了，对方还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着『收到一封真他妈没礼貌的委托信www』。结果找不到作家，就参考社长以创作故事为名的幻想文章，动用所有工作人员来写剧本，并在没有先确认相关软、硬体环境的情况下，就这样开始正式进入制作，因此研发起来也超困难，最后只得将发行日期半年、一年地一延再延。

这就是如绘画般的成人游戏残酷故事，要说这是业界常态，或许也算是吧。

「说实在，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员工一个、两个慢慢消失不见的同时，我就得负责消化那些工作。像是原画师离开了，我得想办法临摹出来；如果没人可以接手上色人员的工作，我就得去着色；为了促销商品还得自己画店面文宣海报；或是一边跟影片编辑软体苦战一边想办法生出PV。不管是录音、改编剧本或是专案企划，没有一个环节是我没有碰过的。

然而，最终结果就是游戏没能完成。社长大动作签约的程式却有满满的BUG，到第五次修正终于可以稳定运作，但已经没有人关注这个游戏了。

最后我的钱包里，也只剩下一张五千圆钞票。

用这笔钱买了到奈良的夜班客运车票，立刻坐进车内。

我要回老家。

结果，社长就此再也没回来。到头来，领不到薪水也付不出房租，办公室也被所在大楼退租，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选择回家。

为了道歉而连络的几名业界人士中，也有人向我招手。所以如果想要做下去的话，或许也还是可以继续留在那个圈子里。

可是，我已经完全受够了。

竟然没眼光到只能在那样的社长底下工作，我对于自己的厌恶，远大于在成人游戏产业工作的快乐。

可能也只是累了，但我已经无力做其他打算。

「咦？有通知……？」

这时，口袋里的智慧型手机传来震动。

有封讯息。

是niconico动画传来的。

「啊！九点开始有游戏制作公司的直播。」

多少跟职业性质也有关系，我有订阅几个成人游戏制作公司的社群频道。所以每次只要有新节目就会通知，这次则是身为业界大厂的得胜者软体公司开直播。

一插上耳机没多久，直播就开始了。

「要发表新企划……？这间会有什么新东西吗？」

得胜者软体公司是一间资本雄厚的老公司，身为超级优良的制造商，有三条稳定路线轮流制作软体。

只不过这个稳定换来的问题，就是几乎每次都是固定的创作者和制作阵容，也因此总是被黑粉攻击「缺乏新鲜感」。

不过，这次发表的气氛却不太一样。

「难道这次要走一条全新的路……？」

画面上的留言透露出了慌张与不安，不要说死忠支持者了，似乎就连一般观众也都很惊讶。

「各位久等啦！接下来我们即将发表全新企划！」

同时也是知名公关的满脸胡鬚制作人，带着笑容一宣布，画面随即切换成PV。

明显是砸下大笔预算，结合许多动画的宣传影片。跟我那时候勉强拼凑出的PV，简直是无法比拟的高水准。

「噫！？」

画面开始跑备受瞩目的制作群名单时，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邻近座位的乘客纷纷诧异地看着我。

但我不管，始终盯着拿在手上的手机。

画面上出现了大大的字幕。

『角色设计：秋岛志野』

『脚本：川越京一』

『主题曲：N@NA』

接着随即出现大量的留言，几乎满满盖住那些名字。

「不会吧……真不愧是得胜者啊。」

我喃喃自语着，同时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插画家秋岛志野，是比拒绝我前公司的那些知名原画师，段数还要更高上好几位的超有名女性插画家。曾担任过电视动画的角色设计师，前一阵子还开了首次的个展。最近出版的画册，更是我现在最宝贝的收藏。

轻小说作者川越京一，作品《哀虐血腥剑》不仅在这季动画获得最高评价，在以轻小说迷为客层的杂志书中，也连续两年拿下第一名的成绩。最近也跨足一般文艺小说，亦深受好评。

创作歌手N@NA，因为在nico动的「试唱看看」频道中演唱以动漫和V家歌曲的作品，而开始引爆人气，目前已经正式进军歌坛，连续出了好几张畅销歌曲。演唱会门票炙手可热，拍卖网站上飙破十万日圆更是常有的事情。

我也是他们的粉丝，由秋岛志野担任原画师的游戏，所有周边商品通通买齐是理所当然，就连设定资料集也一字一句毫不遗漏地读过，《哀血》从第一集开始一出新书就买，N@NA的演唱会也费尽千辛万苦弄到票，奋力摇萤光棒到整只手肌肉酸痛。

简单来说，就是阵容豪华到爆炸的创作团队。

节目上，由刚刚那个制作人胡鬚哥出面介绍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消息，像是已决定要改编成动画和漫画，小说化的部分也经由川越本人确定了，待游戏上市之后就会陆续开始进行。

后面好像还有三个人依序致词的流程，不过到这里我就把直播切掉了。

「唉……」

我错愕地叹了口气。

刚宣布的这三位创作者，不仅是超有名的顶尖等级，他们还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这三人其实除了同年之外，还都是毕业于同一所艺术型大学。

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同一学年的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人才也活跃于第一线，在业界以「白金世代」之称闻名。

「找来白金世代的顶尖阵容制作游戏……这简直是太梦幻了。」

想到我们的原画师还被社长性骚扰而逃走之类的，我不禁因为档次差太多而笑出来。

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游戏。

小学、国中的时候，每天都跟朋友们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努力存着少少的零用钱，然后全部花在游戏上。深受杰作感动的隔天，总是会在笔记本上写下许多幻想主题的设定，当时也立志将来一定要进游戏公司工作。

可是在现实面前，梦想终究是逐渐淡薄而去，从普通大学的普通学科毕业之后，我才仿佛想起来似地去参加游戏公司的求职考试，但是通通都落榜，等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在做并不是特别想做的工作了。

所以能当上成人游戏公司的总监，老实说我很开心。

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头衔，但总算可以制作向往的那个游戏了。

跟朋友借来在深夜边哭边玩的那个成人游戏。为了买下喜爱的女主角的二手挂画，花光打工薪水的那个成人游戏。贩售活动时在冰冷的雨中排队，直到买到手的那个成人游戏。这回终于轮到自己来了，终于可以成为制作的那一方了。

但最后，却只落得帮忙社长跑路的悲剧收场。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虽然是很凄惨的结局，但是那位社长的确也是曾对游戏怀抱梦想的人。所以才会意气相投，还帮忙创立品牌。正因为这样的心情，才会就算只剩下我一人也依然留在公司，不管多辛苦都咬牙拼着让游戏上市。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各位乘客，不久即将抵达静冈。接着将会在休息站休息十分钟……」

广播在车内响起，大家窸窸窣窣地整理了一下，准备待会儿去上厕所。

现在这个时候，那个节目应该正在召开华丽的记者会吧。

日本应该有很多人正在关注三位创作者的发言，想象着完成的游戏，一心一意期待着吧。

相较之下，准备走向休息站厕所的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

白金世代的那三人，还有第二个共通点。

那就是出生于一九八八年。

——他们都跟我同年。

◇

一回到老家，马上就被叫去整理房间。

原来是嫁到东京的老妹美世子，不知什时离了婚，变成单亲妈妈回到这里，现在母子俩想住我的房间。哥哥失业，妹妹离婚，两人的经历只能用波澜万丈来形容。

不过失业的人也没办法说什么，只好不情不愿地开始整理。

「咦？这个，原来放在这里啊……」

一打开原本塞在书架上的一个纸箱，往日时光顿时又在脑海里复苏。

里面有写了一大堆幻想电玩游戏设定的笔记本、认真相信每天画就会进步而维持了五天就没再画的素描本、曾经沉迷的轻小说和漫画。

可是应该存在的东西，却唯独有一样没看见。

「嗯？奇怪……放到哪里去了？」

把纸箱里所有东西都倒出来，还是找不到。不管是桌子里、书架缝隙中都丝毫不见踪影。

当我正伤脑筋的时候，手上的智慧型手机响起。

「奇怪……是电话啊。喂？」

「啊，老哥？拍谢还让你整理房间～现在讲一下话欸赛谋？」

电话那头，是嫁到东京依然维持着关西腔的妹妹。

「可以啊，怎样？」

「就是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你的东西，怕你会找所以就打电话过来说一声。」

「我的东西？是什么？」

「合格通知。你不是一直很珍惜吗？」

「……对，我找了好一阵子，方便的话再帮我拿过来。」

「贺啊，那就之后再拿给你啰～」

挂上电话后，直接躺到了床上。

我一直看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从高中以来都没变。

「为什么那时候会去考试呢……」

以普通的成绩排在普通名次的我，去参加了好几间关西圈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

……但同时不晓得自己发什么神经，还去报名了完全不同领域的大学考试。

大中艺术大学映像学科，这是知名国民动画导演的母校，也是以漫画家前半生涯为题材的畅销漫画《青之炎》故事背景的舞台；世界级电玩制造商阵天堂里，也有许多研发人员毕业于此校，我就是报考了这样的大学。

这间有别于世间认知的大学，一般简称大艺，据说不仅有很多怪人，还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中途退学。刚刚那三位创作者，也是从这间学校毕业的。

考试项目包括分镜和剧本，看着未知的试卷内容令人伤透脑筋。因为我只是报考当个纪念，所以也没特别在意结果如何，但没想到

---

「竟然录取了……怎么会……」

对，我不知为何通过考试了。

那时候我当然是非常开心，但因为也考上了排名较高的第一志愿，我就没有选择进艺大念书。

如果当时进了艺大，跟那三人成为同学的话。

「哈哈，还是会一事无成吗？」

当然不是说到大艺就读就一定会出名，但是这种「可能」、「说不定」的想法，对于现在生活像烂泥的我来说散发着魅力。

「……说得也是，如果有去念的话……」

我想象着跟素未谋面的那三人，一起度过学生生活的自己。

互相讨论着创作内容，争论、生气、哭泣或是大笑。

从彼此的作品中接受刺激，自己也因而发愤创作出什么成品来。

然后，然后。

幻想就在此打住。

「所以那又怎样啦……！」

眼窝一热，视线顿时模糊起来。

鼻腔深处也一口气涌上了某种东西。

「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有事情都在十年前的那一天结束了。

在一切半吊子情况下追梦的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我。

也只有那无可救药社长所设立的无可救药游戏公司，愿意接受现在的我。

真的打算拼死拼活努力的，可是却什么都做不到。不管是无视悲惨的条件仍愿意说一起努力的原画师，还有苦笑接受夸张排程的上色人员，我们都无法做到让他们满意。

以半吊子状态问世的游戏，就跟我的人生一样。

「我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自嘲地笑了笑，再轻轻地闭上双眼。

如果能回到那时候就好了。

回想起考试当时。

那时候妹妹才念国中，也因为我考大学的关系而跟着紧张激动。

每次只要合格与否的通知单寄来，守着邮筒的妹妹就会马上拿给我。不合格就垂肩沮丧，合格就跟我紧握双手兴奋地跳来跳去，就像是自己的考试一样。

爬楼梯上来的声音响起。

「嗯，不晓得回来了没有……」

听到这说话声我睁开了眼睛。

就在我要伸手拿智慧型手机查看时间的瞬间。

「哥哥！」

随着「砰！」地一声，门打了开来。

「美世子你干么啦，害我吓……你这是什么打扮啊？」

今年二十四岁，育有一个小孩的我妹妹，竟然穿着水手服站在那里。

「嗯？哪有怎样，啊不就制服……」

妹妹回答的口气听起来，好像这很正常一样。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在玩角色扮演？」

是前夫有这种嗜好吗？但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你在耍什么白痴，不管了，你先看这个！！」

无视我说的话，妹妹朝我递出了厚厚的信封。

「恭喜哥哥！你录取了啦！！」

……………咦？

她的确是有说过，要把夹杂在行李中的合格通知拿来给我。

可是交给我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吗？甚至还特别变装？

「你刚刚在电话里……」

我边说边停下找智慧型手机的动作。

智慧型手机不见了。

出现在面前的，是不晓得多少代以前款式的传统手机。

我的脑袋开始混乱起来。

「欸？等一下，等等！」

我再次环顾房间。

床边摆的是映像管电视机，游戏主机是PS2。

原本已经搜集全套的《零之使魔》只有到第七集，书架上也完全不见《学战都市》、《我的朋友很少》等作品的踪影。

我慌张地冲到挂在墙上的日历前。

「……哥哥哩系安怎腻？突然说要考艺大，考上了又变得这么奇怪，还有啊，干么突然变成讲标准语？」

我已经听不见美世子说的话了。

一再涌上的种种异样感，透过最后看到的数字，向我展示了最真实的答案。

「二〇〇六……年……」

# 第一章

## 回到二〇〇六年春天

就在收到令人震惊的合格通知一个月后，我来到大阪府最南边，南河内郡最边缘的地方。

眼前是水泥打造的巨大建筑物。

「大中艺术大学——」

我大声念出写在建筑物最上面的文字。

然后跟从口袋里拿出的学生证比对了一下。

「——映像学科 桥场恭也」

没有错。

二〇〇六年四月，我以大艺学生的身份站在这个地方。

实在不敢置信。毕竟穿越时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就算会发生在好了，又为何是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就算让我看到了二〇〇六年的日历，或是传统手机的低画素有多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是妹妹不只衣服，连整个人都变回国中生好了，我依然怀疑这是个超大规模的整人游戏。

可是，当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我终于开始不得不相信。

「就连自己都变年轻了。」

总之，就是这样。

因为某种缘故，我来到了十年前的世界。

当冲击感逐渐平息之后，我右手拿着刚寄到的合格通知书，然后思考过一遍。

即便后来又陆续寄来了几间大学的通知书，我仍告诉双亲「想去念艺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总之人生获得了可以重来的机会。既然这样的话，我想选择跟以前不同的路，我想改变些什么。

尽管双亲一脸错愕，不明白为何上了第一志愿却不去读，最终还是答应我说「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接着，就是四月十一日的今天。

刚在礼堂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我，以大中艺大映像学科的一年生之姿，站在教学大楼前。

「所以是……一须贺，要在一须贺的这个红绿灯右转……」

尽情逛过大学校园之后，我走路寻找着不是那么旧，但也不是特别新的一间两层楼木造住宅。

「『北山共享住宅』……是这里吧？」

从老家生驹到大艺所在的南河内郡，交通上稍微有点不便，跟双亲商量过后决定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不过，毕竟还有个妹妹，对于家境不是特别富裕的我来说，住大厦或公寓套房的负担太大。于是，便决定去找专门租给学生的分租雅房。

「都还没有……任何人来。」

从大学过来走个几分钟，就在随意堆着纸箱的仓库旁看到了那栋建筑。在外头稍微看了一下，没有人在的感觉。

「您好，有人……在吗？果然没有。」

以事先拿到的钥匙进到屋内，就看到除了桌椅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共用客厅兼饭厅，还有以一扇门隔起的厨房。在那左右两边则是浴室和厕所，个人的房间则分别是在一楼和二楼各两间。

听房仲说，连同自己在内共有四人入住。而且因为通通都是一年级生，感觉心情轻松了一点。

签约的时候就会决定要住哪一间了。

我的房间是在上楼后的二楼右边。

将傍晚寄到的棉被、自己家里用的电视，还有放衣服的三层柜都摆好之后，总算看起来有点房间的样子了。

等家具都定位好已经深夜时分，周遭陷入一片漆黑。

「呼——剩下的再慢慢弄就可以了吧。」

我打开半路上买的优酪乳喝着。

一个人生活容易饮食不均衡，要好好摄取乳酸菌或是纳豆菌。当我准备开始租屋生活时，父亲只有叮咛这么一件事。

因为在十年后的世界，身体曾一度失去健康，让我愿意坦率接受那样的啰唆。

「其他人都还没到啊……」

如果有参加开学典礼就是今天会进来，如果没有的话，至少会在新生说明会之前，那应该就是明天会到才对。话虽如此，却没有任何人抵达的迹象。

「话说，我是艺大生了啊……」

没有说话的对象，而且今天也没什么事情要做了。我看着从口袋拿出来放到桌面的学生证，真实感逐渐涌了上来。

我跟白金世代的那几个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了。

当然，现在只是进了同一间学校而已。但这毕竟是孕育出那么多知名创作者的学校啊。毕业的时候，或许我也已经抓住了什么机会也说不定。

「说不定，我还能跟秋岛志野、川越京一和N@NA一起弄些作品出来啊！」

我的确很好奇为何会发生穿越时空的情况。或许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但其实不是，我只是怎么想也想不通罢了。是卷进了谁的野心之中吗？还是什么未知的灾难？当然不是那个人生已经走投无路的我，对原本的世界还有所留恋。到底应该要做什么，只要一想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

总之，现在我很开心自己还能拥有不同的未来。

「呼……好困……」

因为参加开学典礼和搬家跑来跑去的关系，身体比想象中还要疲累。

把喝了半罐的优酪乳放在枕头边，我钻入刚铺好的棉被里。

不知不觉中，便已进入梦乡。

自从回到十年前之后，在要睡觉的瞬间都会顿时有点害怕。

害怕一起床，说不定会听到坏心眼的萝莉神在我旁边咬耳朵说：「好啰，真是场美梦对吧！不过很抱歉！回到成人游戏公司倒闭，变成失业人士回到老家的人生才是正确答案！回去原本的时代吧——☆」，然后回过神发现，妹妹的儿子坐在我肚子上喊着：「舅舅，跟我玩！」类似这样的现实在等着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害怕。

不过实际上，不管是白天睡觉或晚上睡觉，都没有从二〇〇六年回到二〇一六年，渐渐地也不再抗拒睡觉这件事了。

「唔……」

因为窗帘还没有寄到，直接承受早晨阳光的眼睛一阵疼痛。

而且今天的预定行程只有新生说明会，本来也没必要早起……我揉着惺忪睡眼，看见眼前的光景。

「…………」

「…………咦？」

这画面我有看过。

在那个该死的过去里。身为企划者的社长，也不管那是二〇一六年上市的游戏，都什么时代了，还一再拿到烂的场景套用。而眼前的光景，就像是当时制作的第五张事件CG。

### 【CG005】

场景：主角面前，躺着一个熟睡的女孩。在清晨阳光照耀下显得圣洁。

服装：衣服半敞，胸前春光微泄。

「唔哇啊啊啊啊～喔喔喔呜呜喔喔！」

当意识到这是现实情况的瞬间，我大叫出声并跳了起来。像这种时候，果然都会发出这样的叫声吧！？」

「哈啊……？已经早上了？」

女孩子「呼啊——」地打了个可爱的哈欠，轻轻摇了摇头，再直勾勾地往我这边瞧过来。

「哎~~~~~！」

紧盯的眼神简直像要钻出孔一样。

「那、那个……」

距离来说的话大概十五公分吧，一张女孩子的脸庞就近在眼前。

刚睡醒的眼神还有些迷蒙，眼睑略为半闭着，但即便如此眼睛也可说是大得过头了。鼻子小巧适中，以及那微开的唇瓣。虽然比起女大学生，那稚嫩的脸庞和身材还比较像国中生，但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不满。

「好可爱……」

我不禁轻声喃喃说道。

顿时，她的脸往旁边一转。

「好渴。」

接着若无其事地拿起我喝剩的优酪乳——

「等、等一下！？」

没让我有阻止的时间，只见她一口气喝进喉咙里。

「唔咕、唔咕，噗哈～嗯，早上果然就是要喝优酪乳咩～！」

「还『嗯』咧……」

不晓得是不是嘴巴没闭紧，女孩子的脸上和胸前都沾到洒出来的优酪乳。

原本应该是一般向CG的，这会儿却变成了情色场景。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女孩伟大的胸前，与她的脸蛋和娇小身材毫不相符。等等，冷静下来。她会在这里就表示她才十八岁，几乎可说是犯罪……应该不至于，因为我现在也是十八岁。

「那、那个你是……」

「咦？啊！我还没自我介绍捏齁！」

女孩子这时充满活力地迅速站起身。站起来果然也还是很娇小。

「我来自福冈最西边的糸岛……呃啊？」

就在她准备摆出什么姿势的时候，踩在床垫上的脚下一滑，整个身体飞了起来。

「危险！」

我立刻就伸出手……但是——

「哎呀！」

「哇啊！」

我就这样「正面」抱住了摔过来的她。

「噢噢，二楼也有房间耶。」

「这里就是另外两个人的房间吧。啊，好像有人在耶？打开那边看看喔？」

听到房间外传来说话声，接着房门就被用力打开来。

「啊耶？」

「呜哇！」

「这……」

「怎样……」

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坏心，没有任何说明就让我回到十年前，然后又马上把非我所愿的成人游戏场面化为现实场景。

「听、听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睡在这里而已，然后早上一起床就突然看到这女孩子睡在我身边！」

「啊就棉被还没寄到，想说来借用一下咩。」

我紧张兮兮的样子，女孩则悠悠哉哉地，两人的说明显示出相当的温度差。

「你觉得这样可以解释你现在胯下有张女孩子的脸，然后你们两人还甜蜜拥抱的情况吗……？」

进到房里来的两人当中，一名辣妹模样的女孩子，以一副看到脏东西的眼神睥睨着我们。

「而且还有白色混浊液体……以一名男性来说，你还真是厉害。」

男生那位莫名地点头佩服着，他肯定是误会什么了。

「这是优酪乳啦！还有她会这样，只是因为刚刚跌倒罢了！」

「好的好的，你们本来就只是一起睡觉而已～」

「看吧，果然误会了！」

「你这家伙还真有一套！」

「就说不是你们想得那样了！」

「我们没有想什么啊～」

啊啊，如果是这个场景的话，不管是几KB的版本都能赚到钱吧……

◇

在这个早晨事件过后，我总算是成功解释了来龙去脉。

接着，还有大学的新生说明会要参加。为增进彼此情感交流，在那之前大家先各自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桥场恭也，来自奈良县。请多多指教……」

「叫你的姓好？还是要叫名？」

对面的辣妹模样女孩直率地问道。

「啊，我想……就叫名字吧。」

「了解～那就叫你恭也。」

怎么好像光是被叫个名字也能心跳漏拍。

毕竟是被本该小自己十岁，不久前还是高中生的女孩子这样称呼嘛……

（以那种店的服务来看，这可是要收不少费用的。话说回来，竟然跟女生一起分租住共享公寓，真不敢相信……！）

还以为一定是四个男生一起过着脏乱的生活，所以这组合对我来说，实在是出乎预料。而且还是两男两女的均衡状态，至于是什么均衡，就姑且先不讨论了。

「像这样子，莫名其妙地觉得现充对吧。」

就在我脱口而出之际，两个女孩子同时疑惑地歪起头。

「现……充……？」

「那是什么意思？」



「呃……啊！」

这时我才惊觉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现充这个字眼被广泛使用，好像是还不到十年的事情。

「这个嘛，所谓的现充就是……」

就在我慌张想说明的时候。

「现充，就是指现实生活过得充实的人对吧？」

另一位男生迅速补充说明。

「什么啊，我都没听过。」

「这字眼最近在2ch之类的很常看到，就是现实生活充实人们的简称。不过恭也，看来你还满爱用网路的。」

「呃、呃嗯，还好啦，差不多。」

……真是幸好，刚好是这个词刚冒出不久的时候。

虽然这次多亏有人救援，但是看来往后要讲流行语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比较好。

「啊，接着换我是吧，呃……」

身旁眼神凶狠的家伙，一边搔着头一边说起话来。

「我叫鹿苑寺……贯之。我的姓超～长的，所以就叫名吧，就这样。」

鹿苑寺贯之……话说回来，这名字感觉很威。

贯之身材高挑修长，是很适合穿长袖T恤和窄管牛仔裤的男子。头发比我短一些，修剪得整整齐齐。

要说他是帅哥也没问题，但就是美中不足在眼神凶狠，又加上表情冷淡这点。

「哇——！好酷，感觉是会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名字。」

右边的娇小女孩子瞪大眼睛地说着。

「我懂你的意思，姓氏最后如果有個寺字，感觉顿时变得有威严。」

对面的辣妹也做出类似的反应。

「我这姓氏没什么好讨论的，好了，该换下一个了。」

大概是没有觉得特别吃香吧，贯之催促着下一位自我介绍。

「嗯？ 嘿嘿，是我啊。」

辣妹赶紧坐好。

「我叫小暮奈奈子，是滋贺县人，往后多指教啰。」

第一印象让我还烦恼往后要怎么跟这个人相处，没想到自我介绍还满一板一眼的。

淡咖啡色秀发在脑后扎成一束，并绑上风格强烈的发圈。五官立体，凤眼感的眼睛略显严厉，然而容貌的确可以说是个美女无疑。

「你的姓是那个意思吗？因为有点不良少女……噢噗喔喔！」注

注：小暮发音为「KOGURE」，字面上是带点灰色之意，有行为举止偏差的含意。

贯之的玩笑还没开完，小暮的拳头就以漂亮的角度挥上他的肚子。

「你这家伙，没有人在别人自我介绍完几秒后，就拿那个人最不想被开玩笑的部分来讲的啦！！」

.....啊，所以果然很在意啊。

我和娇小女孩都因为她突然的出手而一时愣住，小暮见状慌忙解释：

「我、我们校规很松，染头发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当然不是只有我特别不良，我是说真的啦。」

你刚刚说了「只有」喔。

除了小暮以外的所有人，大概脑中都浮现出，回荡在深夜田园风景中的喇叭声以及鸣笛噪音吧，不过并没有人特别说出这件事。

「总、总之请多指教了，小……」

「拜托大家，统一叫我奈奈子吧。」

就在要叫出她的姓氏时，那充满魄力的眼神就瞪了过来。

这个瞬间，小暮这个姓已经消灭在我们之中。

「好了，轮到我了咩。」

娇小女孩子清了清喉咙。

看她还略带一点乡音，想来应该是从很远地方来的孩子吧？

「啊——在你说名字之前，我有个问题。」

贯之突然插话进来。

「什么咧？」

「就是……你大学是跳级来念的吗？真正到底是几岁？」

一道手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劈向不正经说笑着的贯之的喉头。

「咕喔！」

「真的有读到高中毕业的好咩！突然说这是什么话，这位小哥！」

娇小女孩生气鼓起的脸颊好像松鼠一样。

「你看看你，惹人家生气了吧。」

奈奈子风凉笑着。

「怎样啦，你们看她这么娇小，不会多少有这种想法吗？」

老实说，我一瞬间无法否认贯之的说法。

「好，重新打起精神……」

不久前还是货真价实女高中生的女孩子，昂扬地挺起了胸膛说：

「我的名字叫志野亚贵，来自福冈的糸岛。」

「志野亚贵……？好奇怪的名字喔。」

「会吗？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名字奇怪捏。」

女孩露出一脸意外的表情。

「是喔，可是不觉得志野亚贵听起来，有点像男生的名字吗？而且……」

正要把异样的感觉说出口时，

「喔——我知道了，嗯，」眼前这位志野亚贵便先露出微笑。  
「你应该是搞错了吧。」

「搞错了？」

「志野是我的姓，亚贵是名，我就叫志野亚贵。」

「喔……」

所有人露出懂了的表情点点头。

「果然会误会捏，因为我的名字就只有短短四个音。」注

注：志也亚贵连名带姓写作「SHINOAKI」，在大阪常用在男生名「信明」、「东明」。

会马上察觉大家觉得奇怪的点，应该也是因为至今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吧。

「那大家都是怎么叫你的？」

奈奈子问道。

「这个咩，有人会叫我的名，不过最多人叫的应该是全名吧。不过反正机会难得，而且大家好像也都是叫名而已，那也叫我亚贵好了。」

「…………」

除了她之外的其他三人，互相讨论似地点点头。

「叫志野亚贵就好吧？」

「志野亚贵好了。」

「叫志野亚贵比较好」

「喂，都没有好好听人家讲什么捏！？」

本人怎么争取也没用，叫全名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

「话说我们都是映像学科也太巧了吧。」

走去大学参加新生入学说明会的途中，贯之一脸不可思议地说着。

「不过多亏这样，我们就能互通资讯了。我想大概得要先选语学的课，然后再配合看怎么样。」

如果让第二次当大学生的我来说的话，这算是很幸运的事情。因为大家课程内容相同，能轻松交流上课内容与考试范围，出席点名时还可互相掩护。

「嗯～你知道得还真清楚呢……话说回来，这里真的是大阪吗？还可以听到牛的叫声耶。」

「跟老家没什么不同捏～」

「说是大阪，也是在县的边境了，毕业自大艺的作家在散文里也有写到，这边感觉真的很乡下。」

「是喔，像什么？」

「像是门口立了块令人印象深刻的招牌，上面写『小心虫类！』」

「……我要不要回家算了。」

走在乡间路上，奈奈子和贯之抱怨这、抱怨那地，志野亚贵则拿着狗尾草挥舞，还开心地用鼻子哼歌。

不过当然，向前走的三人也是期待着新生活吧。以前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时的自己也是一样。然而，现在的我所怀抱的期待更是多出好几倍，也很紧张。不晓得会遇见什么样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课业在等着我。

无论如何，就在一步步往前走的同时，目的地已经映入眼帘。

「啊，到了到了。」

看到建筑物五分钟后，人就已经来到大学门口。

「啊——对喔，考试的时候有看过却不记得了」

站在门口，贯之有气无力地说着。

「感觉爬完之后会超累的……」

奈奈子发出了有如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声音。

「就好像要到最终魔王前，都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那样捏……」

就连志野亚贵都觉得害怕。

简称「艺坡」的大中艺术大学名产耸立眼前，这是我第二次面对了。

手扶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爬上这条险峻坡路之后，就会抵达我们所要去的校舍了。

◇

「入座位置是按照学号顺序。请对照门口发给各位的一览表，坐在写有你号码的位置。」

映像学科的说明会，是在可以容纳两百人的大教室举办。

「我们的号码是分散开来的。」

「好像是耶，看来没有办法坐在一起了。」

「呃，恭也是三十二，我是十五，志野亚贵是二十三……鹿苑寺是一〇二，离我们好远——」

「欸，我说过要叫我的名吧！」

「你刚刚也叫了我的姓啊，一次还一次！」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在门口吵架实在不好，总之先把他们安抚下来。

「呼啊～人超多的耶，这里所有人都是同学吗？」

没错，人数的确是比想象中来得多。差不多有一百三十人吧？

「反正没时间了，就先坐到位置上吧。结束之后一起吃午餐？」

「可以啊，那就在门口集合？不晓得学生餐厅是不是已经可以去吃了。」

「应该可以吧？还有既然都来了，想好好逛一逛校园。」

「嗯，嘿咩～」

决定好等一下要做的事情之后，大伙儿便分别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教室内的状况乍看之下跟一般普通大学相同。偏差值没有特别高，但也没有很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怀抱着梦想和野心，回想起彼此交会着不知该看向何处的视线。

可是，就算教室本身跟分发的手册很像，学生们却是全然不同。

明白地说来，环顾四周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通通都是带有一些个人特色的模样……不知道该说是如同自己所期待，还是什么的。总之，即便是像奈奈子他们，都还算是比较普通的类型。

「三十三……是这里吗？」

「啊，嗯……嗯！？」

看到走来自己身边的男子，我不禁发出怪声。

「哈……太帅了，终于来到艺大了！」

这身高大概有一百九吧？一身强壮肌肉，紧贴着肌肉起伏的T恤上，以毛笔字写着「腕力」。比起艺大，这位的模样怎么看都比较像是体大的学生。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吗？我姓桥场，桥场恭也。」

「桥场啊，我叫火川元气郎，多多指教喔」

「……元气郎？」

「对，就是充满元气的那个元气，再加上一郎、二郎的郎，元气郎。很好笑的名字吧？所以我绝不会忧郁或生病的，哈哈哈！」

不是只有外貌，鹿苑寺也好、志野亚贵也好，名字深具特色的人也太多了吧？

真不愧是艺大。这就是所谓的艺大吗？这个环境容易聚集充满个性的人，这点是无庸置疑的吧。

「桥场你是因为想拍电影才来这里的？」

「电影？没有啊，并不是特别因为这样来的。」

不过仔细想想，毕竟这里是映像学科，一般会这样想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样啊，那不然是电玩吗？还是动画？」

「嗯，我喜欢电玩。希望哪天可以尝试创作RPG。」

「喔，我也喜欢电玩。像我小的时候爱快打旋风2爱得要死耶！还有超级实况野球之类的也是。」

看来很热衷格斗游戏和球类游戏，就连喜好都跟给人的印象一致。

「不过，其实我比较喜欢实际运动身体的活动。你高中的时候也有做过什么运动吗？」

「没有，很少。不过我喜欢看比赛，像是棒球比赛那种的。」

「棒球啊！我也常当棒球队的助手喔。可惜去年无法晋级甲子园……秋季大赛上，也很遗憾没能见到传说中的内藤勇气！」

「内藤……喔喔，那个毛巾王子。」

「毛巾……王子……」

对方露出摸不着头绪的表情。

……糟了！那是在二〇〇六年的夏季甲子园，因为拿毛巾擦汗才有的绰号，目前这个时间点还没有这回事。

「啊，没事，那是另外一位选手。内藤啊，很令人期待耶。」

「对！他一定会当职业选手的，美国大联盟应该也进得去吧！」

「哈哈……说得也是。」

在接下来的夏季甲子园，他将和人称阿实的北海道绝对王牌投手相互较劲，他的确会大展身手。到大学打棒球也是担任王牌的角色，

并且也会风风光光地进入职业球团……可是，另一位阿实在美国大联盟洋基队拿下超过十胜，相形之下内藤则是在职棒历经一番苦战……

「好，到时候我们在一起去看球赛吧。你应该是阪神球迷吧？还是欧力士球迷？我是福冈软银鹰，再过不久齐藤和巳就会变成王牌，今年很令人期待呀。」

记得齐藤和巳好像在今年严重受伤……

「的、的确如此。职棒每年都有吸引人的话题真不错，像是达比修挑战美国大联盟，还有既是王牌投手又是四棒中心打者的二刀流……」

「二刀……流……？」

该死，这目前也还没发生……！

「假、假如有很会投球，同时又能做好打击的选手，那可就厉害了对吧……类似像这样的……」

「不可能、不可能！这种像漫画情节的事，不可能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

「哈哈……说得也是。」

该怎么说呢，想想未来还真是不得了啊。

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学生们也陆续到齐了。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因为上了艺大很兴奋，总觉得气氛相当欢乐。

接着，告知九点整的钟声在教室里响起。

「接下来，大中艺术大学映像学科，二〇〇六年度迎新说明会即将开始。首先，有请学科长佐佐井老师上台致词。」

原本坐在一旁的矮小老人站到了讲台上。

简介手册上也有出现这个人，记得应该是广告业界的大咖人物。

「欢迎各位来到映像学科。那么，关于本学科呢……」

学科长开始娓娓介绍起大艺映像学科。

像是原本是以东艺电影公司的导演为中心所设立的学科，因此现在也主要以电影制作为教育主轴，一年级、二年级几乎都是团体作业等等之类的说明。

反正大致上的内容都跟简介手册里提到的差不多。

「电影制作啊，不晓得要做些什么。」

身旁的火川不解地歪着头。

我同样也是满满的疑惑浮上心头。

「那么接下来，就请负责术科的加纳副教授来跟各位说说话。」

看来莫名年轻的套装女老师站到了讲台上，接棒佐佐井老师。

在麦克风前站定位的瞬间，加纳老师露出微微一笑。

「恭喜各位新生来到这里～！我是加纳，负责各位的电影制作实作课程。接下来四年还请多多指教。」

加纳老师以仿佛最后还加个爱心符号般的平易近人语气，开始了她的致词。

（这名老师是怎么回事……）

她的声音之甜美，就像是介绍全新动画作品的年轻声优一样。

「那个，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调查。可以请各位举手作答吗？」

突然间就作起了问卷调查。

整个空间顿时开始变得莫名自由。

「你们当中有没有想成为电影导演的人？」

还满多人举手的。

「好，接下来是有没有人想当编剧？」

这也有一定的人数。

「那动画创作者呢？」

举手的人数跟第一题差不多。

接着又陆陆续续提到许多职业，像是游戏设计师或行销企划、CG艺术家等等。

所有人一边低声交谈，一边恣意说着未来的理想职业。

原来如此，对于茫然思考的未来图像，老师向我们举出了具体实例，让我们了解原来还有那样的职业，让大家稍微画了一下美好的蓝图。

（啊啊，像这样的情况，就如同我心里所想象的艺大一样……）

连我自己的思绪，也开始驰骋在从事制作电玩游戏的想象里。

「嗯——很好很好很好……」

老师微笑看着大家，却突然间用力瞪大眼睛。

「好了，现在大家注意听我说！！」

语调突然拉高的声音怒吼着。

「惊！」

「咦？怎、怎么了……？」

学生们大概是吓到了，也发出短促的惊叫。

和乐的气氛顿时一变，现场寂静无声。

犹如舔舐大家反应般地看了一会儿后，老师静静地从架上拿下麦克风说道：

「很好，各位都听清楚啰？去年映像学科的毕业生有一百三十五人。」

跟今年入学的人数差不多。

「在这些毕业生当中，你们觉得有多少人，是从事他们当初入学时说想做的工作……？」

大家面面相觑。

「好，那个金发的你说！」

「咦？咦咦？我吗！？」

奈奈子突然被用力一指。

「大概……四十人？」

「错————！！答错了！！！！」

老师略为抢快地宣布着失败。

「四十人啊……嗯嗯，如果有这么多人的话就太美好了～嗯嗯。」

刻意显露悲伤表情的同时，又频频地点着头。

「正确答案是……八人。从事动画监制有两人，编剧两人，三个人去了有名的电玩公司。而当上导演的就只有……一人。」

会场内一阵哗然。

这样的数字明显太少了。真、真的是这样吗？

「来说说钱的部分吧。」

老师的声调又更低沉，表情也一口气转为严肃。

「人类会肚子饿，会想睡觉，会想去厕所。既然要维持社会生活，就还得穿衣服，为了遮风避雨也会想要有个家。」

老师将外套脱掉，挂在麦克风架上。

「食、衣、住，正因为这些都是人类所需，所以无疑都要花钱去买。但是电影、动画和电玩游戏……这些呢？就算没有也不影响吧？」

她坐在通往讲台的阶梯上，然后双腿交叉。由于裙子还满短的，尽管这种时间点不太合宜，但实在让人不由地小鹿乱撞。

「所谓娱乐，是在许多条件都满足了之后，才开始会有需求的。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排在较低顺位的东西。浪费时间，你们还为了做这种东西特地来读大学，这已经超过异想天开的程度，根本是白痴啊。」

教室内出现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

「接下来，你们将用四年的时间学这些蠢事。不过就算学了，也不会特别获得什么执照，也不会有什么保证。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没有办法保证就业……」

说完这些话，老师淡淡一笑。

「不过……」

「就算白痴好了，做得好终究会变成商品。如果够独特，那就有其价值。以那样的东西为目标吧，反正既然要当白痴的话，那就要当没人到得了的领域的白痴。」

「……如果可以做到那种程度，你们说不定也变成天才，毕竟事情都是一线之隔。这里面有多少人可以变成那样……我非常期待。」

「我就讲到这里。」

教室内仍旧是一片静悄悄。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负责司会的男性站到讲台上，开始公式化地说明。

「接下来将针对上课方式做解说。请翻开选课单和学生手册——」



一边聆听接着讲解的选课说明，我的脑海中一边回想着刚才老师说的话。

（是我太天真了吗……）

仔细想想，这个业界总之就是一道窄门。其实没有几个人可以声名大噪变成名人，这件事跟电影、动画或是电玩一点关联都没有。即便这一届被捧为白金世代，却也不是每个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大放异彩。而这一点，已经由原本在未来的我做了最好的证明，不是吗？

就如同老师所说，娱乐如果没有需求的话就毫无价值，人们会以衣食住为优先。

既然都来到这里学习这些事情了，就得要学到能力，打造出比衣食住更有魅力的东西才行。

（要好好努力才……行……）

一开始就沮丧的话，什么事情都开始不了。总之，得往前迈进才行。

说明会继续进行下一个部分，老爷爷佐佐井学科长再次站上讲台。

「呃——接下来，我想请每个人来自我介绍。就从学号一号开始……我想看，就说些跟映像学科有关的内容，像是讲自己喜欢的电影导演好吗？」

听到佐佐井学科长的话，学生们骚动了起来。

（什么，电影导演啊……）

听他这样说，我实在很伤脑筋。

电影本身我是会看，毕竟也多少跟工作有关。

但是对于导演的名字，老实说并没有记得几个。

「好的，那就麻烦学号一号的赤城同学先来。」

就在我陷入焦虑的时候，自我介绍开始了。

「我是一号，赤城裕太。欣赏的导演是马丁史柯西斯。」

「啊，我也喜欢这导演」、「史柯西斯喔，感觉聊得来」，同学间发出这样的应和。

（谁啊……）

然而，我已经满脑子问号。

「我是二号，井川早苗。很喜欢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作品。」

「五号宇田浩一郎。导演的话……山姆毕京柏和柯恩兄弟。」

「九号，小野隆。我相当推崇木下惠介导演的作品。」

（呃？这些到底是谁……不管是日本人或外国人我没一个认识的。）

我深切地后悔着，开学前至少也该要查查维基百科，看一下电影导演的名字的。呃……对，这时代查维基百科应该算是满普遍的事情了。

就在我搜寻记忆，看看有没有记得什么人的名字时，

「十号，河濑川英子。」

一道俐落的好听声音，从我眼前的位置响起。

我不禁抬起头。

姓河濑川的女孩子，是有着一头长卷发的美女。姣好的五官配上冷淡……应该说是锐利的视线。

不过，她介绍完自己的名字之后就没讲话了。

（奇怪？难道这孩子也不太知道电影导演吗？）

虽然这样讲很没出息，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多了些同伴了。

但没想到——

「我喜欢的导演……因为太多了，没办法只举出一、两位。」

她先做了这样的开场白。

「如果是以前的日本电影，我很崇拜冈本喜八导演充满节奏感的呈现，八零年代以后的话，石井聪亘导演的疾速奔驰感也让我相当感动。但如果要说到近代，我觉得还是内田贤治导演那经过精密计算的作品最棒了。至于西方电影……」

接着开始讲我依然没听过的导演，还列举出他们的特色。

「好了，我已经知道你很清楚，到这边就可以了。不然其他人会很可怜喔？」

加纳老师插话进来打断。

「……好的，不好意思。」

感觉好像还听到微微咂嘴的声音，不过河濑川仍是就此打住。

（……所以她刚刚一时的沉默是因为这样啊！）

觉得自己因为抱着坏心眼的期待，所以被狠狠地摆了一道。

「哇，那个人懂很多耶。」

隔壁的元气郎也打从心底佩服。



另外还有好几道尊敬的目光，从其他位置朝她投射过来。

「十五号，小暮奈奈子……导演的话，喜欢宫崎骏导演，就这样！」

（啊，可恶！被说走了！）

剩下没几个的名单里，动画巨擘就这样被奈奈子抢先说走了。

（算了，没关系，既然这样就说押井守……）

我虔诚祈祷着，希望不要失去另一位库存名单。

「我是二十三号，志野亚贵～」

莫名柔软的声音回荡场内。

「导演、导演，我想——呃——」

志野亚贵左右歪着头，脸上明显写着「没有」的表情。

（啊，这家伙应该真的就是不知道。）

跟刚刚河濑川那种「准备」式的沉默不同，她真的就是一副不知道的模样。

（志野亚贵，你就不要再挣扎了，老实说「不知道」吧……）

「那个——我喜欢王贞治总教练，软银鹰的那个。」注

注：由于导演和总教练在日文中都写作「监督」，志野亚贵误以为两者是一样的。

志野亚贵一说完，在场所有学生全都假装滑了一跤。仔细一看，就连老师当中也有几个人歪了一下。如此配合的反应，让人有种果然身处关西的感觉。

「奇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志野亚贵一边纳闷着一边坐下。

在瞬间的静默之后，下一位学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地，继续做自我介绍，回到原本的流程。

然而，会场内刚刚都还充满对河瀬川的尊敬，却在志野亚贵的发言之后倏然一变，转为「来了个不得了的人」如此的好奇心。

「……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明明是来读映像学科的。真夸张……」

坐在前面的河瀬川英子碎碎念着。

看来这一届，会是相当混沌杂乱的聚合体了。

◇

「好了，那就来庆祝我们同居生活开始……」

奈奈子高高举起装有可乐的杯子

「干杯！」

「干杯——」

「干杯！」

「噢！」

其他三人也同样跟着举杯。

在新生活说明会结束后，大伙儿想说机会难得就干脆一起喝一杯。

「大学生干杯的话，不是应该要解除禁酒令吗？」

贯之一边摇着装了汽水的杯子，一边看向奈奈子。

「你这个未成年在说什么，至少在这个家里，大家未满二十岁之前都不能碰酒！」

「要是在mixi上引来网友批评，那是很可怕的！」

奈奈子与志野亚贵看着彼此点点头。奈奈子明明外表看起来是那副模样，可是个性却意外地一板一眼，是个好孩子呢。

「还真古板，算了，反正我也不能喝酒，喝什么我都没差就是了。」

贯之无所谓似地仰头喝下汽水。

「恭也，你干么表情这么严肃啊？」

「啊，没有啦……」

我表情看起来有那么凝重吗？

「只是在想说，今天说明会讲的事情还满严厉的。」

再加上本来处于正兴奋的落差感，还有老师的表现也令人感到震撼，整场内容扎实实地刻画在心上。

想必就连贯之或是其他人，无疑也都多少受到了冲击吧。

「是啊，当下的确想说怎么突然就发狠了起来。」

贯之一边喀嚓喀嚓地咬碎柿之种花生米果吃着，一边说道：

「你接下来还有四年的大学生活要过，目前先当个轻松的大学生也没关系吧？好不容易才获得暂缓出社会的时间。」

「这样说也是没错……」

是啊，之前念私大的时候，前两年也是玩得很尽兴，就算换成是艺大，应该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才对。

「谢啦，感觉心情比较轻松了。」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题？」

贯之将嘴巴凑近我的耳边问道：

「你要哪一边？」

「什么哪一边？」

「我意思是志野亚贵跟奈奈子，你想要哪一个啦。」

贯之突然开启出乎意料的话题。

「呜啊！？」

「总之呢，看今天早上的情况，我想你应该是选志野亚贵，不过既然你说那是误会，那么奈奈子也有可能是你的菜。这件事，我想先弄清楚。」

「…………」

我看着坐在前面的两人。

「志野亚贵啊，你犯那是什么错误，老师是在问喜欢的导演，你怎么会回答王贞治呢？真不敢相信。」

「我就对导演什么的没兴趣咩，所以根本不晓得——奈奈子你知道喔？」

「唔……不，并没有，我也完全不认识……就是这样。」

两个女孩子融洽地边笑边说。

再次细看，两人都非常可爱。目前也没有特别觉得个性上有哪里不好。

(啊，对喔。原来是这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先前在大学时，我跟恋爱沾不上边。后来也都没机会交到女朋友，后来也就不再想了。就算眼前有可爱的女孩子，也丝毫没有会跟自己有所关联的真实感。

「怎么了？你们干么不说话地看着我们？」

「没、没事。」

我慌忙别开视线。

「怎么样？就你的感觉来说，你喜欢哪一个？」

「今天才见到面，想回答也没办法啦。」

……话虽如此。

毕竟是才刚做自我介绍的人，要问我喜欢哪一型，老实说还真讲不出来。而且，其实根本是二十八岁的大叔跟十八岁的女孩子啊。

「什么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已经确定目标了。」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贯之很干脆地就结束了话题

「不然，贯之对哪个有意思？」

「我？没有，没特别对谁有意思。」

纵然想要用同样问题回敬对方，却仅得到只能说扫兴的冷淡回答。

「原因跟我一样吗？」

「嗯……怎么说，还不太了解她们这点当然也是有，但最主要是因为我对恋爱没有兴趣。」

「嗯？」

大学一年级说这种话，未免也干枯过头了吧？

「你为什么……」

不晓得贯之是不是因为已经达成目的了，只见他若无其事地打开眼前的袋装饼干，猛地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像是要打断我的问话似地。

「总之，这样一来我就知道不用特别小心，这样放心多了。」

（大概遭遇过什么事情，毕竟贯之人又长得帅。）

可能是不想被问到这种事，那我还是别多管。

「啊——！贯之干么想吃掉我的花生米果咧！」

「什么？这是志野亚贵你的吗？谁说的啊！」

「我说你啊，小包装都是一人分配一袋，这是常识不用说也知道吧！恭也你也晓得吧？」

「咦？啊，嗯，我刚有想说是不是这样。」

「恭也你这混蛋！背叛个屁啊！这时候就应该站在男生这边啊！」

就算意识到对方是女生，也丝毫不手软，尽管这份嚣闹不到一分钟。然而遭受池鱼之殃的同时，我沉浸在些许的感慨之中。

啊啊，当大学生真好……



共享住宅的生活就这样揭开序幕。

首先是了解所有人的意愿，决定好打扫和煮饭的值日生……进行到这里之前都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啊——！！」

开始生活的第三天。

第一条麻烦的导火线，由志野亚贵点燃。

「怎么了？志野亚贵，叫这么大声？」

仔细一看，志野亚贵泪眼汪汪地瘫坐在煮饭的地方，一个写有「志野亚贵专用」的纸箱前。

「我、我的『金贺岬』……被吃掉啰啦……」

「『金贺岬』是什么？」

接着听到后面传来一道愉快的声音，回答了我的问题。

「那个啊，就是只有北九州才有卖，很有名的超好吃豚骨汤头泡面……咳噗！」

就连表情也异常地满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原因随即揭晓。

「贯之，你擅自吃了我的『金贺岬』对吧！」

「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吃啊，而且我也另外放了『揪爱岬』进去不是吗？」

「那个是酱油口味滴啊，根本不一样咩！」

「又没关系！那也是巴鲁斯食品的杰作耶！」

「有关系！贯之你根本不知道，『金贺岬』对九州人来说有多重要捏！」

看来是贯之随便吃掉了志野亚贵从老家带来的食物，而且还是很宝贝的东西。

「还给我！」

「哪有可能啊！」

就算继续争吵下去，感觉也没有解决的可能。毕竟又不可能从嘴里再吐出来，然后这地区又没有在卖的话……

「我说你们两个。」

就在我不得不插嘴阻止的瞬间，隔起客厅与浴室的那扇拉门，喀拉喀拉地打开了。

「我已经听说整件事情了！」

是刚刚去洗澡的奈奈子。

有如一尊大佛屹立该处，一出浴就随即对贯之开炮。

「快点道歉，贯之！随便吃别人的食物，是共同生活绝不能做的事！这是犯罪喔！」

「啊……唔哇……」

可是我们现在实在没那个心情讨论，因为眼前奈奈子的模样令我们更在意。

大概是因为慌慌张张就冲出来，奈奈子的上半身就只穿了胸罩而已。

(好……好大……)

看见那对大到简直像犯罪的胸部，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的身材之好，甚至要让人嘲笑起那些写真女星。而且穿起衣服时那样纤细的身材，却有着让人出乎意料的雄伟。

「那个，奈奈子……你可以发火，但是要不要先看一下自己的胸前？」

同样处于失神状态的贯之，回过神后说道。

「啊？你说我胸前怎么样……」

奈奈子一听更生气，但是。

「咦！……奇、怪……？」



总算察觉了，她的上半身这会儿明显变得通红。

「呀啊啊啊啊啊！ ！！！」

然后，瞬间就逃离现场。

「为、为什么！ 我明明穿着T恤才对啊——被看到了啊啊啊，好想死——！」

更衣处随即传来悲痛的声音。她说的T恤，是掉在更衣处入口的那件吧。

「……总之就是这样，『揪爱呷』也很好吃的喔？」

「这才不算数咧！ 下次你再吃的话，一碗要收你一千日圆喔！」

这起事件就这样呈现微妙的未解决状态，于是我们也就制定了「不可以没问过就吃掉别人买来的食物」、「非常宝贝的东西要用签字笔写上名字」的新规定。

共同生活的麻烦事还不只这一桩。

「昨天真是有够累的……」

志野亚贵和贯之（还有莫名卷入其中的奈奈子）的食物骚动隔天，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想说要来好好泡个澡。

准备好热水后先待在客厅消磨一下时间，看准适当时机后，光溜溜地用力打开浴室的门。

「啊！」

「噎！」

我大概花了三秒钟。

才搞清楚已经在水里的桃红色物体是什么。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想当然，我又拿出比刚刚更加强劲的力道关上门，迅速穿好衣服。

对于我的慌张完全不当一回事，浴室里面传来志野亚贵悠哉的声音。

「啊哈哈，我就想说很奇怪捏～才想要来泡澡，浴池就已经放满水，我就觉得好幸运，原来是恭也同学放的水咩。」

「啊、啊哈哈，是、是啊。」

「恭也同学对不起，我一时糊涂就进来泡了。」

「不会，没关系，我没有看到什么比较要紧，你可以放心！」

我撒了谎，其实看得还满清楚的。

像是个子娇小却有着丰满的胸部，还有大腿到屁股的线条，另外像是那个不该看的地方有颗痣等等，实在是看到太多不该看的，简直到了不妙的地步。

可是……

「咦？啊啊～没关系啦，你马上就把门关起来了咩，没问题的啦～」

看来志野亚贵爽快地原谅了我。

（唉……话说回来，不管是上次的奈奈子也好，还是志野亚贵也好……）

本来也觉得一起生活的话，是有可能当个不小心吃到冰淇淋的幸运色狼，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成真。

可是，嗯，果然年轻真好。十几岁的孩子，皮肤的弹性是如此地……

「不，先不说这个了……」

对现在的我来说，眼前比较要紧的是得先处理另外一个威胁。

「……应该有很多需要跟我解释的吧？」

眼前有另一名女孩子，带着熊熊怒火站在那里。

「……一般来说，起码在还没打开浴室门之前，就会知道有人在里面吧？你是故意的吧！？」

「不、不是的，我刚在放空根本没注意到！真的！痛、好痛！可是……好软喔……」

被勒头锁喉当然是很痛，但如果是奈奈子动手的话就不只痛了，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前，整个人已经陷入不知道该反省还是该兴奋的状态了。

这个男女混居的共享住宅生活，对男性来说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我再次感慨。

啊啊，当大学生真好……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每个人拿手的事情也大致定下来了……应该是说，开始清楚知道其他三人的家事能力有多低劣。

到头来，像煮饭和打扫之类的我都全扛，贯之则是负责劳力活和丢垃圾，奈奈子则跟我轮值煮饭（她煮的饭勉强还能吃），而志野亚贵的话……因为没有特别擅长的项目，所以就当大家的帮手。

接着这天，猜拳输了的两名男性，在大家一起吃完晚餐后负责收拾。

「贯之，你对猜拳很不在行耶。」

「你少在那边，自己也输了还敢说？」

我在三次决胜负的猜拳中，漂亮地以直落三惨败，所以跟贯之在这边争也没用。

「这个是志野亚贵的吧？」

擦着桌子的贯之，拿起遗留在桌上的橘色小袋子。

「啊，我想应该是，记得好像有看过。」

我一回答，只见贯之把小袋子轻轻地抛了过来。

「反正你们都住二楼，你拿去给她吧。」

「啊，嗯。」

楼梯爬到一半，我回想起贯之在入住那天晚上所说的话。

「不过，志野亚贵还满可爱的啊。」

不是只有长相和个性，还有像是明明来念映像学科，却不太知道映像方面的事情，或者是几乎可说是生活白痴，以及有点异于常人等等……甚至莫名脱线之类的。

奈奈子当然也是个好女孩，但是当她男朋友应该很辛苦吧，因为一下子就会挨揍。

如果是志野亚贵的话，会让人涌上保护欲。看她那个样子，会不禁把她当作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不过基本上，她本来就是小我十岁的女孩子。

更遑论这座大学里还有像那种严厉的女老师存在，就像是玩生存游戏的地方。

「喂，志野亚贵你在里面吗？」

敲了敲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竖耳仔细听的话，隐约可以听到房间内传来一些声音。

「人在房间里吗……？」

可能是戴着耳罩式耳机或入耳式耳机在听音乐吧。

我静静地打开门，走入房间里。

「志野亚贵，你忘了这——」

活在世上，很少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就如同字面所述，因为没有那么多事物会让人瞠目结舌。

遇上这类的事物，大概会说吓一跳或者发出呜哇这样的叫声，也可能是好厉害、太帅了等等的赞叹词，基本上都是适用的。

所以，我等一下会客观地「描述」，那当下让我说不出话来的事情。

「志野……亚贵……？」

成山的大本书籍占满房间，油画水彩皆有的画布和图画纸、素描本形成了一座森林。画具堆成一片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的草原。里头全被跟「绘画」有关的所有东西占据了。

房间里，只有绘图板的笔尖发出的沙沙声回荡着。持笔者浑身散发着热气。绘图笔敲得用力、敲得沉重。原本娇小的持笔者，背后明显飘出异样的气息。

电灯没有开，但房间里是有照明的。那是来自电脑萤幕的光。二十吋的液晶萤幕上有一幅画作正在进行，色彩如跳动般飞舞着。

那是一张关于少女的图像。

在整片的向日葵田中，有一名微笑的少女。

少女带着略显苦恼的表情，以双手按住快被风吹走的草帽。连身洋装的裙摆稍稍飞起，没晒到太阳的大腿显得白皙，美得仿佛发光似地——就是这样的一幅画。

我静静地把小袋子放下后，不出一点声音地关上门，离开到房间外。



带着踉跄的脚步，打开自己近在眼前的房门，瘫倒似地跌进到里头。

我躺在昨天铺了之后就没收的棉被上。

「哈哈……哈哈！」

笑声自然地从喉咙溢出。

不管是她有在画画这件事，或是倾注了多少的心力，我通通都不知道。唯独亲眼看见那惊人的态势，让我吓一跳是真的。被那无法想象是跟我同年龄的气势所震撼，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可是让我为之语塞的理由，却有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太酷了……竟然就在我身边……」

桥场恭也有一本比任何东西都宝贝的画册。

那本名为〈向阳花〉的画册，收录了该位画家一路以来的许多插画作品。而该画册的封面，则是十年前的学生时代画的作品。应该不可能看错，就是几分钟前自己才刚在电脑萤幕上看到的，站在向日葵花田中的少女那幅。

一直以来，自己不是都惦记着读同一间大学这件事吗？那么即使就出现在身边了，应该丝毫不意外才对。尽管如此还是会觉得对方是离自己相当遥远的存在。

但是，朝思暮想的人似乎就在比我想象还要近，几乎可以听见呼吸声的地方了。

Akishima Shino  
——秋岛志野。

我直到现在才察觉，那个名字就是改自志野亚贵这个本名而来的。

## 第二章 所谓大艺大这个地方

共享住宅的生活终于逐渐稳定下来，大家也开始上课，就在生活周期规律起来的两个礼拜后。

上学愉快，同居生活也很热闹，虽然没有什么不满，但唯独有件事情怎么样都想找方法解决。

那就是钱不够用。

虽然出社会十年仍称不上富裕，但还是跟作为学生的现在不同等级。虽然老家会给生活费，可是光靠这笔钱并无法自由自在地过，所以我决定要去打工。

话是这么说，但我不想做太困难的工作。打定主意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后联络对方，然后就带着履历前往——

「欢迎光临——！」

纵然已经是深夜时分，仍对上门的我微笑打招呼的这名店员，那张脸孔我非常熟悉。

「呃！你、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营业用微笑顿时变成错愕的表情。

「奈奈子才为什么穿着制服……？」

这间连锁超商朵森，店铺大多是在西日本。

大艺周边也开了不少间，不少学生要打工也会选择去朵森应征。

「哈哈……没想到房子已经租一起，就连打工也一起……」

奈奈子莫名有感触地喃喃自语着。

「咦？所以奈奈子你也是在这里工作？」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啊，到今天刚好做一个礼拜了吧。」

其实也才刚搬来没多久，应该说手脚还挺快的嘛，真的是很有行动力的家伙……

「……虽然现在说这个不适合，但你听我说。」

「什、什么事？」

「这里的老板叫前田五十一。你打过电话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就是那位老爷爷吧。」

「对，他今年七十八岁。说是因为父亲生他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所以就取名为五十一。」

「这样啊……」

「这种事无关紧要啦！」

奈奈子自己说的话自己吐槽。

「本来今天排我和老板两个人上班，但是就像你看到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忙。」

「该不会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之类的原因？」

在我话还没说完前，奈奈子就用力地拍我的肩膀说道：

「既然你的观察能力这么好，来穿上休息室里的制服，再过来这边找我！完毕！」

「好啦，我知道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奈奈子！」

我就这样被强行带到员工休息室了。



不同于日光灯照得明亮的店面，休息室有些昏暗、寂静。随意找了张折叠椅坐下，就见奈奈子从后头走出，手突然伸了过来。

「来，给你，店长给的。」

「啊，谢谢……」

拉开递过来的罐装咖啡拉环，稍微喝了一口。

在因四处奔波而疲惫的身体中，甜甜的滋味漾了开来。

「老板还好吗？」

「应该还好。都有支援来了，我想没问题吧。总之我叫他先休息三十分钟。」

结果后来，变成只有我跟奈奈子两个人处理深夜的店务。

尽管是客人比较少的分店，但一进来就马上被交付陌生的工作，身体还是挺有负担的。

幸好店长回到工作岗位，一名叫樱井的资深店员也赶紧前来，我们终于得以休息。

「啊——不过真是帮了大忙，谢谢啊。」

「不，别这么说。虽然有点辛苦，但也因此能记住工作内容。」

在之前的学生时代，说打工也只是去小钢珠店，这次来超商可算是真正的初体验。

毕竟也还不可能站柜台收银，所以就都让我负责商品的陈列。

「奈奈子，你以前有在超商打工过？」

工作的时候，奈奈子展现出灵巧的机动性，让人想不到她才来一个礼拜。

「嗯，在老家有做过两年左右。因为我读的高中是可以打工的。」

「难怪。」

如果是有经验的人，反应会这么俐落也是可以理解的。

「呼～话是这么说，但一直站着也是很累的。」

奈奈子也坐了下来。

而因为她用力一坐的关系，胸部瞬间也跟着软软地摇晃了一下。

（虽然之前就想过，但她的胸部真的好大……）

从刚刚就觉得制服好像很紧。

看起来很有舰Colle鹿岛<sup>注</sup>的感觉。

注：二〇一六年LAWSON便利商店和「舰队收集」合作的活动中，穿着店员制服的鹿岛挂轴引发抢购热潮。

不过在二〇〇六年的现在说这些，对方大概也不会懂吧。

「恭也？你从刚刚就一直看着我……怎么了？」

「不，没什么。话、话说回来，志野亚贵跟贯之不用打工啊。」

我赶紧换个话题。

没错，都没有听那两个人提过这种事。不过看起来，也不像是有很多生活费的感觉。

「贯之的话我不清楚，应该多少有在打工吧？」

「奈奈子也不清楚啊……」

已经跟我们住了一阵子了，但贯之的作息时间总跟我们对不太上。

最多也只能偶尔跟我们吃晚餐，算是四人当中来历最不明的人。

「志野亚贵好像有申请奖学金喔，而且她有说自己不太适合打工。」

「也是，感觉不太适合。」

无法想象志野亚贵带着那样的气息俐落工作。

不过有申请奖学金啊……十年后会有迟缴还款的问题，但似乎就现在来说还不是什么话题。

「说到这个，志野亚贵老是窝在房间里对吧，到底在做什么啊。」

「咦？」

「没有在打工，学校没课就马上回来，你不会很想知道她平常到底在干么吗？」

「啊……」

「恭也，你知道些什么吗？」

「呃，就是……」

想要说明，却又打住念头。

那天晚上，我所看见的光景。

秋岛志野——不，志野亚贵画画的模样。

自己震慑于那副鬼气逼人的模样及画作内容的事情，再次浮现脑海。

「不，我也不太知道。不过你想想看，她应该是有一、两个兴趣吧？」

「嗯——对啊，应该是吧。突然开始独自在外生活，而且她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希望不要觉得孤单才好……我只是这么想而已。」

我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志野亚贵画画的事情。她本人好像也没有对谁说，而且感觉好像也不是可以随意说出口的事情。

奈奈子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不过她真的是贴心的孩子，深思熟虑的性格跟那外表背道而驰。

话说回来，为什么奈奈子会来读大艺呢？

她应该也是抱着什么想法才来的才对，但是都还没听她说过。

「啊，果然。是不是没有补饮料？」

「对，我现在就去补。」

「喔？那你再告诉我少了多少～」

我站起来，往饮料架走去。

茶饮和汽水几乎都是剩两到三瓶的情况。

「剩满少的呢。」

我蹲下来，从后面的纸箱里拿出宝特瓶补到架上。

「那么，我也来帮忙。」

后头传来奈奈子的声音，让我清楚知道她正走过来。

「好，谢……这！？」

一个柔嫩而温软的东西，不可思议地顶住我面朝前方的头及肩膀，害我不禁发出奇怪的声音。

「啊，真的耶。姜汁汽水和宝矿力都没剩多少了呢，这边就我来补货吧。」

「唔、唔……」

我无法好好回话。

她的胸部仍一再重复着从我头部离开，然后又接近、碰到的情况。背部也不时被疑似她大腿的部位贴上。有时伴随着「嘿咻」的声音，胸部还会往前压得更紧。这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是店里的特别服务，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啊。

明明有源源不绝的冷气窜出，我却在身体始终如火烧一样的情况下，一直默默地补充着饮料。

「恭也都不说话，怎么了吗？」

「啊，不，就是——那个……」

「哦，这里空间比较狭窄，可能身体都会一直碰到你，抱歉啰。」

「那还真是……谢谢你。」

至于谢什么，就姑且先不管了。

松软、轻柔的触感和温度不停地袭来。

(啊……糟糕，我一瞬间失了神。)

已经无法专心补充饮料，整副精神全放在背上。

「好了——这样就补得差不多啦。」

几分钟后，天国阿莎力地关门了。

还没完！本能如此地朝我怒喝，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并告知奈奈子说：

「啊，左边还有没补到的呢。」

「喔，那这边也让我来吧。」

松软、轻柔之类的天国又再次开启大门。

(不行……这我真的不行了。)

如此过度的幸福感受，甚至让我觉得是不是会就这样死去。

◇

结果，打工一直持续到早上，我们到清晨六点值完班终于自由。

「辛苦了！」

就在朝日晒得我眼睛直眨的时候，奈奈予以充满活力的声音对我说道。果然年轻……不对，现在的我也是年轻人。

「你也是。很累吧……」

「不会，抱歉耶，突然就让你开始上班，会不会很累？」

奈奈子一脸愧疚的样子。

但其实，她才是一直负担较多工作的那方。

微笑招呼客人同时，还要下订单、陈列商品及补充热食，这样忙碌之中，她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

「不会，反正回到租屋的地方也没事做。」

「这样啊，那就好～」

奈奈子放心似地说着。

像刚刚说出口的慰劳也是，基本上是个很会照顾人的好孩子呢……

虽然那副辣妹模样有点像不良少女，但其实就是一般正常的漂亮女孩子。

「对了恭也，等一下有时间吗？」

「嗯……是没什么事情。」

「那这样的话，要不要去卡拉OK唱个一小时？」

她突然这么提议道。

「可是我不太会唱歌耶。」

「啊，那不然钱我付，你可以听就好。」

就算十年前，个人卡拉OK也随处可见，不晓得为何奈奈子很坚持要两人一起去。

「奈奈子喜欢唱歌吗？」

「超喜欢的！！」

完全是秒答。

既然都讲成这样了，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隔着近邻大学的富田林车站对面，有间包厢式连锁卡拉OK。

由于只有那间是二十四小时营业，我们便毫不犹豫地进到里头。

「太好了，是Joymusic的系统～他们曲目比较齐全。」

奈奈子一进包厢，就随即开始翻起歌本找歌。

「你都唱什么歌？」

「就一般的J-POP啊？还有动漫歌曲也算常唱，像是……」

奈奈子一边输入几首歌的曲号，一边开心地举出几首歌名。

「你一个人就不会来唱歌吗？」

「嗯，不觉得那样很孤单吗？一个人唱歌的话。」

「说得也没错……」

「不管唱得好听或难听，要大家一起同乐才叫卡拉OK，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不愧是老手，对于机器的操作相当熟悉。她将回音和虚拟空间特效关掉，也取消了导唱。

（奇怪？关掉回音不是高手才会做的事情吗？）

瞬间，胸口开始砰咚大响。

我想起前几天志野亚贵那件事。

看这个情况，该不会演变成奈奈子也是唱歌好听到如传说级般，而我就在今天与野生高手相遇了吧……！

(鸣哇……)

在曲目进行当中，我始终处于吃惊状态。

除了被她突然用巨大音量开始唱起歌吓到之外，颤音让人发抖，仿佛耳边低语的气音使人心头漏拍，还有不知在何时换气的肺活量，更是教人惊讶。

如果没有葬送这些优点的疯狂走音，我想她的歌声一定会非常感动人心。

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奈奈子歌唱得并不好。

而且可以说豪迈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第一首唱的动漫歌，是从选秀会脱颖而出的新歌手的歌曲，以高难度技巧著名。

一开始我还惊讶她偏偏选了这首歌来唱，接着就想说，应该是很有自信的关系吧……

不过当然这只是唱卡拉OK而已，只要带着满满的感情唱喜欢的歌曲，就算唱得难听也可以炒热气氛。

(不……可是这实在……)

然而，如果要评比奈奈子的拙劣度，就是五个选项中唯独一项数值特别低，像这种该怎么说呢，就是相当遗憾的感觉。

「呼～好久没唱歌了，果然觉得很痛快～」

唱完一首歌，奈奈子暂且放下麦克风。

「奈奈子的音量真不是盖的。」

总之要找到赞美的点有点困难，就先从最没问题的部分讲起好了。

「真的吗？大概是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奶奶会弹民谣，从小就常要我唱的关系。」

如果从小就扯开喉咙出声唱歌的话，会有这样的音量倒也能理解。



「你现在还会唱民谣吗？」

「会啊，把船～拉～上～岸～……」

她突然开始认真唱起民谣，那音量又让我吓一跳。

不过，音准还是一样跑掉了。

「我其实也可以继续唱下去的。可是唱到一半奶奶说『你可以多唱一点其他的歌』，所以我就没再唱了。」

奶奶讲话的方式太感人。

「你喜欢唱歌吗？」

她一听便用力点点头。

「嗯，很喜欢。所以才会像这样三不五时来唱卡拉OK……但因为老是自己一个人来实在太孤单了，就忍不住找你一起。」

奈奈子不好意思地这么说着。

「……我唱得很难听吧。」

又突然接着自己点出问题。

「呃？啊，也不是……」

事情突然发展太快，我不禁慌了手脚。

「很糟糕对吧，从以前就因为爱唱歌而一直在练习，但就是走音这点调整不过来……」

原来她自己也有发现啊……

这反而让想替她掩饰的我羞愧了起来。

「如果只有我自己唱，也不知道到底要修正哪里，所以偶尔就会想要别人来帮我听……」

奈奈子抱歉地瞄了我一眼。

「……所以，我想拜托恭也一件事。」

「拜托？」

「虽然想要修正唱不好的地方，但因为我这个样子，使得越来越少朋友愿意陪我一起来。」

尽管这么说，对奈奈子很抱歉，但是感觉继续听下去，的确连自己的音准都要失控了。

「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像这样陪我来唱歌，就算是偶尔也没关系……可以吗？」

唔……

我顿时为之语塞。

虽然说奈奈子人很好，聊天也很开心，可是像这样一直陪她来唱歌，也是满累的一件事。

但话说回来，这时候拒绝人家好像也很没道义。

「嗯，好啊。如果你觉得可以，我没问题。」

「真的？太棒了～那之后打完工就再拜托你啰！」

奈奈子好像真的很开心，只见她高兴地用力拍着我的肩膀。

「嗯——今天也唱得很尽兴……」

离开卡拉OK出来到外面，背对明亮天空的奈奈子伸伸懒腰。

我则不停地在脑海里，进行着将刚刚听到那些走音的歌曲，转换成正确音准的作业。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奈奈子的朋友后来都不愿意陪她来唱歌了……）

这果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唱歌方式，我想应该是会吧。

「今天多谢啰，恭也。」

「咦？不会，没什么。」

「我总觉得啊，在恭也面前唱歌很放松。要说是不会紧张嘛，好像比较接近可以自然唱出来的感觉……」

姑且不论音准的问题，奈奈子的确看起来唱得很自在。

「我继续努力的话一定会进步的，在那之前就拜托忍耐一下，好吗？」

对方都这样请求了，我还能怎么样。

其他部分倒是都满好的，如果再加上良好的音准，真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就当作牺牲我微弱的歌唱力，来提升奈奈子的歌唱实力吧。

「啊，对了。」

我想到一个方法。

奈奈子的愿望是希望有人听她的歌声，她渴望着进步。

而正因为我知道未来的趋势，所以才能给她适当的建议，不是吗？

「如果奈奈子开始对唱歌有自信了的话，就录音上传到网路吧。」

「上传到网路……？」

奈奈子表情惊讶地问着。

「对，上传到像是YouTube或一些影音网站，就可以让其他人听……」

我一解释，就看到奈奈子的脸色顿时唰地变得惨白。

「不、不行不行不行，这种事当然不行啊！就已经唱得这么差了，要是放到网路上，一定会被批得很惨的啊！恭也，你是怎样？就这么想让我伤心吗？」

「不，不是这样，我是说进步之后啊。」

「我才不要呢！YouTube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耶，要是把自己唱的歌放上去，根本赤裸裸显示自己的爱现，这绝对会很尴尬！」

……对喔，十年前的时代风气还是这样。

「那这样好了，如果出现只有日本才有的影音频道，可以更容易地将自己唱的歌上传的话，到时候要不要来试试看？」

「只有日本才有……？但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吧？」

嗯，不过大概今年年底或明年就会出现了。

「我只是假设。如果有的话，就抱着轻松一点的心情试试看吧。用一种『试唱看看』的感觉来做。」

「试……试唱看看啊……」

虽然奈奈子对于我的提议，露出一脸的不情愿，不过——

「嗯，如果是像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看看。」

「好，那就决定了！就把这当作目标，努力练习吧！」

「等一下，你不要擅自决定啦！！」

奈奈子生气地反驳着。

不过从她的表情和说法，感觉并不是真的讨厌。

如果在别人面前唱歌不是难事的话，那么也一定会有想让更多人听见自己歌声的欲望。

在不久的将来，niconico动画出现，影片和声音档放上网路的难度减低之后……

就算是奈奈子的歌声，也应该会有更多人想听的，然后透过累积经验，歌说不定就会唱得越来越好。

到时候奈奈子的想法，也一定会有巨大的转变。



不是只有映像学科比较特别，应该说整个艺大的课程与其他一般大学截然不同。

首先是通识课程。

很多大学都把第二外语列为必修，但大艺除了部分学科之外，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学生也不用非得修历史或文学不可。而课程本身限制宽松，有些没有考试，仅采计出席分数，或是以给学分为前提。

这样的环境对于到高中都不擅长念书的「一般」学生来说，简直就像天国一样。

「本来日语已经讲得不怎么样了，要是再多学个外文，可能会更痛苦～所以我才想要来这间大学咩！」

这是某个女孩子的发言，为了维护本人的名誉，名字我就不说了。

可是——

一旦换成专业科目，果然就会被满满的专业知识用力攻击。

「摄影机有很多种类，以底片来说就有八毫米、十六毫米、三十五毫米、七十毫米。摄录机则有八毫米、S-VHS、Beta、VHS、BETACAM、U-Matic、DV，最近又新增加了HDV的规格。」

「当需要用好几个画面去呈现一个场景时，在摄影机与被摄体的关系当中，就有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这条线就称之为假想线。」

「拍摄玻璃或水面的时候所产生的反射，就要使用偏光镜来消除，但这时候可别忘了我们还有二·五的滤镜，所以要调整曝光到二或二分之一。」

终于到前一阵子，原本应该还在学文法和二次方程式的学生们，开始认真上起了这样的课程。

老实说，我一头雾水。

拿着从英语直接音译过来的难懂手册，还有列出满满数值与表格的教材，马上就让刚入学的一年级生，吃了一记强烈的文化冲击。

……为什么摄影机是采英式发音的Camera，而不是常听到的Kamera呢？

今天是映像相关科目中，最重要的剧本课上课的日子。

「那么，我们就开始这堂剧本创作理论课。」

满头白发加上太阳眼镜，隐约散发着压迫感的老教授站在讲台上。

本来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去谷歌搜寻了名字之后，发现是资深日本电影导演，而且是屡屡获奖的人物。

而事实上，跟上次一样坐在我前面，对电影知之甚详的女孩子——河濑川什么的，就是正用闪闪发亮的眼神紧盯着讲台上的老爷爷。

(看来是很厉害的人吧……)

尽管是已年过七十的姿态，依然口条流畅并神采奕奕地不停写着板书，那副模样实在充满气魄。

(而我这边的话，也是啦，要说厉害是也满厉害的。)

另一方面，坐我旁边的那个人——

「速~~~~~嗯~~~~~吼~~~~~嘎~~~」

有一位视线凶狠的学生，才开始上课五分钟就睡着了。

「贯之，你这样会被骂，不要打呼啦。」

我看不下去，连忙出手摇醒他。

「嗯……？已经下课了？」

「你睡昏头了啦你，才刚要开始耶。」

「喔……这样啊。」

从右到左，贯之的目光迅速地扫过黑板上的字。

「嗯，那等一下再说。」

话一说完头又低垂下来，比刚才稍稍克制一点的鼻息声再度响起。

「我不管你了喔……真是的。」

我叹了一口气，同时把视线移回黑板的方向。

昨天深夜，贯之突然来我房间。

「我找到一份很厉害的打工喔，总之钱多得吓人，真好。」

他眨着闪闪发亮的眼睛，一直要拉我去做那个打工。

「就是眼药水的药物实验，做一个礼拜就三十万日圆喔，三十万！是写真学科的学长介绍我去的。」

药物实验，眼药水，超乎常理的报酬，学长介绍。根本是可怕条件达满贯八千点的打工。

「你不要做啦，那种打工绝对不好的啊。」

「没问题，就跟你说得很安全！而且也会签契约！」

「让我看一下契约。」

从贯之手上拿过契约，看了一下。

开宗明义就写着类似『无论发生什么都无异议』的语句，光看就觉得头痛。

「总之，我还是先不要好了。」

「干么这样啦，真无聊。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喔。」

贯之说完后就这样离开，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早上了。所以当然会想睡觉了。

「我回来了。」

毫不掩饰困意的贯之，带着一脸不满的表情，将事情从头到尾告诉正在吃早餐的我们。

听他说是一去到集合地点，发现打工人员已经十分足够，多出来的人便临时被那个派遣公司带去做些简单的搬运工作。

那份工作似乎是相当常见的黑心打工，要人家不停搬重物的结果是只给七千五百日圆。

「总之我要来睡觉了。」

「你在说什么，九点开始有必修课耶。」

「那我就去课堂上睡。」

虽然庆幸贯之保住眼睛，但代价是累积出肉体的疲惫，这样让他根本很难去上第一节课。

（不过，还好也只有板书而已，之后再讲给他听就好了吧。）

看来这位老先生的教课方式，就是一直写一直讲，我们一直记就对了。

「好，接着我来说说写剧本时的必备要素。」

老先生一个劲儿地在黑板上写着单字。

号称『剧本十大要件』的这些内容，条列着写电影与电视剧剧本时的必备要素。

『发展』、『宿命』、『宝物』、『决心』、『感动』、『高潮』、『落幕』、『主题』。

一口气写完前述这些之后，老师开始一个个解說起来。

「所谓的发展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情节会怎么样发展，就会带动场景有所转变。」

老师一边举出现实中的作品和场景，一边解释哪幕与他所讲的东西有关。

不过可惜的是我一概听不懂，但前面津津乐道的学生们不时发出「原来……」之类的理解回应。

「那么，在此想要请各位思考一件事。」

突然间，老师停下说明并环视大家的脸孔。

「我刚刚只有举出八个要件，但明明说有十大要件，各位不觉得奇怪吗？」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

「剩下的两个要件，有谁可以回答？」

呜哇，不会吧。

（完全想不出来……会是什么啊？）

就算老师说是必备要素，但我对于剧本的技术用语只知道起承转合那些之类，刚所提到的十大要件当然也是第一次听到。

「有没有人——」

「我！」

在老师点名之前，一只手毫不犹豫地举起。

「不错喔，很积极。你是……」

长卷发美少女站起来说道：

「我是河瀬川英子。其中一个没写到的要件，是『乱流』对吗？」

她继续说明。

「所谓的乱流，就是意想不到的发展，或是显示出男女主角的失败。不管是再完美的人，如果没有缺点和失败的话就不有趣了。因此要在故事情节中展现这一面，并使角色们克服以成就一出戏剧，这就是我的想法。」

就在教室瞬间陷入静默之时。

「答对了，无可挑剔。」

老师微微一笑，并于黑板上加写『乱流』这一项。

「哦哦！」教室内充斥着这样的赞叹声。

（好厉害喔……竟然说中了。）

我回想起说明会上，她那滔滔不绝的自我介绍。

「那剩下的另外一项，你也可以回答吗？」

「另一个我就让给其他人作答。都由我独占也不太好意思。」

「你还真是有趣，也满坏心眼的。」

「您过奖了。」

听见两人的一来一往，所有学生都笑了。

这样一来，只会让接下来看回答的人出糗而已。

不要叫到我……我在内心双手合十祈祷着。

「好，就那位在后面睡觉的同学！你来回答。」

老师的手直直地指了过来。

学生们的目光一口气全看了过来。

「嗯……咦？」

伴随着睡迷糊的语气，贯之抬起了头。

「恭也，怎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被叫到了？」

「不是好像，是真的点到你了，你看前面。」

我要贯之看看黑板。

「看来你现在要开始上课了。」

听见老师的话，教室又响起了笑声。

贯之这会儿终于注意到，往自己身上集中的视线。

「这是那个吗？就是点名要我回答的意思？」

他以悠哉的语气说着终于察觉的事情。

「没错，剧本的十大要件还少一个，你现在被点名回答剩下的最后一个。」

「啊，原来是这样。」

贯之轻点着头并注视着黑板。

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回答得出来的状态。

「？」

「我看你是不知道吧？要投降就说……」

贯之并没有让老师半激将似的话语说到最后。

「『敌对角色』。」

贯之突然间不知道说了什么。

「咦？」

「啊，对了，都是统一用两个字是吧，那应该就是『反派』。」

贯之搔了搔头，继续用着懒洋洋的声音说道：

「如同字面所示，就是作品中与主角为敌的东西。不管是人物也好组织也好，心理创伤或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可以。如果以黑板上那几样来说的话，就是站在抢夺『宝物』立场之类的，这样应该比较好懂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让故事直到最后都保持紧张感……觉得怎么样？」

大家听到贯之的话都呆住了。

「……这样的发展就是叫做『乱流』啊，干得好，你答对了。」

这时，老师一个人用力地点点头。

「好喔。」

贯之一坐下来就没再说什么，继续开始钓鱼。

(……贯之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我重新端详着有着凶恶眼神的友人。

虽然说的确有不知其底细的地方，但突然间被点名就能准确说中剧本要素，而且还摆出一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模样，很明显就不是等闲之辈。

(这家伙也是「白金世代」的其中一人吗……该不会是吧……)

就像是志野亚贵让我感觉到她将会有惊人的未来，这名大无畏睡倒课堂上的男子，也让我有相同的感觉。

「那家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明就一直在睡觉，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

被夺走这整场主角宝座的河瀬川英子，正以愤恨的目光看着贯之，就跟新生说明会上看着志野亚贵的眼神一样。

(这孩子异常的竞争心态……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伤脑筋。)

◇

「就跟你说这没什么啊，只是刚好以前有读过，照书上看到的说出来而已。」

贯之手捧着猪排丼饭狂吃猛吃，同时一脸烦躁地回答我。

「碰巧剩下的是我记得的，才有办法回答，要是其他的我就没办法，那个真的刚好，刚好啦。」

「话是这么说，那个时间点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来，还是很厉害啊。」

见我这么兴奋地说着，奈奈子和志野亚贵也都赞同。

「就是说啊，要是我的话，就算解释给我听，我也想不出任何一个。」

「老师也吓了一跳对咩，没想到这样也可以答对～」

虽然大家不停地称赞，但贯之倒没有特别开心的模样，一口气扫光碗中的食物。

「嗯，那我先去打工了。」

贯之简短地说完后便走出食堂，踩着悠哉的脚步离开。

「……他是不是好像心情不太好？」

明明大家都在称赞，他大可不必这么冷淡的。

「一定是不习惯收到赞美，看他那副样子。」

「是吗？」

「对啊。大概会自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开心，一定是这样。」

奈奈子「嗯——」地伸了个懒腰。

「那我也先告退一下，今天还要上夜班。」

「啊，嗯。」

「慢走。」

我跟志野亚贵一起目送奈奈子离开。

虽然说学业方面表现不突出，但是奈奈子已经交到不少朋友，也开心沉浸在大学生活里的样子。

「大家都很努力捏～我也要好好努力才行啰。」

「唔、嗯。对啊。」

虽然说我点头回应志野亚贵的话。

但我心中，已经将她和贯之划分为同一类。

（反正将来会变成神级插画家，我们层次完全不同。）

眼前伴随着簌簌声开心喝着草莓牛奶的模样，跟前几天鬼气逼人的样子完全连不起来。

因为是来自十年后的世界，所以我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具优势，抱持着绝对是比较有利的想法。

但是，明明我至少也曾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处于娱乐前线，然而所获得的知识却派不上用场。反而只是更加突显出，自己连基础都不懂的窘境。

我不禁开始思考，是不是到头来才能或念书才是比较重要的，更胜于经验。

「唔……」

我低头陷入沉思。

每个人都好厉害，在这当中只有自己是毫无作为的平凡人。

我有办法跟上大家吗？内心的不安无止尽涌现。

「你怎么了咩？」

「咦？」

不知不觉中，志野亚贵直盯着我的脸瞧。

「啊，不，没什么。」

「嗯～那就好。」

志野亚贵微微一笑。

「欸、欸，恭也同学？」

「嗯、嗯？怎样？」

志野亚贵轻轻笑了笑后，随即揪住我衣服的下摆，用力把我拉了过去。

「如果你等等没别的事的话，可不可以陪我一下？」

「嗯？是、是可以啊……」

「那就走吧。」

志野亚贵应该没有想要打工，会是什么事呢？

虽然觉得奇怪，但我还是决定，陪同站起来往前走的志野亚贵过去。

从校舍林立的宽阔道路拐进旁边的小路，回到校门口附近有一栋建筑物，里头都是文化类型社团的社办。

志野亚贵带我来的地方，是学校的社团大楼。

「哦——有很多社团捏，从哪里开始看好呢……」

她开心地说着，并看向一间间深具特色的社办。像这个时期，还有很多社办的门上依旧贴着招募社员的公告。

「果然是艺大，每间都在展现自己的风格。」

光是一块招牌，就有手写的啦、木雕的啦，或者是以染布呈现等等，变化相当丰富。

「都是因为感冒，害我没能参加到社团招生博览会！我要连同没看到的都好好补回来～」

在大艺，一入学就会马上举办社团新生招生博览会。

许多社团会在礼堂的舞台上卖力宣传，有兴趣的新生会在博览会上决定好想去的社团。但如果不幸没能参加的话，就得日后自己到社办大楼参观、选择。

大艺的社团数量可不是开玩笑的多，新生争夺战也一年比一年激烈。那些热烈的表演看的时候是很有趣，但其中也有几个太过偏向个人嗜好，让人莫名其妙的奇怪社团。

显然志野亚贵，不太可能会参加那种。

「啊，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再次拉了拉我的衣服。

「你看那里！社办里面有铺榻榻米！」

看向她说的那边，原来是在成排社办当中，有间特别奇怪的房间。

从门口窥看这间榻榻米社办，可以看到里头有许多看似有点危险的武器。不仅如此，被立在墙边的榻榻米上头，还刺着几个棒状或菱形的飞镖。

「喔……那是忍术研究会。」

「忍术？」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间学校有忍者社团，而日本就只有大艺这里有。」

记得在招生博览会时，元气郎认为这是值得关注的运动性质社团，并跟我说了这些事情，我也现学现卖地照着说明。

「这样啊……是很稀奇的社团。」

志野亚贵发出赞叹。

仔细一看，在社办前面进行重量训练的学生们也穿着忍者装，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画面。

原来元气郎喜欢这种犹如真正从异世界转生的社团啊……

「那——这个人也是忍者吗？」

「哪个？」

志野亚贵指着走廊前方，一名男子正在地上匍匐前进。

他发出奇怪的呻吟，脸上流着涔涔汗水。

不过倒是没有穿忍者装。

「……这应该单纯是倒地不起吧？」

「咦、咦咦咦！？」

两人随即慌慌张张地冲到男子身边。

「那、那个，你没事吧？」

男子穿着皱巴巴的连帽上衣和破到不行的牛仔裤，有一点……不是有一点，是非常狂野的打扮。

一摇他的身体，他便发出「唔、嗯～」的呻吟声。

接着，左看右看地环顾四周。

「……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信心吗？」

对，他是这样问我的。

「什么？」

「我现在非常累，简单来说，就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回到社办，所以躺在这里呻吟，我是在想如果你有体力的话，希望你可以帮

忙喊声出力并出借肩膀，将眼前这位写真学科五年级生・桐生孝史带到社办。」

这些话非但不是简单来说，甚至是将愿望都具体描述出来了。

「幸好我对体力还有点自信。」

「那就拜托你，我是真的已经动不了了。」

……败给他了。

「志野亚贵，呃……」

「别担心，你不用在意我。毕竟这位小哥看起来也是很辛苦咩。」

虽然参观社团的时间没多久便告终，志野亚贵却仍露出甜甜的笑容。

「不好意思。那就，呃……桐生学长。」

「喔，你愿意帮我吗？」

「对啊。你要去哪一间社办？」

我让学长靠在肩膀上，朝他指示的方向前进。

「抱歉，很重吧。」

「不会，一点也不重。」

坦白说，我丝毫不觉得有重量感。

我知道学长乍看之下很瘦，但没想到实际把他撑起来却是惊人的轻。

「喔，就是这里，麻烦去这里的二楼。」

社团大楼的最边边，还有一栋看起来像是新盖的崭新建筑物。

「这么远的地方也有社团捏。」

志野亚贵一脸稀奇地看着。

从正面入口爬上楼梯，一间没有挂牌子的社办好像就是目的地所在。

「到门口就好吗？」

「不，进去里面……让我在里头的椅子上坐下。」

进入约五坪大的社办，我让桐生学长坐到房间中央的椅子上。

室内到处都是画布，有描绘着色彩缤纷的几何学图样，也有一些实景风景画，作品没有什么一致性。

「哇——好有艺大的气氛。」

志野亚贵似乎已经完全陶醉在那些画作中。

「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多亏有你们，我总算可以回到这里。」

松了口气的桐生学长向我们道谢。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走啰。」

话说完，就在我们转身准备离开社办的瞬间。

到刚才都还有如烂泥的桐生学长，突然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

「捕捉到新社员了——！！！！」

「欸？」

「啊？」

学长一说完那句话，便看到人从社办各个角落冲了出来。

「太好了，干得好啊社长！连续三年被削减社团经费的悲剧也终于……唔唔！」

「今年终于可以不用跟隔壁社团借社员了！那样好悲惨又真的很悲哀啊……」

「这样今年又可以继续撑下去了！啊！还有女孩子耶！好爽！好可爱！」

「你不要说什么好爽啦，这样新生会怕耶！你读哪一科？美术？平面图文？如果是舞台艺术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很多东西喔！」

在一头雾水的我和志野亚贵面前，这些人在高喊三声万岁之后，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心说着话。

整整过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才终于搞清楚。

「我被设计了……」

原来这个状况是他们策画的陷阱。



「我真——的！非常抱歉——！！！」

桐生学长略显夸张地趴在地板上道歉。

旁边那些刚刚一直大声嚷嚷的学长姊们，这会儿也都垂头丧气地缩起身体坐在那里。

「不要这样，你们这么慎重道歉，反而让我觉得可怕。」

桐生学长用力抬起头。

「所以你愿意入社啰！？」

「这是两回事。」

「果然还是不愿意嘛！」

然后头又再次往下重重一落。

刚刚上当之后，我有点大声地提出抗议。

因为觉得这样不合理，而且也觉得再继续下去，会卷入对方强势的步调当中。

话说回来，这个社团的名称似乎叫做美术研究会，简称美研。原本是由非美术类学科的学生所成立，主要由较少接触绘画或设计的学生们，进行跟美术相关的活动。

即便是在大艺，这个社团似乎也是以历史悠久闻名，不过近年来都苦于社员人数减少的问题。现在包括桐生学长在内有五个人，刚好是可以被大学承认为社团的人数，而目前面临着社办要被收回的危机。

「因为啊，非美术类学科的人本来就大多对绘画没有兴趣，而就算是美术类学科的家伙，也都被课业追着跑，平常根本不想看到绘画之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都没有人要入社了啊！？」

「这关我什么事啊！」

.....不过他说的状况，我的确是可以理解。

如果是普通大学，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对绘画有兴趣。在此前提之下，这种美术类型社团就有其存在的意义。

可是这里是艺大，是课业上需要全心全意绘图，并以此为评价基准的学校。好不容易才有的空闲，自然是会想拿来做别的事情吧。

「拜托你啦！你同时参加其他社团也没关系，只要在学校将社团经费拨下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入社就好！」

被拜托到这种地步，就连我也不禁有点同情起来。

「唔——怎么办？」

我问身旁一直看着画的志野亚贵。

「嗯，我是也可以入社啦。」

「真、真的！？」

桐生学长抬起头。

「咦？真的要吗？」

「反正学长姊们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咩。」

这些前辈们顿时开始沸腾起来。「你听到了吗？她说我们看起来不像坏人」、

「明明我们看起来这么怪」、「这孩子人太好了吧」。没错，我也觉得她人太好了。

「而且，我喜欢看很多不同人画的画。」

「啊……」

原来如此。

我本来觉得非美术类型学科里，对美术有兴趣的学生应该算是稀有种，不过志野亚贵完全就是这类型的人。

「我知道了，那我也加入。」

「真假！？你愿意吗？」

「只、只不过，只是暂时加入喔！之后我可能会换社团！」

「太棒了！」

学长姊们开心地发出比刚刚更大声的欢呼。

「这样好吗……」

望着随即开始准备迎新趴的学长姊们，多少还是会感觉有点不安。

美术研究会的迎新趴，在距离不到一小时后就开始了。

活动会场就在社办大楼的后面山丘上，已经喝得面红耳赤的桐生学长，手里拿着杯子率先开口。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欢迎桥场恭也和志野亚贵入社吧！」

「干杯！！」

高举杯子，派对正式开始。

「真的是～感谢感谢。这样也保住了我身为社长的面子，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

桐生学长开心得要哭出来似地，但模样根本诡异得让人知道是演技。

「我话先说在前头喔，真的只是暂时的喔？」

「我知道，我知道啦。嗯嗯，我懂我懂。」

这说法毫无可信度，还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

得小心这个人……

「呵呵，恭也同学……干么一脸恐怖的表情咧？喝咩？」

「呃？要喝的话也是喝可乐……喂，志野亚贵，你脸凑太近了。」

心情超好的志野亚贵，从旁边黏了上来。

因为是在极近的距离对我说话，脸颊感受到她的呼吸害我吓了一跳。

即便这么近看也仍像孩童般的肌肤上，一个斑都没有。那纯净夺走了我的注意力。再加上从半开的嘴唇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更是令人……

「……喂，你在喝什么！」

当我察觉到那明显就是酒精的气味时，便从志野亚贵手上抢走杯子。

杯子当中，明显装着不同于开水和乌龙茶的东西。

「拜托，桐生学长！这杯饮料！」

「嗯？」

「嗯什么嗯！你在志野亚贵的杯子里倒了什么啊！」

「开、开水而已啊……」

「有标签上写着纯米大吟酿・八贤的开水吗！喂！」

桐生学长早就已经逃开了。

「这杯饮料不能喝咩？」

「不行。等一下你都要给我乖乖喝水。」

换一杯装了开水的杯子，递给志野亚贵。

「桥场学弟我问你，你是读哪个学科？记得好像是映像？」

刚刚说「好爽」的姊姊走上前来，言行举止很豪迈，服装也很豪迈……不对，是曝露程度莫名地高。

「是、是的，没错……那个，学姊叫什么名字？」

「樋山友梨香，工艺三年级。我是做陶瓷艺术的～」

陶瓷艺术……对喔，这里还有这样的学科。

「那个，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什么问题？」

「所谓的陶瓷艺术就是……就是有转盘在转的那种吗？」

当我终于还是凭着印象问出口时，樋山学姊便一副早就等我问的模样。

「很好很好，果然就是会问到这个。你等我一下喔。」

只见她把杯子一放，迅速地站起身。

「看过来，樋山友梨香要为各位表演空气转盘～！」

话都还没说完，她就像受访者一样双手高举，开始做出眼前仿佛有转盘在动的手势。这时候应该还没有开始空气吉他之类的热潮……？

「嗯～果然像是在这个部分呢～身为创作者会想带入自己的坚持～」

甚至就连受访者回复问题时，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模样都表演出来了。

「不错，樋山，很会喔！」

「果然是你的专业！」

的確是很精彩，不过看这样子，难不成她的专业是表演吗？

「音乐学科二年级，杉本三树雄！本人要演唱《橡果滚呀滚》！」

体格壮硕的音乐学科学长站起来如此宣布。

「橡果滚～～～～呀～～～～滚～～～～橡～～～～～果～～」

一边以美声男高音热唱《橡果滚呀滚》，一边从迎新趴的山丘上滚下斜坡。

「杉本的歌声很赞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表演完转盘的樋山学姊，下了如此的评语。

「是很赞。」

「那是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出的水准喔。」

「的確是很赞没错。」

我只听到从他滚下去的地方，传来充满震撼力的《橡果滚呀滚》。

是唱得很好，但感觉会让人做恶梦。

周围充斥着喝采和爆笑声。不知不觉间，除了社员以外的人也都自然地凑了过来，怎么想都觉得人数好多。

「我说啊，今年多亏有你们才能再举办迎新趴，太好了，谢谢。」

一位帅得过分的小哥过来跟我搭话。就是刚刚在社办，最后跟我说话的人。

「啊，不会……那个学长怎么称呼？」

「我是柿原将，舞台艺术学科三年级。」

「舞台艺术是在做什么的呢？」

「做什么啊……那不然我示范给你看看好。」

柿原学长跟刚才樋山学姊一样把杯子放下，去到稍远处站好后，用力吸一大口气……突然当场莫名地不停旋转起来，开始转来转去跳舞。

「柿原是读舞蹈课程的。」

樋山学姊以陶醉的眼神，凝视着那像是舞蹈之类的表演。

「这、这样啊。」

动作俐落，明显就跟一般外行人水准不同。

先不论这是否适合在聚会上表演，但他的技术的确让人觉得不同凡响。

「怎么样，桥场！这就是舞台艺术的动……想吐嘆！」

原先还在不停来回旋转舞动的柿原学长，声音突然变得怪异。

「啊，柿原已经不行了，今天怎么那么快啊！」

身旁的樋山学姊本来还是陶醉的眼神，忽然间就冷静下来了。

「请、请问，不行是什么意思？」

「你看就知道了，看吧。」

「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

「呜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听她说完后一瞧，柿原学长已经完全变身为边转圈边呕吐的地狱人偶了。

「来了！柿原的拿手好戏旋转呕吐！」

「这个表演没出现，我们美研的聚会就不能开始对吧～」

「那、那个，不用去帮他吗？柿原学长一副快死的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他吐完之后会自己清干净，然后又会继续喝、继续转的。」

「这哪里没问题啊！」

「看起来好有趣捏！我也来旋转看看好了咩～」

「志野亚贵你给我在那边坐好！桐生学长拜托你，就说不要再往她杯子里倒酒了！还有樋山学姊，拜托你不要抱着我啦！」

◇

天色已经昏暗的校园内，到处都有人在聚会喝酒。直到迎新时期结束之前，似乎都会一直是这种状态。

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已经过午夜十二点，我离开了学校。

「这是什么迎新啊，被欢迎的人根本就很倒楣。」

我背着发出规律鼻息声的志野亚贵，嘴里埋怨着乱来的学长姊们。

走在春天的夜路气温恰到好处，至少舒服的感觉让人好过多了。

不同于校舍方向传来的喧嚣，这条小路无论空气或声音都显得宁静。

「嗯……？奇怪，我睡着了？」

我听见背上传来声音。

「早啊。」

我一回答，背上的生物便把脸埋进我连帽上衣的帽子里。

「唔……头好像还昏昏沉沉地捏……」

「当然啊，你喝了那么多酒就是会这样。」

我苦笑着的同时，回想刚刚志野亚贵的行为。

结果后来，志野亚贵扎扎实实地喝了相当程度的「水」。

就在我紧张不安时，志野亚贵则变成一边傻笑一边正大光明地坐在上位，由男性学长们倒「水」给她的情况。

宅宅系公主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啊……记得好像也有社团破坏女这个形容词。

「不过学长姊们都好好，真开心。」

志野亚贵用悠哉的声音说道。

「是啦，人都不坏……应该吧。」

虽然明显都是一些做的事跟讲的话都很怪的人，但倒也不是坏人。

没有人勉强我或志野亚贵喝酒（虽然说桐生学长满怪的），就这方面来说感觉还满规矩的，或者应该说是还满乖的社团。

不过算了，反正也愿意让我同时去参加别的社团，总之加入或许也是有好处。

「恭也同学。」

忽然传来这么一声。

志野亚贵以不同于刚才的清醒语气叫着我。

「你最近有什么困扰的事情吧？」

「咦？」

在意想不到的时间点，而且是被意想不到了人说中心情。

她怎么会察觉呢？

的确，在看过志野亚贵那个模样之后，我思考了很多。不过竟然这么明显吗？连这位志野亚贵都能察觉。

「呵呵～你一脸我怎么知道的表情捏～」

是从回答发现到我的忐忑不安吗？志野亚贵窃窃笑着。

「唔，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很少讲自己的事情，而且一副成熟的模样，应该是说都只会担心别人，因为你有这一面，所以我就观察了一下咩。」

我心跳稍微漏了一拍。

大概是跟从十年后的世界来到这里也有关系，我看大家的感觉都像是在看小朋友一样。奈奈子是比较有像大人一点，志野亚贵则就像个小孩子。但是我无意将这样的态度表现出来，更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察觉。

尽管对方可能是一种直觉，但还是被发现了。

而且还是被我认为像小孩子的志野亚贵。

我内心多少有点不安了。

「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吧？」

「呃……也不是这么说。」

「既然这样要不要说说看？说不定我可以理解喔。」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开始娓娓道来。

我提到贯之和周围的人都很厉害（至于看到志野亚贵画画的事情，我还是无法说出口），相较之下，自己什么都不会的心情。

竟然能这么坦率地说出来，就连我自己都很惊讶。

「这样啊……好意外捏。」

「为什么意外？」

「我觉得恭也同学是会很多事情的人，一点都不晓得你也会有这种烦恼咩。」

「很多事情都会？哪有……」

我才意外自己有这样的评价。从志野亚贵的角度看来不一样吗？

「我想想，比如说……贯之早上都起不来！」

「我知道，最近都是我硬把他叫起来拖去学校的。」

「而且什么家事都不会做，只会烧开水。」

「我知道，所以被排除在煮饭轮值之外嘛。」

「老是搞不清楚哪一天该丢什么垃圾。」

「我知道，我偶尔会去拿回来。」

志野亚贵用力点着头。

「这些事情，恭也同学全部都会。」

「呃，嗯……可是这些技能跟艺大的课业都毫无关联耶？」

我终于说出口了。

「……但是生存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哟。」

志野亚贵在这个时候，做出莫名沉稳的回答。

「什么都不会的人，就会拼命寻找自己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那些恭也同觉觉得很厉害的人，一定也是拼命想办法找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瞬间变得滚烫不已。

那热气从相接触的背上，传到整个身体。或许志野亚贵只是随口说出来，但那话语已经在我心中沸腾，动摇着我。

「或许，是吧。」



努力挤出这么一句，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情景。

志野亚贵那一心不乱坐在萤幕前画图的模样。

如果拥有什么的话，抓住就好了。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只能去寻找。

贯之也一定拼命地在寻找着什么吧。

然而现在的我，并没有那么做。

「恭也同学是很能干的孩子捏，就是这样。」

志野亚贵又恢复原本的语气。

听起来就像是在安慰小孩子的口气，害我不禁笑了一下。这样以来，立场可就反了。

「那就感谢……等等，噎？」

随后感觉一道轻柔放在我头上，让我不禁发出惊呼。

「好孩子……」

志野亚贵的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略烫的温暖手掌，包覆似地来回抚着头。

明明应该只有头部才有接触的感觉，但全身却仿佛温暖了起来。

「……志野亚贵。」

双亲在我高中的时候离婚。

由父亲抚养的我，就此没有再见过母亲。

孤单与敏感混杂的情感，志野亚贵就这样温柔地承接了。

我也就自然地——

「谢谢。」

向志野亚贵道谢。

「嗯……」

不晓得是不是听到我的声音感觉放心了，那摸头的手就这样缓缓地垂了下来。

很快地就开始听到背后传来睡着的鼻息声。

我加快回到租屋处的脚步，脸上迎着春风，忽然抬起头望向夜空。

庆祝新生入学的樱花瓣，在风中飞舞着。

「我能做什么呢？」

回到十年前，选择一条跟过去不同的路，来到了艺大。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样会的技能，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才好。

然而我却仿佛觉得，似乎已经找到入口了。





## 第三章

# 有个叫映像学科的地方

大学的课程是每周每周循环，但并不是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开始。会按照学校方面或是老师方面的情况，其中也有在学期快要结束的四月才开始上课的。

就在我们一年级生好不容易适应大学生活的时候，必修课中唯一还没上课的课程开始了。

「好，大家都到了吧。」

加纳老师站在讲桌前，微笑地环视学生们。

「那么接下来，对你们来说将是首次实战演练的综合实习一开始上课。」

老师以宏亮的声音如此宣布。

「……不晓得会是怎样的课程喔。」

奈奈子有点不安地喃喃说着。

「不过既然说是实习，应该就是让我们做一些东西吧。」

贯之似乎并不特别在意，扭动着脖子发出喀拉喀拉的声响。

「那位老师胸部好大捏～肩膀不会酸痛咩？」

志野亚贵到底在看哪里啊？

「话说回来，奈奈子不会肩膀酸痛咩？」

「你、你突然问这什么问题啊，志野亚贵！」

……志野亚贵，刚刚这问题问得有点漂亮喔。

「加纳老师啊……」

然而在这四人当中，最不安的就是我。

毕竟这位老师，是在入学没多久就让我们梦想和理想破灭的人。

像今天的实习也是，不晓得又会突然说出什么话来。

(.....但如果这样就畏缩的话，什么都做不成的！)

我轻拍脸颊打起精神。因为老师同时也是愿意提醒我们，想要拥有成就并没有那么简单的人，就当作是反而更令人期待的事吧。

「所谓的综合实习一这个课程，除了电影、影像的制作之外，主要是要让各位了解最重要的事情。」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导演』、『技术』、『表演』、『制作』。

「理论有百百种，不过这些是我认为『制作影片所必需的四大架构』。接下来，我将一个一个进行说明。」

老师接着拿起红色粉笔，把导演的部分圈起来。

「首先是导演。这是负责统筹制作的部门。这个部分嘛，我想你们应该都懂。不仅是作品的总负责人，也是任何事情都得站在第一线的角色。无论是赞赏或批判，都会全部集中在这里。而像剧本和副导演的职责，基本上也包含在这里头。」

「接着来讲技术。这个部分包含的内容，像是摄影、灯光和声音等制作影片时不可或缺的技术面。不管少了哪一个，都会对作品产生极大的影响，平常上课只会睡觉的人，之后就会知道痛苦喔？」

「再来是表演，也就是所谓的演员。从分配角色到演技、画面呈现出来的表情和声音、时间的感觉.....虽然技术部分也涵括这些，但除此之外还得要深度挖掘人的内心层面不可，光是这点就让这个部分稍微棘手一点。不过当然，能好好投入其中时的喜悦，反而格外别有滋味。」

「接着下来。」

老师开了头之后又打住，然后把最后的『制作』圈了起来。

「这个就是你们最陌生的部分了。如裏面衣般的制作流程……这一块就是负责生产与执行。还有这个，我之前好像也有告诉过你们了……」

老师在『制作』二字底下，写上了『擦屁股』。

「这个部分总之就是集麻烦事于一身。像是做拍摄的准备，明明联络好了演员却没来、工作人员没来，或是来了之后又吵架，接着以为他们和好了，却发现竟开始恋爱，分手之后又互相仇视攻击；或是状况不好无法发挥演技，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开拍了，想要晴天的画面，乌云却出现然后下雨……总之，只是简单讲一下而已就有这些状况了。」

学生们当中，发出了「哇——」的声音。

没错，做成人电玩游戏的时候也是一样，制作面的工作相当辛苦，进行动画制作的时候也是，总之就是常听人家说很痛苦。

「以上就是针对四大架构所作的说明。那么在我们这堂综合实习一的课程——我希望你们先分好四个人一组，然后各自负责一个架构。」

教室内顿时骚动起来。

「接下来到暑假的这段时间，你们各组要制作出一段三分钟的影片。这就是这堂课的必修课题。」

这回，叽叽喳喳的骚动转为喧闹。

（什么？一下子就要我们做影片吗……）

明明什么专业的知识都还没教我们啊。

「你们想要认识的一组也可以，交给我来分组也可以。十五分钟后，已经分好组的，就推派一个代表来告诉我。那么，现在就先各自解散找组员吧！」



教室里的喧闹声始终未见平息。

有人很快就去找感觉可以当组员的人，也有些人乏人问津，很快去找老师商量了。

在这当中，我们对于分组这件事毫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恰巧四个人刚刚好。」

贯之安心地呼了口气。

「我好担心被分配到跟一些莫名其妙的家伙一组。」

其实看看周遭，刚好找齐四个人的组别还满少的。大致上都是二、三人的团体，很多都不知道该跟谁分成一组才好。

「有什么意见吗？如果对于我负责导演部分不满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来比看谁的知识丰富啊！」

忽然之间，河濑川就跟同组的成员争吵起来。

「……真恐怖。」

「那女生超有干劲的。」

贯之缩了缩脖子，奈奈子则被吓到似地说着。

「因为对电影很有爱的关系吧……啊，那我们也来决定每个人负责的部分吧。」

没错，虽然说分组成员一下子就可以确定了，但要怎么分配工作，目前完全是未知状态。

「我都可以喔。」

贯之很快地就把自己的选项说出来。

「我也……都可以。」

接着奈奈子也说了。

「等等！我不要那个，就是演员以外都可以！唯独演员我没办法！」

「咦？为什么咧？奈奈子，之前上课的时候，你明明表现得还不错捏。」

志野亚贵不可思议地发问。

「我就说不要了嘛。上次那个其实真的很尴尬耶！」

前阵子我们上了演技演出理论课。

就是透过亲自实际表演，以了解演员的心理层面与表现方式，是还满有趣的课程，而奈奈子在该课堂上，呈现出了让老师赞不绝口的演技。

当时要表演的场景是这样子的。

场地中有个半圆形的舞台，人要在舞台上一边找找看有没有人在，一边从圆形的中心点往外侧走去。

因为只有要求一边讲拿到的台词一边走路，大家也没有多作设计，就只是直直走过去，或是没有分配好台词，到最后才一次讲完等等，都没有比较亮眼的表现。

但是在这当中，唯独奈奈子一个人充分使用了整个半圆形舞台，并且也出色地统整了台词。

其他学生纷纷发出惊叹，各位熟悉的那位河瀬川也表现得不错，却完全被奈奈子比下去，一如往例地悔恨收场。

话说回来，当事者本人呢……

「不，那个……我国高中的时候都是在话剧社，而且因为以前唱民谣，也很习惯开口了，就是，呃……」

发表感想时从头到尾都非常害羞，截然不同于她那大方的演技。

……不过啊，幸好没有需要认真唱歌的场景。总而言之，受到大家赞美她也是满高兴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也觉得奈奈子适合担任演员……对吧，贯之？」

「是啊，我也赞成……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出来，到底在哪里啊？拜托你，赶快现身、咕噢！」

就在贯之模仿奈奈子演戏的瞬间，心窝吃了对方手肘一记。

「你很烦耶！我是不会答应的喔！」

奈奈子把头扭向一旁，感觉糗到极点一样。

伤脑筋，还多事地揶揄人家，贯之也真是的……

「不过，那个表演真的很好。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我觉得奈奈子是最适合负责演员的人选。」

我坦率地说出想法。

「唔……唔唔……不要逼我……」

奈奈子已经面红耳赤却仍试图抵抗，虽然说认识的时间还不长，但至少知道她不讨厌被人夸奖。

「那不然就当作先暂时这样……好吗？」

「好……好吧，是暂时，暂时喔！」

虽然她不高兴地嘟着嘴巴，但这件事总算定下来了。

「那，我就负责技术部分吧。」

志野亚贵也跟着说出意愿。

「人家一直好想玩玩看摄影机和灯光之类的捏～」

「这样啊，那就志野亚贵负责技术部分吧。」

以我个人来说，我也想知道志野亚贵会画出怎样的分镜图。

而且专业技术类的职务，感觉也很适合志野亚贵的特质。

「好的，那剩下的怎么分配？」

贯之朝我丢出问题。

「我希望贯之可以当导演……还有写剧本。」

我提出自己想到的建议。

「我吗？」

「对啊，课业上的知识也很充足，想说应该很适合。」

像是之前上课也一样，贯之在各种情况下公开展现过他对剧本的了解。

不过本人是不会把自己拿手的事情讲出口的类型，这点比奈奈子还严重。

「我是觉得那没什么啦？」

「我认为你很厉害。所以可以吗？」

「这个嘛，嗯……好，我知道了。不过撇开导演的部分不说，我对剪接或统筹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这部分由恭也来处理如何？」

统筹啊……

不过，毕竟最重要的还是贯之的剧本，其他那些就变成是由我来处理的形式，应该是可以吧？

「如果这样你就愿意接下的话，那我没问题。」

「好，那就都决定好了。嗯，总比负责制作要来得好……」

虽然贯之是有条件的答应，但也仍是接受了。

「呵呵，怎么想都觉得没有生活能力的贯之，无法处理制作方面的工作对吧？」

奈奈子打从鼻子哼笑地说道，贯之随即站起来。

「『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出来，到底在哪里啊？』」

「你要是再讲这个，我就连演员都不当了喔！！」

「你自己也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会做家事啊！」

「好期待奈奈子的表演捏～」

在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我坦然地接下自己的任务，却在这当中涌上异样的感觉。

制作。回想起来，在从事成人电玩游戏产业时，我也是担任类似这样的角色。

不过，或许没有什么拿手专长的我，最适合这样的定位也说不定。

「我是北山团队的代表，桥场恭也。」

因为已经分好组，便由我代表去加纳老师的研究室报告。

「北山」这个组名，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比较特别的名称，所以就决定干脆拿共享住宅的住处名来用。

老师迅速地翻阅着申请书。

「你是负责制作？」

老师问道。

「是的，由我负责。」

「这样啊，那这样应该会有很多苦差事喔。」

「嗯，是还好……毕竟我也没有其他适合的职位。」

导演是贯之，技术是志野亚贵，演员则是奈奈子。

看看这样的决定，我认为是非常适当的分配。

「桥场你是用消去法……在每个人都分配好位置之后，才当剩下的制作吗？」

老师直直地看着我。

「对……不、不过，所谓的制作不就是这样吗？」

由什么都不会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角色，这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同样的情况吧。

就算是成人电玩游戏也一样，不会画画不会写文章的人，担任总监或制作人算是常态。

所以本来也无意说那句莫名的话……

「好吧。那在下下礼拜上课之前把企划书交过来。」

「企划书吗？」

「对，想要拍什么样的作品，想要在哪里拍摄……细节都要写在企划书里面。」

老师交给我一叠讲义。

「桥场，制作这个角色可不是消去法喔。」

「咦？」

「你做了就知道。总之，加油吧。」

老师说完后轻轻挥了挥手，要我离开研究室。

(那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不也在上课的时候，说制作就是擦屁股的角色吗？其功能就是收集所有引爆争议的事情，想办法以某种形式带过。

这就是离所谓的「创作」最遥远的一个位置，不是吗……

「唉呀！」

就在我一边思考着一边打开门来到走廊的同时，正好跟准备进入对面房间的河濑川撞个正着。

「对、对不起。」

我连忙道歉，河濑川也没特别在意的样子，只是一直盯着我。

「……桥场恭也。」

「咦？」

……奇怪？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不可思议地想问她的时候，河瀬川开口这么说了。

「你那组全是一些讨人厌的家伙呢。」

「……嗯、咦？」

也太突然了吧。

河瀬川将我逼到墙边，继续以攻击性的语气发言。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读映像的志野亚贵！上课只会睡觉，回答却屡中红心的鹿苑寺贯之！还有一副轻浮样，却展现过人演技的小暮奈奈子！」

……好厉害。她牢牢记住了所有成员的全名和特色。

这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还有毫无存在感的桥场恭也！」

「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种评价？」

看来身处个性派集团当中，我是以多余的形象被记住的。

「呃，那个……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好不容易才能回问她问题，河瀬川如此回答：

「……我不会输的。」

「你说什么？」

「唯独像你们这些人，我是绝对不会输的。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会一直跑在最前面的。」

她用力地瞪着我。

「电影，是不容小觑的对吧。」

撂完要说的话，河瀬川就走进了研究室。

但是——

「咦？」

当我还疑惑怎么不到五秒的时间又走出来时，她突然靠近我。

「你、你……擅长机器方面的东西吗？」

「啊、呃？」

「会用手机吗？」

「这个嘛，算是还可……」

我话都还没说完，她突然把自己的手机递到我面前。

「这、这个，我、我想看刚刚寄来的简讯，可是不知道该怎么  
看……」

然后用柔弱的声音寻问，跟刚刚的气势截然不同。

「……好，我看一下。」

总之我就先接了过来，检查起她的手机。

「你这手机里面，不要说刚刚寄来的了，根本超多未读的耶！」



我仔细一看，未读的简讯件数已经多到无法显示完全了。

「因为从我开始用就都没打开过……」

「不是啊，这样还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不会啦，反正只有我爸或我姊会传而已。」

自暴自弃地说完后。

「你念一下最新的那封。」

「我？可是看别人手机里的简讯总是不太好吧。」

「没关系啦！反正也没有什么不能讲的秘密。」

拿她没办法，我只好照做地打开讯息。

「上面是写『看讯息。还有电话也都要接 MISA』，这样可以了吗？」

「明明马上就会见到面的，还真是啰嗦……嗯，我知道了。」

见她手伸了过来，我便将手机还给她。

「……谢谢，耽误了你的时间不好意思。」

坦率地道谢和道歉后，也规矩地低头致意。

「啊，不客气。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看讯息？」

「不用了，反正平常我也不太会看。」

果断拒绝后，河瀬川再次打开研究室的门，走入里头。

「……这到底是？真奇怪。」

几乎是第一次打照面就突然露出一副挑衅的态度，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没多久，又突然拿自己的手机要人家读简讯，而且意外地有礼貌。

「真是莫名其妙啊……不过算了，感觉也不是个坏孩子。」

无论如何，在我心里「河瀬川英子」这个名字和那强烈的个性，再次深深刻画在我脑海里了。



登记好组别，我们姑且先到总是空荡荡的第二食堂，简称二食的地方会合，准备一起想企划案要怎么写。

「然后，这些是相关讲义。」

我拿出加纳老师给的资料。

「参考这里写的题目，写下长约三分钟影像作品的企划案，这就是综合实习一的功课。」

贯之看了看讲义的封面。

「主题是『时间』。所以是要能在三分钟内，表现出时间流动感的作品——吗？」

「欸？就这样吗？」

奈奈子惊讶地凑近讲义细看。

「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写。其他就只剩下注意事项和借器材之类的事情而已。」

「虽然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但反而有种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的感觉……」

「这题目感觉很困难捏。」

四个人一起对着讲义陷入沉思。

「简单讲是时间，不过也不知道这是指怎样的时间……对吧？」

贯之注视着时钟说道。

「是早上？还是中午？或是晚上？而且也没有提到是多久的时间。」

奈奈子看着食堂外的猫咪。

「而且到底是不是指人类的时间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动物的啦、昆虫的啦，或者也有可能根本不是生物。」

「原来如此，还有像是建筑物或工具等等所度过的时间。」

「老旧工具的历史或背后故事，感觉也可以做捏，嗯。」

讨论了一阵子后，四名成员一齐同声叹息。

「但是，只有三分钟的表现时间。」

「真的是只有捏……」

没错，「时间的流动」说长可长，但影片规定的时间却是惊人的短。

「这个作业还满故意的。」

贯之皱起眉头沉吟道。

「提到时间的流动就会需要长一点的表现，可是规定的时间却很短……」

我们试着寻找讲义上有没有漏看的资讯。

然而，不管怎么看就只有刚刚那些语句而已。

「我知道了！如果用快转呈现，你们觉得怎么样？」

奈奈子一脸想到好主意的表情。

「这样的话就可以塞很多内容，配上音乐，感觉可以轻松地完成……」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看着不停变动的画面，要说有『时间流动』的感觉，也是有点微妙吧？不过，是可以感受到流动的速度感也说不定。」

贯之似乎不太赞成。

「这、这种事，不做做看也不晓得吧？」

不知道奈奈子是否因为提议被否定而不太服气，只见她如此出言反驳。

但话说回来，由于看起来也没有能够加以反驳的理由，她似乎也无意再继续推这个提议。

「所以才是作业咩……」

听见志野亚贵以伤脑筋的笑容喃喃说出的这句话，众人全都只能不甘不愿地点点头。

◇

大艺只有一年级生有必修体育课。

一开始觉得都大学了还要上体育课，不过因为也很少有机会活动身体，所以意外地还满期待的。

更不要说在烦恼困难课业的时候，还可以作为转换心情的管道。

「一定就是要让我们伤脑筋，才会出这种作业的。」

贯之投出了曲线悠缓的球，进到我的手套里。

这天体育课的项目是棒球。

贯之和我在等待轮到自己上场打击的空档，互相传接球以消磨时间。

「果然真的是会这样吗？」

我投出的球则稍微有点往右偏。

贯之伸长手轻轻松松地接住，他的运动神经或许意外地好也说不定。

「我想是吧？因为我们进艺大根本还不到一个月啊，脑袋才刚塞进一些齿孔啦、蒙太奇啦等莫名其妙的名词，就突然含糊不明地要求我们拍摄影片，不是故意找麻烦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有点烦躁，贯之接着投出的球稍微强劲了一点。

「再加上题目这么大，实在很难聚焦。」

「没错，她就是等着看焦头烂额的我们做出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再丢出残酷的批评。真是个挫挫学生锐气的好方法。」

脑中浮现出加纳老师那一脸虐待狂的笑容。

没错，感觉她喜欢使力让对方屈服。

「企划书该怎么办？」

「继续想到明天，如果还是没有点子的话，奈奈子提的做法好像也不错吧？这主意是那家伙想的，一定要让她从背小学生书包，演到画特殊妆、拄拐杖的老太婆。」

「感觉她死也不肯。」

老太婆就算了，要演小学生未免太勉强了吧。

「喂，鹿苑寺，换你打击了。」

担任裁判的学生叫贯之上场。

一看才发现，比赛为了等贯之而中断。

「好，抱歉，我马上过去。」

贯之如此回应。

「反正，就随便做一做吧，只要有拍些东西，应该就会让我们过关吧。」

他转动着手腕，走向打击区。

而我则是反复地将球抛向空中，再用手套接住。

◇

时间。

对我来说，还真是讽刺的题目。

时光倒流回到十年前，重新当起大学生的我，正处在不可思议的时间当中。话虽如此，我却无法理解其中的秘密。反而因为突然被丢来这里，我比谁都还要混乱。

「这种事……哪有可会知道呢……」

我自己都还希望能得到一些答案呢。

「流动、流动，嗯——地点、登场人物、情境……咳噗！」

背上突然被用力一拍，害我猛地咳了起来。

「哟，桥场！怎么啦？干么一脸苦恼的样子！」

转过头，就看到体格莫名魁梧的一名忍者站在那里。

「啊，是你，火川喔！」

「厉害，明明蒙着脸还是一下子就看出来耶！」

是学号跟我差一号的火川元气郎。

「话说，你干么穿成这样？」

「奇怪？我没有跟你说过吗？我加入忍术研究会了啊。」

「喔喔，那个社团啊。」

在跟志野亚贵一起加入美研之前，我们看到插着飞镖的榻榻米，顿时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社团。

我也将招生博览会上获知的知识，一五一十地传达给了志野亚贵。

「学长有指示，一旦成为忍者之后，在校内行动要随时穿着忍者装！嘎哈哈。」

大概是已经习惯被问了，在我还没开口之前，他就自己先将平常就是穿这样的事情告诉我。

「话说，你是怎样了？难道是突然被甩了吗？」

「不是啦，但是这也太快了吧？我们才刚开学一个月耶。」

「我已经跟女忍者学姊告白过，也被甩过一次了耶！」

「太快了吧！」

没想到火川还满积极的……

「啊算了啦，不说这个了，你现在有空吗？」

火川突然确认起我待会儿的行程。

好像已经不在乎让我一脸苦恼的原因了。

「现在到我晚上打工之前是还有点时间……要干么？」

「这样啊，那拜托帮我两个小时！」

「咦……？欸，你不要拉我的手啦，喂！」

火川一边嘎哈哈哈地笑着，一边拉着我的手从容自在地往前走。

他那副样子与其说是忍者，怎么看都只像是变装的半兽人还是赤鬼之类的。

◇

「一！」

嗚吼——！

「哇！」

从大艺过来约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来到一条颇具规模，名为石川的大河。

「二！」

嗚吼——！

「三！」

「咕噥！」

这边有河床，很多学生会在这里打棒球、放烟火或是烤肉，非常适合作为快乐学生生活舞台的一个地方。

然而现在，却化为汗水、大吼和尖叫声混杂交错的地狱。

咚嘎——！

「呀——！」

在第三次的攻击来临时，我下意识地往后踉跄了几步。

「喂，怎么了！这种程度就投降，那要是被霍克森踢一脚，可就必死无疑了喔！」

如果是被巴西柔术大师霍克森·德雷西踢上一脚，不管怎么锻炼都必死无疑的。

「等、等一下，我要休息、休息！」

我无法再承受地放下训练手靶，当场瘫坐下来。

「喔，这样啊，那就休息十分钟吧！」

火川从带来的冰桶当中，拿出一罐冰冻的运动饮料扔了过来。

「来，接着。」

「喔喔，感谢。」

在喝之前，我把还有着薄薄结冰的饮料贴在手臂上吸热降温。

「得另外再回礼，谢谢你陪我练习才行！」

火川说完，又嘎哈哈地爽朗大笑起来。

在忍术研究会应该也有活动身体才对，个人自主练习还做到这种地步，到底是多有活力啊……

「你一直做这样的练习吗？」

「对啊，不过这跟忍者没有关系，是从以前就有的习惯了。」

我陪火川做的，是空手道的练习。

他几乎每天都会做踢腿练习，虽然是踢在双手绑着的手靶上，但这样一直做下来就会发现，手承受的力道还真不是盖的。

「抱歉，这种程度实在不可能拜托女生帮忙。」

这也是想当然的。

如果有在训练的人就算了，一般女孩子很有可能连手靶一起被踢飞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虽然不太清楚明确状况，不过我认为火川实在强得不得了。

如果没有扎实的练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程度。

「应该是从幼稚园吧。」

「什么？这么小就开始……？」

真没想到会是如此出乎意料的答案。

「我老爸也是练空手道的，所以我哥、我姊大家就都有在练，当然不可能只有我选择不练啰。」

如果是这样的环境，那也就理解。

「不过既然这样的话，怎么不进有空手道实力坚强的大学……？」

「对啊，也有人跟我说过，可以透过推荐进近机大学或大商大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念艺大？而且还参加忍术研究会？」

火川这时沉默了一会儿。

「也不是，就感觉……那样很无趣。」

「嗯？」

火川搔搔头。

「不是啊，我家所有人全都练空手道，所有人都是透过体育推荐上大学的，所以聊天的话题，也都只有练习怎么样、某某选手好厉害之类的。这种情况，很让人喘不过气来吧？」

「嗯，这么说应该是吧……」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忍耐不了一个礼拜。

「我虽然也喜欢空手道，但是也喜欢动画和电玩，所以想将这经验活用在拍摄动作类型电影。于是心一横来考大艺，而因为考上了就来念，那反正机会难得也就当个忍者！」

这样啊……

火川竟然也有这样的经历。

「原来如此，希望你哪天可以真的拍出那样的电影。」

「好！到时候桥场也要来帮我！」

如果照着情势走，他一定会因为空手道这个能力上大学吧。

那样的人生是好是坏，不是人们可以自己决定的，然而火川在高中生的时候，就对是否该照着走这点感到疑惑，于是选择了别条道路。

一想到我后悔自己毫不在意、凭感觉所选择的人生路，结果就像这样回到十年前，就不禁觉得火川的意志力是多么地坚定啊。

在这副筋肉组成的身躯之中，也是曾有过迷惘和纠结呢。他在课堂上出乎意料地认真，社团方面或交友也广阔，不仅仅只是在享受青春而已。

「可是，明明这也是可以拜托忍术研究会的成员帮忙。」

这样一来，还能有个比我更适合的练习对象。

「嗯，那样是也可以，但因为也有段时间没跟你聊天了……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这样就可以聊聊兴趣的东西，像是动画、电玩或是棒球之类！」

「这些事情随时都可以找我聊……如果你想来的话，也可以来我住的地方没关系喔。」

「啊，不，这个就……有一点那个……因为你住的地方不是有女孩子吗？」

「是啊，不好吗？」

「呃……就是那个啊，你不会玩成人电子游戏之类的吗？」

「喔……咦咦？」

这话题太令人错愕，害我的回答一时之间梗在喉咙。原来如此，像那种完全崭露喜好的内容，要在租屋处进行或许是有点难。如果有朋友来玩的话，奈奈子和志野亚贵就会理所当然地加入一起吧。就连贯之也是，虽然会碎碎念，但还是会凑过来。

这样的情况，更别提要玩成人游戏了。

先不说我会不会打，至少我毕竟是在这产业工作过的人。虽然又爱又恨，但我的确是喜欢的。但话虽如此，这实在无法坦率说出口。

「会、会啊……不常就是了。」

我一这么回答。

「喔喔，这样啊！」

火川开心地如此回应，然后握住我的手用力上下摇晃。

不过，喜欢忍者又喜欢成人游戏的人，绝对也有在玩「唔！杀了我吧！」这种类型的。

有点可怜起他去告白又被甩的女忍者学姊。

「怎么样，你喜欢叶键的游戏吗？还是凌辱系的？」

突然就来了颗直球啊！

「我啊……」

准备回答的瞬间却为之语塞。

因为现在这里是二〇〇六年啊，可不能说出还没有出现的游戏。

我拼命回想着十年前的游戏作品。

「呃，那个，我有玩过美画的游戏等等，是成户史郎的脚本。」

灰色相簿二当然不能提，所以就讲得稍微含糊一点。

「你是说女仆咖啡帕尔歇吗！我也喜欢！不过也很好奇B.G.NEO之后的发展！不知道会不会出续集！还有喵喵软体你觉得怎么样？银完玩得都哭了啊～」

「……我说火川，你真是真的很投入在玩耶。」

而且果然喜欢格斗类型的游戏。这个部分就如跟预期的一样。

「对啊！因为十八岁以前都不能玩啊！毕业后就疯狂玩个不停！！噢～我的判断果然没错，桥场果然是这方面的同伴！」

这到底是什么同伴啊……不过有能够聊天的朋友是很珍贵的，这点我当然也明白。

我们就这样莫名地一直聊二〇〇六年的成人游戏（稍微偏某人单方面发言），直到天黑。

◇

当天晚上。

我在打工的超市里，跟奈奈子谈到今天的事情（除了成人游戏）。

「是喔，火川有在练空手道啊。不过毕竟他身材那么高大嘛。」

奈奈子一边在柜台内整理现金，一边佩服地说着。

「嗯，而且力气的确也很大。」

「动作武打片电影吗……如果是像火川的体格，或许满适合去演的呢。」

没错，他的确看起来适合。

「这么说的话，奈奈子也是……」

很适合当演员不是吗？正当我想这么说的时候。

「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喔？知道哦？」

「对、对不起。」

严厉的视线瞪了过来，我想都不想就道歉了。这孩子还是一如往常。

「不过，如果之后还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就得去找一些以后可以当工作的事情了，毕竟也不能一直在超市打工吧。」

奈奈子有点自嘲地这么说着。

尽管初次见面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但现在这样看起来，真的觉得她很漂亮。

为什么会来读映像学科呢？

因为实在好奇，我就直接抛出疑问了。

「奈奈子，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来这里？你是指大艺啊？嗯……怎么说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理由……」

微微歪着头，她沉吟了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硬要说的话，就是已经看腻琵琶湖了。」

这回答怎么说都很莫名。

「琵琶湖？」

「没错，我是滋贺县人，你知道长滨吗？」

「喔喔，长滨城的那个长滨。记得是秀吉的那个城堡？」

脑中还对高中时代历史课上老师说的话有印象。记得这个颇具规模的城堡，是秀吉最先筑起的一座，好像就是在琵琶湖畔。

「对，就是那个长滨。总之呢，那地方就只有那个城堡。」

奈奈子一脸苦笑。

「我一直到上小学之前，都以为琵琶湖是海。」

「什么？」

不、不会吧，该说这孩子真的有点傻吗……

看到我大惊失色的表情，奈奈子则慌忙解释。

「笨蛋，因为琵琶湖是真的超大的啊！那么小的小孩看到，就真的会觉得是海，你也是因为知道海是长怎样才会那样讲啊！」

奈奈子生气地主张着自己的正当性。

「我、我知道了。那所以，你为什么会对琵琶湖感到厌倦了呢？」

奈奈子表情恢复正常。

「啊，嗯。就是因为啊，长滨真的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上面是有一些商店没错，但全部就这样而已。」

她比手画脚地告诉我老家的街道有多冷清。

「有一间租借光碟的店，但电玩、CD也全部都是在同一间卖，所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只有主流商品，而且跟店家订的话，随便都要等上一个礼拜。」

唉……她叹了一口气。

「大家在那边出生，也不会搬到太远的地方，所以才会只抱持着琵琶湖好大的印象，也不知道其他的大海、高山，就这样生活着。虽然说这样没什么不好……在车站跟朋友分开，剩下我一个人就坐在长凳上发呆，让时间就这样过去，这未免太浪费了，于是突然一阵恐惧感涌上……我有点太无所事事了。」

奈奈子看向我。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去到大阪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找了一下大学之后，发现大艺大这地方好像很有意思，然后来考试就考上了。」

……这样啊。

奈奈子说的这些，对我而言也是不能错过的內容。

不只是有兴趣，应该说也很有共鸣。

在我原先度过的那十年，总之就是一个跟感受无关的世界。

或许是太随波逐流，然而世界一次次往坏的方向运行，等回过神才发现，我已经在哪里都去不了的躯体了。

所以当时间能够倒流时，就算是硬来，我还是选择了可以改变世界的一条路。

才可以通往能近距离见识到，奈奈子所说的大海、高山的那个世界。

「那现在……奈奈子就不觉得无所事事了吧？」

「算是吧，在租屋处跟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大学的课程也都奇怪又有趣，至少目前很庆幸有决定来这里喔。」

但话说到这里，奈奈子有点眼神死的模样。

「……不过贯之取笑我有点烦就是了。」

「哈哈……」

上次贯之说的话，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啊，对了。我都忘记要跟你讨论课业的事情了。」

「噫！对喔，恭也，你有什么好主意了吗？」

「不，完全没有……」

「啊——真是的，有时间讲琵琶湖的事情，还不如拿来找灵感！时间、时间……呃……呃……」

几乎就在奈奈子开始烦恼的同一时间，客人来店的超商叮咚声响起。

「啊，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奈奈子微笑接待指定要买几号香烟的客人。

我也因为规定的补货时间快到了，回到休息室去拿传票。

「……先这样，之后再来讨论吧。」

「嗯，了解。」

小声确认之后，两人暂时先回到工作岗位。

「我回来了。」

打完工后，早上回到了北山共享住宅。

「啊，你回来啦～」

躺在客厅看漫画的志野亚贵，轻轻地挥了挥手欢迎我回来。

「今天怎么这么早？」

高中生就不用说了，大学生早上七点起床还真是稀奇。

尤其是志野亚贵，如果没有必修课的话，理所当然是睡到中午才起床的。

「就昨天弄到很晚咩，然后就一直没睡到现在了。」

「喔，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也能理解。

桌上放着志野亚贵自己的漫画，大约叠了有十本左右。

类型五花八门，有少年漫画、少女漫画，也有生活随笔漫画等等，真的是各式各样。

「奈奈子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咩？」

我在志野亚贵的正对面坐下。

「嗯，她要从夜班一路值班到中午，毕竟她是那间店的主战力。」

不仅对答如流，动作又俐落，再加上又是个美女（而且胸部很大），这样会变成店里的人气王，可以说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连身为老板的老爷爷，也像自己的孙女一样疼爱奈奈子。

「哇……奈奈子好能干捏。」

志野亚贵的双脚在空中摆荡，同时佩服地这么说着。

大概是因为自己没有在打工的关系，她对于工作的人似乎总抱着敬意。

不只是奈奈子，志野亚贵也常常对我和贯之这么说。

「对了，恭也同学，作业那个有没有想到什么点子？」

「没有，什么都还没想出来。奈奈子是有想了一些，但是没有什么好想法。」

「哦，这样啊。」

志野亚贵坐了起来，双手往客厅桌子一伸。

「我也一～一直在想，可是都没有想到什么呢。」

然后，耶嘿地露出天下太平的笑容。

「虽然想说有恭也同学帮我们想就好了，但好像不太顺利。」

「这你得要自己去想才行，毕竟是作业。」

「惊——恭也同学，好严格！」

志野亚贵夸张地露出害怕的眼神。

「恭也同学，你真的很有长辈的感觉……」

「唔！」

实际上是没错啦……这件事姑且先撇到一边。

如果已经是第二次的大学生活，很多事情的确是以俯视的角度在看。

「我就是这种个性，应该说很像老头吗……」

就在我找理由的时候，志野亚贵又恢复天下太平的笑容。

「看到恭也同学咧，会稍微想起我老家的弟弟喔。」

「弟弟？不是哥哥吗？」

「对，弟弟也是很认真又可靠的类型，我老是被他提醒捏。」

这说不定是第一次，听到志野亚贵说起自己老家的事。

没错，打从初次见面以来。

「记得你老家好像是在福冈。」

「对，在西边，一个叫糸岛的地方。」

她用力点点头。

「说到福冈，或许很多人都会有大城市的印象，不过糸岛是一个只有田跟山，非常乡下的地方喔。而且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像我这样傻～傻地就常被骂。」

志野亚贵依然一脸无害的表情，继续讲着老家的事情。

「尤其是弟弟对我特别严格，很讨厌捏。」

但没想到，讲到后来是气呼呼地嘟起脸颊。

「恭也同学跟我弟比起来，对我讲话比较温柔，所以我很喜欢呦～」

「那、那还真是多谢了。」

我当然知道她这里说的「喜欢」，不是那个意思。

但即便如此，听到志野亚贵这么可爱的女孩子这样讲，全身还是热了起来。

「而且电车也很少！如果坐过头，下一班就要等半小时，只能坐在月台椅子上打发捏，很花时间。」

「啊——我懂，因为等电车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嗯嗯，我就因为常常坐过头，还被站务员记住了……」

这的确很像志野亚贵会做的事。

不禁开始想象她从小时候，就坐在同一张长凳上发呆等待的身影。

「……啊。」

就在我内心描绘那模样的时候。

奈奈子在打工时告诉我的老家那些日常画面，同时叠了上来。

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恭也同学，你怎么了？」

志野亚贵的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简直就像自己的脑袋，以更优先的顺序传送着思考指示一样。

长时间都在那里的事物，跟时间有关的事物。可以让许多人利用，分享同一地点、同一时间——

「志野亚贵，我可能想到……好点子了。」

「咦？现在吗？」

◇

当天晚上。

抓住回到家的奈奈子和贯之，宣布自己想到的点子。

「……因此，我想把故事背景设定在『车站』。」

我如此宣布道。

「车站？为什么？」

「恭也你是铁道宅吗？」

两名女孩子做出满头问号的回应。

贯之沉默地看着这边，但并非无视我的提议，耳朵似乎也有好好地朝这里张开听着。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说明原因吧。」

我面对她们，从前情提要开始说起。

「所谓车站这样的地方，是每个人都会利用的场所，因此画面只要有最起码的印象，就可以说明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简单来说，不用花时间去说明。由于这次影片的播放时间有限制，这样的话就正好适合吧？」

要在三分钟里，明确交代故事的舞台难度颇高，可以的话，希望尽量简单解决这部分。

而这一点，如果是像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只要在开头呈现招牌就可以说明了。如果拍摄有人在月台等电车的画面，也可以说明情境。

「你们两人不是也对车站有些回忆吗？」

「嗯啊，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满多的捏。」

「说得也是，听你这样讲的话……」

两人都理解似地点点头。

「然后接下来，希望你们看看这个。」

我将粗略作好的故事架构给大家看。

故事开头。车站站务员的视角。

月台上，有一名女孩子背着小学生书包。

当女孩子在月台上反复上车、下车的当中，逐渐从少女成长为大人的模样，最后以变成拄着拐杖，从车站离去的画面作结束。

画面从早上开始，最后以傍晚的时间结束。画面景色与这一名少女的人生重叠，展现时间的流逝。至于以车站为舞台，是因为这个场所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是相当适合作为故事背景的地方。

很多工具可以简单表现出时间的流动，相关人等也有很多跟时间有关的事情。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容易塑造故事。

「如何？」

我再次跟大家确认。

「说明之后就很清楚了！我赞成捏～」

「我也是。清楚明了这点很不错。」

这次两位女孩子给出了好评。

「贯之，你觉得如何？」

我瞄了一眼看他的反应。

贯之依然挽着双手，沉默以对。

「可以等我一下吗？」

话一说完，在还没得到大家答复之前就站了起来。

「咦？那个，贯之？」

然后就这样直接走进房间里。

「那家伙是发生什么事了？」

奈奈子不可思议地注视着贯之的房间。

「既然他叫我们等一下，说不定是要去准备什么捏？」

志野亚贵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在手边的纸张涂鸦着。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啊？」

任凭我们在这里想东想西，贯之的房间始终没有传来任何一点声音。

三十分钟后，贯之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你们看一下。」

他就吐出这么一句话，然后在桌上放了一张纸。

「这是什么？」

「剧本。我看了恭也的故事架构之后，简单地写了一些看看。」

我拿起纸张读着。

就如同贯之所说的，这是按照我的故事架构所写下的剧本。

虽然说是故事架构，但我给大家看的不过就几行像笔记一样的东西。

而贯之所写的内容，却是衍生出详细情境和画面说明，甚至连人物角色设定和台词都有写出来，变成相当清楚易懂的东西。

（这个只花三十分钟就写出来了吗……）

如果是看了故事架构之后才写的，那速度可真的是很快了。这也只是他一部分的能力而已吗？

「贯之，你这个是……」

我看完后如此向他询问，贯之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说道：

「本来想说没有什么好点子的话，就先写一些东西出来。然后现在整理成这样。」

果然，贯之……好厉害啊。

奈奈子从我手中抽走写有剧本的纸张。

「嗯嗯，贯之是怎么写女生的台词的？我好奇喔。」

奈奈子没有把纸还给贯之，而是传给志野亚贵。

「像这种资讯得分享给所有组员啊～对吧，志野亚贵？」

志野亚贵接过纸张后，认真读了起来。

「……嗯，嗯。」

「快点，志野亚贵你也说说他，说贯之都写一些不合适的东西。」

志野亚贵抬起头。

「感觉这个可以做出有趣的东西捏！」

「噫……？」

奈奈子被那出乎预料的反应吓到，志野亚贵则边认同地点头边看着剧本。

「每个场景代表的意义不同，所以每个画面内容也得仔细思考才行，感觉很值得做做看捏～」

奈奈子有点无趣似地说：

「好、好啦，无论如何贯之就是做了还不错的内容吧？那这样，就得请贯之写出详细的完成版啰。」

奈奈子打从鼻子哼了一声，挑衅地朝贯之笑了笑。

「这个嘛，接下来会怎样得写写看才知道。」

「咦？喔，嗯，那就加油吧……」

跟往常不同，贯之没有回嘴，

大概是很意外贯之没有像平常一样回嘴吧，奈奈子的挖苦也就虎头蛇尾地结束。

「好期待剧本完成捏～」

一边听着大家东聊西扯，我一边对贯之投以尊敬的眼神。

（贯之果然很厉害……好厉害啊。）

竟然可以把内容建构得如此完整，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出台词。

我再次深切感受到他的才能。

◇

眼看时间已经晚了，大伙儿就姑且先解散，就在我准备爬上二楼的时候，贯之叫住了我。

「欸，恭也。」

我一回头，就见贯之以严肃的目光看着我。

「你是怎么想出车站这个做法的？」

「怎么想出啊……」

我只是听了奈奈子和志野亚贵的话，再从想到的画面思考而已。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我跟她们两人聊天的时候，她们提到了老家的事情。然后女孩子与车站的画面就啪地浮现脑海，透过那些画面，我再想将一些需要添加的元素，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吧。」

我大致上说明了一遍。

「……这样啊。」

贯之朝我递出一张便条纸。

「这什么？」

「你看一下。」

便条纸上似乎写着什么故事。

背景设定在车站，故事从早上开始到傍晚结束，借此描绘一名女性一生的内容。这样的设定和登场人物，简直就是……

我露出震惊的表情看向贯之，只见他点点头。

「是的，就跟你刚刚说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笔记明显是很久以前写的，泛黄的纸张告诉我，这并不是刚才听了之后才写下来的东西。

「因为希望哪天可以写出小说，所以总会随手留下这样的笔记。」

我看完纸条后惊恐地还回去，贯之接过的同时，回想起什么似地说道：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大概是两、三年前写的东西，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我并没有做偷看这种事……」

「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纸条我都随身携带，没有要怀疑你的意思。只是……」

贯之的视线，仿佛像是在看什么无可预测的物体般射了过来。

「明明不可能看过，但你却提出了跟这纸条上几乎完全一样的想法。」

我的记忆开始逐渐鲜明了起来。

对了，当时决定以车站为故事背景的时候，应该是有个莫名其妙的情境浮现脑海才对。

因为那是我实际读过的……

「因为实在太雷同了，我也不方便提出自己的点子。只是很在意好像自己的想象被夺走了一样，想要重新拿回来，才会拼命地写下这些台词。」

贯之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

好像有点胆怯，好像有点无助，难以形容的表情，毫不保留地在我面前展露。

「告诉我，这是碰巧吗？还是说你有什么……」

我知道自己的心脏正像雷鸣一般激烈跳动着。

记得那好像是某个短篇集里的故事。

以车站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描写女性一生的作品。情境描写得细腻又美丽，简直就像是由女性作家执笔的风格。

我是在二〇一四年读到这故事，如果考虑到写书的时间点，就算贯之是那故事的作者也一点都不奇怪。

「那、那个……」

说不出完整句子，现在要是说是巧合也觉得很不自然。

应该说实话吗？但时光倒流这种事太夸张，说出来的结果只会被人家当成脑袋有问题吧。

就在我已经想到这些的时候，下一秒。

「真的很难想象，对吧。」

贯之这时呵呵地笑出来。

「老实说，我本来觉得这个组里没有人会想这些事情。」

「……你是指刚才那点子的事情吗？」

「对啊。」

贯之点点头。

「如果是车站的话，包括人物的行动和在那里会引发的现象等等，不管是就题目或题材来讲，时间算是一个容易表现的东西。」

他有条有理地述说着，车站这样的地方在戏剧当中的功能。

「不过，这是有兴趣去了解的人才可能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我听到恭也说要用车站作为舞台的时候，内心真的超～惊讶的。」

贯之的声音带着热切，跟平常懒洋洋的他明显判若两人。

「我喜欢想故事内容，至今不管是电影、小说或是漫画，只要时间跟金钱许可就都会尽量去看。然后为了想学习更多，才会来这间大学念书。」

贯之的那些知识，果然是有这些东西在背后撑起来的。

「可是实际进到学校之后，很少人讨论剧本或故事，就算有也是像河瀬川那种恐怖的女生之类的，没有人可以轻松交流。就连听到作业的时候也一样，我还骄傲地想说就随便找个题材，让我来主导就好了。」

贯之一口气讲了这么多之后，看着我微微一笑。

「可是，听到刚刚恭也的说明之后，我便觉得如果是跟这家伙一起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什么有趣的东西吧。」

然后，他看着手上的纸张。

「……但是，因为实在很在意这件事。毕竟这不像你，要说恰巧也真的是太过雷同了。我就想说还是来问问看……不过，这很明显就是偶然，抱歉，你就忘了这件事吧。」

「不，别这么说。」

反而那不是偶然的可能性还比较高呢。

「总之就是因为这样，既然机会难得，我们就做出个好东西吧。我会写出好剧本的，就拜托你好好盯紧制作那边了。」

「嗯、嗯，我知道了，我答应你。」

「我只是想说这些，那就这样。」

不晓得贯之是不好意思，还是真的就只想说这些，他很快地就回到自己房间了。

我爬楼梯爬到一半停了下来，死命压抑着胸口的剧烈心跳声。

（贯之……究竟是何方神圣……）

当时我读过的作家并不多。

虽然喜欢看书，也不只限于轻小说，不过并没有像电玩那么热衷，口袋也不够深，只有买一些喜欢的作家出的书。那个短篇集当然也是如此。

我无法清楚回忆起作者名，但是脑海中浮现的几个名单当中，有某个名字。

川越京一。

（会是贯之吗……有可能吗？）

就可能性来说非常高。川越京一不只写轻小说，悬疑和浪漫等类型的一般文艺作品也有，短篇小说也因为个人喜好而满常写的。

只不过，有一点跟志野亚贵不一样，就是他的笔名跟本名毫无共通点，也没有其他线索可循。只是因为他想当作家就看作同一人，这证据未免太薄弱。

如果能有一个明确的事证就好了。

「做了对贯之很抱歉的事情……」

虽然说是不知情，但我还是把未来的点子拉进来了用。

并且说不定会因为这样，夺走一个贯之酝酿已久的题材。

「不过，这也不是犯什么罪……吧……」

就算得用上来自未来的好处也想努力向前迈进，拥有这十年份的经验，的确也是我少数的优势。

我当然会反省，但也不能因此受限太多。

「就是因为这样，我得更努力学习才行……」

我进到房间，把影像表现技法工具书拿出来。

除了因为受到贯之拜托，分担一部分导演的职务之外，制作以外的事情我也得好好了解才行。

由于企划也已经确定下来，我开始涌上干劲。

——但是。

没过多久之后，这股干劲便脆弱地瓦解了。

## 第四章 学习创作这件事

企划案顺利提出。

老师也很快地就做出GO的指示，我们于是开始真正进入制作阶段。

一开始最需要的当然就是剧本，然后是分镜图。

无论是贯之或志野亚贵，都认真地投入各自份内的工作，虽然有不顺手的地方，也会大家一起讨论，谨慎地重新修正草稿。

接着就在一个月后。

我对着志野亚贵交出的分镜图，以及贯之暂放在我这里的剧本，不停地哀号着。

「……不行……长度对不起来……」

贯之写好的完成版剧本，相当地精彩。

在某个乡下地方住着一名女孩子，从那名女孩子小时候的镜头开始，然后从最近的车站搭上电车后，场景转为中午。

电车驶入月台时就是下一幕的开始，女孩子则变成穿着水手服的少女。并让她带同一款发饰，好让观众明白这是同一个人。

接着画面转变为夕阳、傍晚，最后女性变成拄着拐杖的老妇，离开车站做为影片的尾声。

跟站务员讲话那幕的台词令人印象深刻，故事情节也设计得很完整。

另一方面，志野亚贵也顺利地完成了分镜图。她充分活用最近上课学到的内容，像是动作的连贯性和假想线，还有每一幕的内容也相当紧凑。但是……

「这得用掉太多……时间了。」

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些内容。

无疑难以塞进三分钟内。

在贯之写的剧本中，他想让登场人物说的台词一句又一句，明显失去了时间的流动感觉。

所以不管志野亚贵再怎么厉害，如果是参考原本份量就已经过多的剧本来说，要在分镜图的部分调整时间，实在是勉强的要求。

由于两人交来的内容都太精彩了，很难强行做调整，但如果一定要我提出修改的话，还是得从贯之的剧本着手吧。

「得削减一些才行……不过这种事适合让我来说吗？」

眼前面对如此的才华，我有说话的资格吗？

我曾经在以前的工作场合看过。

有能力的人们被那些没有能力又考虑不周的家伙拖累，导致就算是做一些好作品，依然是逐渐走向崩坏。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我会变成那样的人。

「可是，不去执行的话……也无法完成啊。」

尽管内心的沉重难以言喻，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

下一堂综合实习一的上课内容是要去勘察场地，简称勘景。

所谓的勘景，就是当需要拍摄外景时，得步行寻找与剧情内容相符的场景。

因此，我们一行人在上午十点来到南海高野县的上古泽站。

「哇，天气好好捏～」

志野亚贵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下车到月台上。

「太阳真大，这下可得注意别晒黑了……」

今天奈奈子撑着洋伞，一副女演员的架式。

因为如果晒黑了，拍摄时给人的感觉就会变得不一样。

本来应该要分成好几次拍摄，但因为我们只是小规模的业余者，所以就像远足一样全体出动了。

「哦，好像不错耶？跟想象中的感觉很接近，恭也果然有一套！」

贯之很开心的样子，对着从后头走来的笑道。

「嗯，对啊……」

在这样的远足气氛中，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忧郁的表情。

因为我已经知道，等在后头的活动无疑会攻击我的肠胃。

勘景进行得相当顺利。

不仅是第一印象就跟想象中的感觉相符，场景本身也没有特别格格不入的地方。但是，大致上都结束之后，我们来到喜志站前的家庭餐厅开会，就如同原先所想，从一开头就被凝重的空气笼罩。

「你要我删减内容？」

听到贯之的问话，我咽了咽口水。

「如果要照目前这样的内容去拍，会超过时间的。」

「你说超过的意思是，没办法在三分钟内吗？」

「……嗯。」

志野亚贵也好，奈奈子也好，都因为这不寻常的气氛而陷入沉默。

「总而言之，想拜托你再重新修改一下。」

贯之听了之后。

「……我不想删减耶。」

一句话就回绝了我的请求。

明显感觉到话语中隐隐带着尖锐。

「怎、怎么这样……」

如果这是有报酬的生意，他可能就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可惜这不是。

突然就碰了一鼻子灰，让我比预期得更加不安了。

「不是啊，恭也，我不是故意什么都要反对。」

大概是看到我的反应，贯之叹了口气的同时开口说道：

「只不过，那个剧本是我脑袋烧了好几天才写出来的，现在你说会超过时间，我也没办法立刻说『好，我知道了』，然后马上删除吧？」

「嗯。」

「所以你再说明详细一点，如果我全部听过一遍之后，可以理解的话……我会好好照你说的去做。」

「……我明白了。」

照目前的内容来看，不管再怎么安排都会超出时间的。

由于要拍的画面很多，光是拍摄外景就很需要时间了。

再加上还要经过剪接的这道手续，负担就会更重而不切实际。

我本来是打算一项一项仔细说明的。

但是。

「可是基本上是不是真的会超出时间，不实际拍摄看看也不知道吧？」

「不，我当然是用码表测过时间的。而且不是只有差一点点，是超出很多，所以我才……」

「这得问问看志野亚贵才知道吧？志野亚贵，怎么样？这样的内容拍起来会超出时间吗？」

「嗯……很难说捏，不过好像有点太长噜。」

「看吧！她说有点不是而已吗？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在剪接的时候想办法调整吧。」

「就、就说不行啊，剪接也要精准计算到某种程度才能去处理，没有先规划好就做的话……」

「那不然台词念快一点？奈奈子做得到吗？」

「是做得到啊……但是，这样可以解决得了问题吗？」

「这样就可以缩短时间吧？」

「可以是可以……但是光这样没有太大的帮助啊。」

「所以我才说不先做做看怎么会知道！就算超出一点时间好了，如果作品够好的话，还是可以交出去的吧？就干脆直接做做看嘛，好不好？」

贯之的语气渐渐烦躁了起来。

我几乎快要被说服。

（怎么办……要是在这里对超出时间这点妥协的话，就很有可能让一切事情都变成毫无限制了。）

「而、而且……」

就在这时，我想出说服贯之的理由。

可是……不晓得这种理由是否可以获得他的认同？

不，总之先以完成作品为目的。贯之现在也很激动，没有退路。当务之急是先收拾眼前的局面。

「这毕竟是作业，如果不照规定来做的话，没有办法获得分数喔。」

贯之的脸颊抽动了一下。

「是这样吗？」

我没有骗人，资料上明确地写着三分钟内。

实际上，应该不会严格到那种地步。我也觉得只是超过几秒钟，不至于会被评为不及格。可是，我并没有骗人。

对现在的我来说，手上并没有更具攻击力的王牌。

「唔、嗯……而且也有可能发生作品不被接受的情况。」

「……」

贯之陷入沉默。

我们也同样陷入沉默。

时间差不多来到傍晚，家庭餐厅因为开始有国高中生进来而变得吵杂。

即便如此，我们座位这里依然始终笼罩着沉默。

大概过了有十五分钟吧。

「……我实在不能接受。但是……」

贯之站了起来，转身背对我。

「如果作品不能获得好评就没有意义。好吧，我就来删减吧。」

「谢谢你，贯……」

贯之打断我的话说：

「不过，我还以为你会说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啊……」

「你那个回答……真没意思。」

他说完之后，就这样直接走出餐厅。

「……」

我说不出话来。

「贯之也用不着这样讲话吧……」

「别说了，奈奈子。」

我无法反驳，他说得没错。

因为是作业，因为是规定。

既然这样的话，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答应他要做出好作品。

就按照贯之当初说得那样，依作业要求做个差不多的成品就好，还比较不会有所期待。

「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担心地开口，然而我连一丝回应的气力都没有了。



六月。大艺这里一直处于闷热的状态。

包括美术研究会在内的文化类型社办大楼，并没有冷气这种令人感激涕零的设备，全是仰赖电风扇。

我从几天前就一直泡在里头。

「喂，阿桥，我们来猜拳，看谁去买宝矿力水得和洋芋片好不好？」

打赤膊瘫坐在椅子上的桐生学长，这么对我说道。

「……我不要。」

「喔……好吧。」

社办角落有个铺榻榻米的空间，约一坪大左右。

我躺在上面，不停地动来动去。

「唉……」

在有如速射炮般的蝉鸣声和炙热阳光下，让人就算躺着，体力仍毫不留情地被夺走。

光是精神方面就已经很萎靡，甚至连体力都要拿走吗？可以容许这么过分的事情吗？

今天只有第一节有课，也不用打工，我就一直这样无所事事。

「阿桥，你会看动画吗？」

「先不说那个，我的绰号就这样定下来了吗？」

「不喜欢啊？」

「也不会。还有就是我喜欢看动画，非常喜欢。」

甚至要说曾在某个时期，只有深夜动画是我的救赎也一点都不夸张。啊啊，我回想起那个替公司卖命的时候。

「那我们就来随便看点什么吧……」

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

他打开似乎会让这个闷热的房间，温度更上升的映像管电视。

桐升学长拿出DVD，放进布满灰尘的播放器中。

令人怀念的传统四比三画面上，播映出同样令人怀念的作品。

「你知道这部吗？《云之尽头，约定之地》。」

「知道啊，当然。《星之上》我也有看。」

话说回来，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十年后，那个导演可变成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真的很厉害对吧，个人独立制作动画，这没有人学得来的。」

在映像管电视那有些模糊的画面上，我看到了美丽的白云景象。

十年前。改写日本电影史纪录的畅销大作，当然还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位导演独自一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并追逐梦想，十年后终于让他抓住机会。

相较之下，纵然我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幸运，却早在一开始就已经快要摔大跤了。

「桐生学长喜欢看动画啊。」

「因为深夜修照片之类的时候，时间会比较空。一上大学，我就好像中毒似地一直看。」

这么说起来，记得他好像提过是写真学科的样子。

「果然还是现在播的这部跟凉宫春日最好看。京都动画超厉害的，可以将原著做成非常棒的动画！」

对喔，《中二病》和《吹响吧》好像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出。

「话说回来，映像学科好像出了不少动漫名人对吧？阿桥有想朝那方面去做吗？」

「主修中并没有动画这门，基本上好像到三年级才可以选。」

映像学科到大三的时候会分主修类别，有电影、影像和广告三种。

「原来是这样，本来想说如果阿桥变成大导演，我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拿来炫耀了说……」

炫耀……

可是我本来就不是导演，而且好像也无法变得出名……

要成为桐生学长期待的人才，好像还满困难的。

「阿桥要是对照相机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找我！因为这样，未来我就可以把『他对于照相机的了解，其实通通都是我告诉他的』这句话当卖点！」

「哈哈……好啊，到时候就拜托了。」

那个到时候，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吧。



结果，从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变成了动画马拉松。

中途还加入了樋山学姊，为了机动警察剧场版一还是二比较好而吵成一团，眼见一发不可收拾，我就自己回家了。

「咦……火山？」

眼前一名仿佛某格斗游戏主角，穿着空手道服的高大男性，背对着夕阳走了过来。

「哟！这不是桥场吗！」

一注意到我便崭露笑容，现出一口漂亮的牙齿。

「你今天没有穿忍者服耶。」

「是啊，等一下要去教柔道课，所以我就换了衣服。」

「教课……？」

「对啊，我有在小学教空手道，这个打工还满不错的喔！」

他还有在教课啊？

不过，能有一技之长是好事，可以拥有各种机会。

「教小学生很好喔！只要小露一手，他们就会无条件地尊敬你！而且小女生都会很崇拜你，嘎哈哈！不过我喜欢熟女，所以没什么意义就是了！」

突然就这样曝露自己的癖好。不然要是他说幼女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对了还有，我得谢谢上次你陪我练习才行。」

「就说不用了，没什么。」

「这怎么可以，人情一定要还啊！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跟我说，我基本上都可以帮你！」

火川扬起右拳道别后离开。

「那家伙……好像过得挺开心的。」

虽然说不上来是怎样，但火川似乎在以学校为中心的世界里，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

然而看看自己，不要说那种象征性的定位了，就连在实际相处上的人际关系都还不甚有把握。

哪天应该可以会有的吧。

回到租屋处，我打开门。

「我回来了……」

「啊，恭也同学你回来啦～」

志野亚贵在客厅进行画着分镜图。

「怎么，你是在这里做啊？」

「嗯，在房间不知道怎样都画不出想要的东西，如果在这边的话，要问贯之或你都比较方面咩。」

听到贯之这个名字时，内心紧缩了一下。

「……贯之今天有回来吗？」

志野亚贵摇摇头。

「最近都没有回家捏，偶尔我会给他看一下分镜图，他就只有说『照你的想法做就好』。」

「这样啊……」

果然还是很在意那次的事情吧。

自从那天开会以来，我几乎就没有再跟贯之见过面。不仅尴尬，也找不到打破僵局的方法。

「恭也你……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咩，不要放心上喔？」

「嗯，谢谢……」

志野亚贵如此鼓励着我。

可是，我还是对贯之有深深的愧疚。

「难道要持续这样到开拍吗……」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回到了自己房间。

在这之后，我和贯之依然维持着这样尴尬的关系。

而因为我被拍摄相关准备追着跑，所以与贯之又更加疏远了。

六月底。我趁星期一综合实习课的时间，独自外出去申请拍摄许可。

只是要去将资料给电铁公司而已，因为他们负责管辖勘景时找好的那个车站。

为了要去那间公司所在的难波站，我来到近铁南长野线喜志站月台，就在这个时候。

「咦……你是那个毫不起眼、黯淡无光的桥场恭也！」

「怎么觉得你的形容词又增加了？」

突然莫名敌视起我的河濑川英子，也在同方向路线的月台上。

而且偏偏麻烦的是，还跟我碰个正着。

「干么一脸遇上麻烦的表情！我也不想好吗！」

「不要揣测别人的心情，拜托！」

话虽如此，毕竟我们还是同年级又同一学科，在这没有智慧手机可打发时间的时代，也只能搭上同班电车一起坐。

纵使电车上没什么人，我们还是刻意中间隔一个空位坐下。

「……所以你为什么上课时外出？突然想跷课？还是说现在才要去勘景？」

「怎么可能……已经勘完景了，想说要来申请拍摄许可。」

我一这么回答，河濑川便露出惊讶的表情。

「申请拍摄许可……？如果你要在路上拍摄的话，只要在区公所申请不就好了？」

「可是因为我们这组是要在车站拍，所以得去电铁总公司申请。」

河濑川一听，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啊！？你们也是车站？怎么会？为什么！！」

「哇，好啦，你冷静点！我们在电车里耶！？」

我赶紧提醒突然大叫出声的河濑川。

河濑川察觉到乘客的视线都投射过来时，轻轻地「啊！」了一声后，抱歉地坐回位置。

「河濑川也是来申请许可的吗？」

「对啊，不行吗？」

我又没有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在车站拍摄，是谁想出来的点子？是那个看起来不太正经的鹿苑寺贯之？」

「算是吧，不过一开始可以说是我们两个同时想到的感觉。」

「咦？是你想到这个……」

「嗯。」

我一这么回答，河瀬川瞬间露出惊愕，随即又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所以你今天才会来申请。」

「是啊，我事先已经调查过了，这到时候当然是一定会需要的。」

「光是有这样的认知就很厉害了」

河瀬川重重叹了口气。

「咦？」

「没事。你资料已经写好了吗？」

「基本上都写好了。」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我顺从地将资料交给她。

如果按照刚才的情况发展下去，我还以为她一拿到的瞬间，就会撕个稀巴烂，但没想到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河瀬川意外地看得相当仔细。

「这里和这里没有盖印章喔，还有这边也要写地址。」

「啊，那边也要啊，我漏掉了。」

「还有这里，得附上图解说明拍摄场景才行。场景是在月台上吗？」

「嗯，基本上是月台、车站前和站内吧。」

「那么，月台的部分就需要详细说明。比如摄影机要摆在哪里，还有拍摄时间等等。可以的话，最好能搭配分镜图的编号提供对照。」

接下来的时间，河瀬川仍继续详细指出资料上不齐全的部分。

大概都看过之后。

「谢谢你，真的是帮了个大忙。」

我衷心地向她道谢。

「才、才不是这样。要是这种地方没处理好，会影响整间大学的评价，甚至拿不到许可……我是因为这样才帮忙，而且……上次你也帮我读了简讯。」

河瀬川困窘地否定。

「不，本来你就没有义务要告诉我这些的，多亏有你的帮忙。哪天我一定会还你这个人情的。」

我没多想便这么说出口。

「……那就来当我们组的制作啊……」

却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咦？你说什么？」

「你啊，明明就听得很清楚才会这么问的，不要说得好像没听到一样！」

「抱、抱歉，因为我想说都会这样接话。」

所以这个时候，还不流行轻小说主角的反应是吧。

……这么说来，记得河瀬川坚持一定要当导演，甚至不惜大吵一架。

可是现在，她却明显是在做「制作」的工作。

「我问你，为什么是你来申……」

话才讲到一半，河瀬川像打断我的话一样说道：

「我有说啊！我说这绝对是需要申请，赶快去做！可是那些家伙都随随便便，说什么『偷偷拍就好了』、『突袭拍摄好像也很有趣』……事情根本没处理，所以我就拿过来自己做。」

她激动地一口气说完，脸上带着略显难过的表情。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大叹一口气的同时，如此喃喃低语道。

「好辛苦……」

河瀬川在分组的时候大声嚷嚷，老实说我当下觉得她有令人头痛。

不过这样听下来，我感觉她就只是纯粹很认真又严肃地看待影片这件事，也因为这样嘴巴才会那么不饶人。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什么需要的，拜托你帮我一下吧。」

「唔、嗯……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虽然说像我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就是了。」

「喔？你好像没什么自信，明明做事情看起来还满可靠的。」

「才没有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河瀬川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因为莫名地觉得是她的话，应该愿意听我说。

「真是无聊的烦恼耶。」

听到我内心的想法，河瀬川不客气地抛下这么一句。

「会吗……但我还满伤脑筋的耶。」

「可是你面对自己的职责，不是很认真地在处理吗？就算结果是吵架又怎么样，只要抬头挺胸地坚持自己没错不就好了。要是一直担心说不定是我错了……只会让对方更烦躁而已。」

哼……呼吸显得暴躁，河瀬川挽着双手，身体也往前探。

她说的或许没错。

但是我……还没有可以把话说得那么肯定的自信和决心。

多亏加上了河瀬川的帮忙，向电铁递交的申请顺利被受理了。

在服务台道过谢之后环顾四周，已经没看到她人了。

不过，才刚交换联络方式的手机里，传来了一封『如果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再问我（生气的表情符号）』的讯息。

「看来河瀬川……会传简讯了呢。」

我不禁有点开心。



这天傍晚，我在上课一结束就前往映像研究室。

因为要去交拍摄申请资料的影本，以及报告拍摄计画。

「加纳老师应该等一下就上完课了，你要不要先坐那边等？」

助理小姐请我进到研究室里。

我顺着她的指示坐到沙发上，因为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便毫无顾虑地打量起室内。

「好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喔……」

之前来报告分好组的事情时并没有注意到，但这回再仔细看，便发现这房间密密麻麻地塞了很多东西。

无数的奖杯、奖牌和奖状凌乱地堆着，还有好几个装电影胶卷的铁盒。

录影带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但VHS意外地少，都是一些规格看都没看过的影带堆得像山一样。

眼前会客用的桌子上，也堆叠着许多看似学生写的剧本。大概是看到一半吧，上面还贴着许多便利贴。

「……进展得如何？有好好地在进行吗？」

「吓、吓死我了！！」

突然耳边传来问话，害我吓得跳起来。

「老、老师！……回来了啊？」

「我从刚刚就在了，但看你一副很好奇的模样观察着房间，就想说不要吵你。」

连同自己的在内，老师将两杯咖啡放到了桌上。

然后，在我正对面坐下。

「怎么样，今天有什么事？」

新生说明会那天也见识到的美腿就在眼前交叉，老师看着我。

「是这样的，我来交拍摄许可的资料，并且要报告已经收到核可了。」

我向老师报告，拍摄日期、场景内容和所需时间等等。

老师也问我几个问题，不过因为先前河濑川也有问过，因此轻松地就可以做出回答。

「既然有事先按照规矩申请，稍微有些变动我是不会说什么的，能先做好准备很用心喔。」

「哪里，谢谢老师。」

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很在意贯之的情况，心里一直惦记着。

「桥场，你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咦？」

「就是在这个工作上，应该会有一、两个棘手的问题吧。如果想谈的话可以说说看，如何？」

不晓得是善意还是从脸色看出端倪，连志野亚贵也担心我，或许我应该更学会隐藏的，不过这姑且先不谈。

像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跟身边经验丰富的人谈谈也不错。我也有跟河瀬川谈过，感觉内心的纠结多少解开了一点。

「就是……对于自己的职务有些迷惘的地方。」

「职务？是喔？」

「有一个很好的剧本，但因为可能会有点超出时间，所以制作就要求修正，不知这样对还不对……」

老师认真地听着我拙劣的说明。

「就算我是制作，但因为我一个人的想法就摧毁大家的作品，这样实在很可怕。」

好不容易听我说完了，老师用力点点并开口说：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制作并不是消去法吧？」

我记得，也记得自己为此感到困惑。

「是的。」

「我来告诉你原因吧。」

老师站了起来，从办公桌抓了一叠资料，重重地放到会客桌上。

「啊，你不要看内容喔，毕竟这也算是个人隐私。」

「这些是什么？」

「其他组负责制作的同学的抱怨。」

「抱怨……？」

「比如大家都不听自己的意见，或是不听命令该怎么办之类的，通通都是来讲这些的。」

老师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

「可是你的做法不一样，不会突然要组员听你的，而是想尽量不要破坏别人的心血吧？应该是有去努力说服，可是进展不顺利，然后才来找人商量。」

老师微微一笑。

「这点就制作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喔。」

我摇了摇头。

「……可是，我的确是破坏了他出色的剧本。」

「破坏？还没开拍的东西怎么会说破坏。」

老师从桌上拿起一本剧本，朝我的喉头处递出。

「这是剧本，印成书并盖有定稿的章。以剧本来看，这才能说是完成版吧。」

剧本再次被放回桌上。

「……可是，这并不是影像成品。怎么说都是零件，只是架构的其中之一而已。」

老师伸手拿起咖啡杯，简直像在喝水还果汁一样猛烈。

「不冷不热的。」

她皱着眉头，放下杯子。

「所谓的影像作品，是要完成之后才有各种评价的。在还没有做出来之前就说破坏或什么的，其实就是作品还未成型才会这样。」

「可、可是……」

「如果真的要想成是负面的，那就为了他努力做好你可以做的部分。尽力完成身为制作该做的工作，这就是你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你不觉得吗？」

「唔……」

妥协、放弃，这些话语于脑海中复苏。

总觉得老师说的话，跟河濑川说的好像很接近……

「桥场，你觉得制作是一门怎样的工作？」

「怎样的工作啊……就像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像是打杂或是擦屁股之类的。」

我一这么回答，老师便呵呵笑道：

「你没有答错，但不是这样的。那只是表面而已，不过你的坦率还真是个优点。」

老师的口气听来，仿佛笑意中带有些傻眼。

「好好想一想吧，在制作这个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到最后』。」

「坚持……？」

「就像我刚说的，影像作品的命运，就是完成并公开之后，在观众面前接受指教，承受各种批评。完成后，一直抱怨什么因意外状况而未能如预期，或是观众看不懂之类的都没有意义。」

「所以身为制作，就是直到作品完成前，都要想方设法地努力为了让作品更好。如果没有演员就去找，如果工作人员跑掉了就自己来，从摆平拍摄现场的难搞老头，到为了祈雨求神拜佛，总之所有能做的事情都要做，这就是制作的职责。」

「好、好的。」

「如果制作放弃了，那现场等于就是完了。可是，只要制作继续说『还可以做下去』，那拍摄工作就可以持续。所谓的擦屁股，也是包含在这当中。」

老师忽然间笑了开来。

「如果就抱着执念，对作品坚持到最后的这点来看，制作可以说比任何人更有创作者的倔强吧，制作也是伟大的创作者。不对，所有跟影像工作有关的人都是这样的，没有职务之分。」

「所有人吗……」

我回想起做游戏的那段时光。

跟那些名字写在上面并大受欢迎的原画师、作者相较之下，监制和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只有付出劳力的份。

不仅默默无名，还会遭遇很多困难。

明明就不是自己造成的，却唯独配合敷衍收拾这种事会落在自己头上。

就算是这样立场的人也包含在内吗？

面对这样的疑问，老师一派轻松地回答：

「是啊，所有相关的人都是创作者喔。」

眼窝深处顿时一热，我死命地忍住，不想让该处涌现的东西流出。

这是救赎的话语。

我的角色似乎微不足道，就只有负责除污去垢的意义，或许这种工作人员的性质，始终摆脱不了比较负面的印象。

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站在创作的立场，就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不管缺了谁，作品都不能完成，没有人是多余的存。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明白了这件事。

这想法不仅救了现在的我，似乎也拯救了十年后的我。

「你在发什么呆？」

老师笑着轻轻弹了下我的额头，再次坐回沙发。

「我要说的就这样。」

老师应该跟我原本的年纪相当，可是看起来却非常成熟。这是来自于经验的差异吗？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双手。

努力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吧。没错，现在可以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

至少比一直找借口给自己要来得好。

「……谢谢老师。」

「嗯，加油吧。」

仿佛表示「都讲完了吧？」似地，老师的手背朝我轻轻地挥了挥，我也点点头。

「那我就先离……啊！」

就在我一边说着一边准备站起来时，不小心将桌上堆在角落的录影带山弄倒了。

「啊，对、对不起！」

「喔，没关系啦。我也差不多该来看了，只是都找不到时间。」

老师把录影带叠好，丢进写有『马上看』的箱子里。

「这些是什么？」

「有个叫做大阪电影节的独立电影影展，这些都是参展作品，后天之前得看完二十部影片，送出评选名单和意见才行。」

虽然不知道看一部要花多少时间，但这份量无疑是非常多。

「好辛苦……」

「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还有剧本奖的评审、电影节的准备，另外像写小说和游戏剧本制作都有，事情太多有时候都混乱了。」

老师轻笑说道：

「再加上同时还有自己的作品在进行，连自己都要摸不着头绪了。」

虽然只能想象，但这应该是相当可怕的工作量吧。

「为什么您要做这么多工作呢？光靠这里的教课，应该就完全可以活下去才对……」

这是我内心单纯的疑问。

虽然不是非常清楚大学副教授的年收入，但我不认为会养不活自己。

身为映像学科老师的同时又是电影导演，这倒是可以理解，但应该没有多少人连小说、电玩都有插一手吧。怎么想都觉得，这涉猎的领域实在太广泛了。

「桥场，我呢……」

不过，我本来以为老师会回答类似喜欢工作，或是好奇心旺盛之类的答案。

「我是从十年后的世界穿越时空到这里的。」

.....咦？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惊讶地瞪大眼睛。

当然不可能说得出话来。

如果这是某个故事的话，老师在这里表明一切，我又再次会成为飘荡于时空当中的存在吗？

还是会以此为基准点，然后又要被送回十年后呢？

各种幻想窜过我的脑海。

由于太过焦虑，甚至连呼吸都忘了。

「那、那个.....」

即便如此我还是得说些话才行，正当我从喉咙深处用力挤出话语的时候。

「喂喂喂，怎么那副表情？这当然是骗你的啊。」

老师傻眼地看着我苦笑。

「啊.....哈、哈哈，说、说得也是嘛。」

「我想说的是，要抱持着『那种决心』去行动啦。」

喔喔，原来如此。

仔细想想，我曾在社群网路上，看过像这种自我启发类型的故事。

「十年后，我变成了一个明明自己也没有拿出什么东西，却只会批评市面上的作品，没有干劲又欲振乏力的臭教授。有天忽然惊觉这一切而非常后悔，就在那时候，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带我重回到十年前，那就是现在。」

老师又泡了第二杯咖啡，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馥郁香气。

「虽然是有点孩子气的心理暗示，但效果意外地好。不过，你也可以笑我单纯啦。」

老师的表情有点害羞，又像是有点难为情。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像要笑她的意思。

「……我能理解。」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这么年轻，应该不能理解呢。」

老师露出意外的笑容。

不是，你错了，老师。

这部名为人生的作品曾让我搞砸过一次，却因为无比的幸运，而获得重新打造的机会。可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重来的作品终将变成平凡之作。

……可是，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欢迎随时过来。」

我向如此告诉我的老师道谢后，双手用力一握，就这么紧握着拳头站起身。

然后发誓，我不会再错失这个机会。



离开研究室后，我每往前踏出一步，仿佛都可以感觉到心脏鼓动的声音。

胃绞痛着，心跳声大作。

从十年前回到这里，我所获得的是什么。

不管再怎么穿越时光，时间还是有限。

连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我都没有意识到。

「现在就去做吧，马上。」

如果今天又变成明天，那个明天或许永远不会来临。

因为只有下定决心的这个时间点，才有机会采取行动。

自然地，我在前往租屋处的道路上奔跑了起来。

「贯之！」

「哇！恭也你干么啦，吓死我了！」

一回到租屋处，我马上去敲贯之房间的门。

看到贯之出来，马上低下头鞠躬。

「我很抱歉调整你写的剧本！」

贯之大概也是不知所措。

「干、干么突然这样……」

面对仓皇的贯之，我用力地将他的手一握。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是有……你要、等、等等啦，喂！」

我抓着贯之的手来到客厅。

「咦？怎样？发生什么事了？」

「恭也同学，怎么了吗？」

奈奈子和志野亚贵大概是听到我们的声音，也都跑到客厅来。

「上次的会议，我想再重开一次。」

我毫不犹豫地看着所有人。

「我想好好跟大家谈谈，针对内容明确地讨论。」

说话没有任何迟疑，我清楚地如此表示。

在短暂沉默过后。

「现在又来说这些……要干么啊。」

贯之甩开我的手，转过身去。

「照你的意思做就好了，都交给你决定了不是吗？」

「不对！」

我再次绕到贯之面前。

「你是怎么样啦！」

「我错了……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尽管对贯之恐怖的表情心生畏惧，我依然直直地回望他。

「因为我们连拍摄都还没有开始啊，不管要怎么修正都可以，也可以互相讨论。但是我却……」

我自己大概也是因为觉得麻烦或是棘手吧。

可是，要是就这样逃避的话，我可没有脸说自己在做一个作品。

「抱歉，贯之说得没错。」

我老实地低头道歉。

「既然要做就好好做，能不能获得好评，这种事就再说。」

然后我抬起头。

「所以，最后再让我们好好地谈谈，直到能够理解为止……！」

贯之的表情转为惊讶。

奈奈子也露出没辙的笑容，志野亚贵则毫不掩饰兴奋。

「……真拿你没办法，好啊，那我就奉陪吧。」

虽然脸露出些许迟疑的神色，不过贯之仍是微微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呼——那今天的打工就找人来帮我代班好了……」

奈奈子在桌前坐了下来。

「恭也同学。」

「嗯……？」

「很赞喔，你这方式！」

志野亚贵笑着对我竖起大拇指，左眼用力眨了一下，同样坐了下来。

「谢谢，那就……开始啰！」

我把先前拿到的剧本和分镜图，往桌上一放。

窗户外头，代表季节转换的强劲风势吹抚着。

虽然不太常去赏花，但是等注意到时才发现樱花季节已经过去，整片尽是青翠绿叶。再过不久，就要真正迎接夏天的来临。

## 第五章 明白什么叫做整合

七月的第二周。

终于顺利来到正式进行拍摄的这天。

「比勘景的时候还热耶……」

上古泽站，早上十点。

首先下车的是奈奈子，感受到强烈的太阳光而发出哀号。

「候车室里有电风扇真是太好了，没有拍摄时可以待在那边凉快一点。」

为了找架设摄影机脚架的位置，我已经确认过场地。

「恭也同学、恭也同学。」

最后下车来到月台的是志野亚贵，她朝我招招手。

「怎么了？志野亚贵。」

「贯之有联络你咩？」

「嗯，他已经搭上高野线，大概下下一班车就到了吧？」

「原来如此——好期待拍摄捏。」

志野亚贵像是要玩玩具般，一副衷心等待着拍摄开始的模样。

「……好了，我们赶快继续。」

大伙儿再次回到贴胶带的工作，标记好摄影机要架设的位置。

——为了今天，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举例来说，因为删去少女时期的画面，于是找了要拍摄孩童时期画面的演员取代。

这是因为奈奈子的亲戚里有儿童剧团相关人士，拜托对方协助安排的。

由于孩童时期的内容增加，贯之也因而能接受画面被删减。

透过美研的前辈，向工艺学科学姊借来奈奈子的服装，就画面的呈现而言，一直到最后的部分都有好好修改调整。

这些努力有了回报，贯之似乎也完全找回了干劲。

「对了，有跟贯之说过器材的事情了吗？」

「嗯，有跟他说我们会贴好标记喔。」

借器材的事情是交给贯之负责的。

因为志野亚贵应该无法负荷摄影机的重量，所以来回的搬运就都交给贯之。

「映像研究室早上十点才开门，看来得分头进行才可以啊……」

不管怎么说，要是所有人一起去研究室借器材，就会花掉太多时间，因此便拆成借器材组与现场调整组，分头进行。

「这规定还真是严格耶。」

「就是说啊……但如果是高年级的学生，好像要借几天都可以的样子。」

一年级的学生，是不能将器材借到隔天的。

所以像今天这样得一大早借傍晚还的话，订立好拍摄流程是必要的。

就在我们发牢骚的时候，贯之预定搭的那台电车到站了。

如果是在车站拍摄，一下车就是拍摄地，唯独这点相当方便令人感激。

「来了来了！喂～」

扛着器材的贯之，从电车中走出来。

「噢，来晚了不好意思。这机器意外地轻耶。」

「是吗？对我来说有够重的——」

「对志野亚贵而言当然是很重。」

贯之将摄影包交给志野亚贵，脚架则是交给我。

「谢了，贯之。」

「小事一桩。话说回来，终于要开拍了。」

「……嗯。」

「让我们拍出好作品吧，毕竟都已经好好地谈过了嘛。」

贯之用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

脸上表情如拨云见日般的爽朗。

如果是内心还带疙瘩，想必应该没有这么愉快的拍摄气氛。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画面1开始……」

我一开口，随即发现志野亚贵没有反应。

「咦？志野亚贵，怎么了？」

打开摄影包的志野亚贵，就这样维持着姿势定住，仿佛被按下了停止键一样。

「志野亚贵，怎么了吗？」

我绕到前面，看到志野亚贵的表情。

然后，吓了一跳。

志野亚贵一脸困惑地说：

「这台……并不是影像摄影机。」

「什么？」

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赶紧确认摄影包中的器材。

「……」

里面放着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东西。

「真、真的……这是照相机。」

「噫？……这话是什么意思？」

奈奈子也不安地拉高了音调。

「借来的好像是照相机，而不是拍摄影像的摄影机。可能是……借错了。」

我尽量冷静地传达目前的情况。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借器材的贯之身上。

「不是啊，我借的确实是你们要我借的器材……」

贯之从口袋拿出器材租借单的影本。

他看了上面的内容之后，脸色顿时发白。

「不会吧……这个……」

租借单从手中滑落。

单子上，在「左上」摄影机处的确有个○。

但是。

「……不是摄影机，而是拿到数位单眼相机那格。」

单纯的失误。

摄影机也好，照相机也好，都是放在乍看之下没有分别的银色硬壳里，老实说，外行人应该无法分辨。

如果有在上课的志野亚贵，当然就可以看得出来，但不巧这次负责去拿的人，是对摄影器材有如外行人的贯之。

然后就不小心中招了。

「呃……这样的话是怎么样？」

奈奈子困惑地问着。

「没有可以拍影片的摄影器材，简单来说就是没办法拍。」

「不能换吗？如果现在回去说明情况的话。」

「学科出借东西的时间是早上和下午，中间有休息时间。现在回去的话就下午了，然后再重新借出来……就傍晚了。」

离大学最近的站是喜志站，从那里到这个上古泽要一小时半。

从电车来回和学科休息时间，以及车站到大学的距离来看，至少需要五个小时的时间。

就算现在开始动作，最快也要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能开拍。

「如果没办法拍到白天的场景……就没办法做出必要的画面呢。」

志野亚贵的声音也有气无力。

「应该……不太可能。」

听见我说的话，贯之沮丧地膝盖一弯。

「各位……抱歉，是我的错。竟然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真不应该。」

一看就知道，贯之的脸色相当苍白。

「计画不能调整咩……？」

志野亚贵小声地问道。

「……车站就只有今天可以拍摄。如果没在今天拍的话……就没办法做以车站为故事场景的内容了。」

向河瀬川询问了做法，好不容易才取得拍摄许可的时间，就只有今天这么一天。毕竟大众运输工具的使用者多，要发出这种许可是很困难的。

而且就表定计画来看，下礼拜就得开始进入编辑影片的流程了。

可以用来拍摄影片的时间，最多就是今天了。

「……我会重新写剧本的，一回去就马上写。」

贯之用悲痛的声音说着。

「志野亚贵，真的很抱歉，你好不容易才画好分镜图的。」

「不会，没关系。马上又可以再画的，别在意。」

「还有奈奈子也是，都已经准备好要上场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呃，不要这么说，我还好啦。」

每个人都用低落的声音回应着。

老实讲，就是会有这种事。事情发展到无可转圜，开始归咎责任，跟客户道歉，然后再重新规划。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学生时代，无论向谁道歉都无法挽回。我不知道该跟大家说什么才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哔哩哩哩。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啊，抱歉，是我的……」

奈奈子拿出手机接听。

「您好，我是小暮。是的，什么？……啊，好的，那就请……多保重……」

她讲完电话后看向我。

明显就是一副惨淡的表情。

「对方打来说要演小朋友的女孩子，因为发烧不能过来了……」

「……这样啊。」

像这种大概就叫祸不单行。

不过，幸好是发生在确定不能拍摄之后。

(就要在这里结束……吗？)

如果这是发生在十年后，首先至少可以拿智慧型手机摄影，数位单眼也甚至都有拍摄影片功能的标准配备。

可是这个时代，传统功能手机最多就只有聊胜于无的影像功能，数位单眼也理所当然地只专门用来拍照而已。

万事休矣这句话在我脑海里掠过。

不管是贯之、奈奈子或是志野亚贵。

三人都一副沉痛的表情。

「也没办法啊，这种情况的话……」

「是啊，嗯……」

没办法，因为没有摄影器材，也没有演员。

也没有时间，现在做什么改变都没用。

告知原因并道歉的话，应该可以被原谅吧。

没有摄影机的话，不要拍就好了。

没有演员的话，不要演就好了。

没有原画的话，不要画就好了。

作者不在的话，不要写就好了。

没有预算，随便做一做就好了。

没办法，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的确无奈什么都做不了。

「.....」

心脏又再次扑通扑通地发出剧烈声响。

——没办法的事？

我总是一直说着这句话，然后又后悔，就这样过了十年的人生不是吗？

就算获得重新再来的机会，我还是要在这里犯同样的错误吗？

只会找借口，却什么都不努力，就这样拖着？

都被送回到十年前了，我还要继续这样吗？

「这才不是.....」

什么没办法的事咧.....！

「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

我握紧拳头，用尽全力大声吼出。

我发出大家从未听过的巨大声量。

如此吼叫着。

「.....咦？」

「怎、怎样？」

「怎么了咩？恭也同学。」

「我们不可以放弃，放弃的话，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可是.....这种状况下，你也不能做什么吧？」

贯之以绝望的语气反驳我的话。

「很抱歉，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出错……由我来讲这种话是有点那个，但像这样的情况只能重新规划，不然能怎么样呢？所以放弃这次的拍摄，赶快思考下一个拍摄方案才是比较好的……」

「不，我们可以的。」

「我就说了！现在这样是要怎么拍啊！」

贯之带着哭声朝我吼回来。

「我们可是读映像学科的喔！？没有拍到影片的话，就没有办法剪接编辑啊？现在手边没有任何器材还想补救，你理智还清醒吗！这根本已经不行了嘛！」

「可以的！！！」



我用比刚刚更大的音量，激动地吼叫着。

「恭也……」

大概被我吓到了，贯之往后退了几步。

「我们可以的，相信我。只要贯之、奈奈子和志野亚贵愿意一起努力的话，我绝对会让这些死灰复燃的。」

过去勉强做出成人游戏宣传影片的往事，重新浮现脑海。

视讯特效软体 After Effects、剪接软体 Premiere 以及修图软体 Photoshop。

就算是十年前，这些东西还是有的。

声音只要之后再录就好了，画面的话……

脑中开始拼凑。

要构成这个故事，最少需要多少个画面？

从志野亚贵的分镜图，找出可说明故事情节的必要画面并串联起来。

……应该有办法解决才对。

我看着大家坚定地宣布：

「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来拍摄吧。」

「「「嘆欸欸欸！？」」」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呼。

无视大家的反应，我打开借错的相机收纳盒。

找到型号之后，拿起手机拨号。

响了几声之后——

「你好啊，我是桐生———」

电话那端传来毫无紧张感的声音。

「……桐生学长，你是在喝酒吗？」

「喔喔！这不是阿桥吗！有空的话，你现在要不要过来啊？我打工那里啊，给了我很多中元节的啤酒，现在在我公寓这边开喝了咧。」

「桐生学长，事态紧急。」

「欸？」

「你上次不是有提过？我现在就想要拜托你那件事。」

我用力吸了一大口气。

「——请告诉我照相机的使用方式。」

电话的另一头，陷入数秒钟的短暂沉默。之后，听见一道非常冷静的声音说：「抱歉，我去外面讲一下」，然后又听到啪答啪答的脚步声，还有穿鞋子的声音。

「……现在吗？用电话讲？」

我听见严肃到不像本人的声音传来。

「是的，我来说明情况。」

我简单明了地说明了现场的状况。

以前也曾经写过电子邮件，指示摄影师要拍什么样的素材。现场是在户外，天气是大晴天，拍摄角度是从对面月台拍向这边月台。拍摄对象是人物，但画面要连风景一起进去……等等。

说完状况之后，我把照相机的型号和镜头类型也一并告知。

桐生学长也跟我确认了几个细节，总算将状况说明完毕。

「曝光和焦距之类的会处理吗？」

「可以，我这里掌镜的人有摄影相关知识。」

「那要注意的……首先应该是拍摄的量吧。」

「拍摄的量？」

「就是张数。用照相机的话，总之就是要尽量拍。不能说决定好一个画面，就拍那么一张，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想拍到很有情境的画面，那就要拍个一百张。」

「一百张啊……？」

「就算是专业摄影师也一样，这么多张里头，只有五、六张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喔。」

我将建议写在手边的笔记上。

「如果是大晴天的车站，向阳处和阴影处的亮度会差很多，处理曝光会比较棘手。由于数位单眼的亮度差异比相机底片微弱许多，所以看是要取调整过曝光的画面，还是看全部都用RAW格式来拍。」

跟在社办时懒洋洋看动画的社长比起来，简直是判若两人。

「很好，这样就大致解说完了，那我就回去继续喝酒……可以吗？」

「非常感谢！学长请尽量喝吧……」

「那你加油啦。」听我道过谢后，桐生学长便恢复往常的语气，干脆地结束通话。

「好，换下一个……！」

我继续拨出通讯簿里的另一个号码。

「噢，是桥场啊！竟然打电话给我，还真难得耶。」

「火川，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可以啊，今天就一样也是要教空手道而已，怎么了吗？」

……太好了，正是我要的。

「不好意思，之前的人情可以现在马上跟你讨吗？……上次提到有需要的话，那不晓得现在能不能拜托你？」

「当然没问题啊！什么都可以，快说吧！」

重点式地向火川说明之后，他就只告诉我等等跟我联络。

「好，那就等一下再联络。」

「噢！」

接着还剩下一件事。我挂上电话，再次向大家询问：

「有谁带自己的数位相机过来吗？」

三人当中，就见奈奈子举手。

「我有……可是，画质不太行喔？」

「没关系，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从奈奈子手上接过数位相机，迅速从后面查看。

然后在功能转盘上，发现到一个小小的影片功能选项。

「很好……至少有这个就可以拍了……！」

武器全都凑齐了。虽然只是身边现有的东西，但总算可以战斗了。

虽然我没有像他们那样耀眼的才能。

但是，我拥有可以应对，并加以整合的能力。

——所以，我才会身为制作啊。

「好了，那就来拍啰！」

大家都不可置信地瞪大着眼睛。

但是，我已经抱持着势不可挡的决心。

大家费尽心血做成的片段，就由我来组合成型。不，就让他们看看我的能耐。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从十年后的世界穿越回来的。

◇

拜托志野亚贵重新规划每一幕，并按照顺序开始拍照。

我自己则是站在相机旁，负责确认奈奈子的表情。

「奈奈子，你这里再多一些犹豫的感觉，可以吗？」

「嗯、嗯，我试试看……」

实际透过相机的观景窗看就会明白，奈奈子实在是令人惊讶的「演员」。

就连我要求的细部动作，她也都能一一吸收、呈现。

即便是静态画面，都带有仿佛听得到声音般的情感。

「恭也！剧本的修正，我都改好了！」

贯之双手高举分镜图，朝我说着。

「好，那贯之可以先拜托你跑一趟吗？」

「跑一趟？」

「对，这里有写地址，麻烦你去这个地方找火川，看他怎么跟你说，可以吗？」

「说什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反正，你就期待吧。啊，快点，电车来了喔。」

「等等，你就不能先告诉我啊！」

贯之就这样重新买了车票，搭上驶进月台的电车里离开。

停下来等电车离开的志野亚贵，错愕地看着贯之离去。

「恭也同学，贯之是要去哪里咩？」

「秘密。好了，志野亚贵，要赶快拍下一幕了。」

「啊，对捏。」

志野亚贵再次看向观景窗，捕捉奈奈子的表情。

安静的拍摄活动，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持续下去。

◇

「恭也我问你……」

趁着拍摄空档，奈奈子开口问着。

「什么事？」

「就是啊……你之前就有想到这些吗？怕到时候有突发状况，就先想好这些安排之类的。」

「噫？怎么可能啦，我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这些。」

「……这、这样啊……」

奈奈子看我的目光，仿佛在看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的处理方式有这么糟糕啊。

虽然是抱着决心在做，但现在可能稍微失去了一点自信心。

◇

「……我回来啰。」

过了一会儿，贯之从电车上下来，还带着一名小女孩。

大概是小学生的年纪吧，书包上还插着一支直笛，活泼地跳来跳去。

「就惩罚游戏来说，这实在太残忍了……哈哈哈。」

贯之这么说着，并瘫坐在椅子上。

「你这副模样去带这么可爱的小朋友过来，根本就像诱拐犯一样……」

「我的确也受到警察盘查没错。」

「……那你竟然还能顺利回到这里呢。」

「我打电话给火川，请他向小孩子的爸妈说明了。我真的怕得要死……」

「毕竟，贯之也有当小偷的前科咩～」

「喂，我只是没问就吃掉你的拉面而已好吗！」

我走向被毫不留情挖苦的贯之。

「谢谢，这样我们就可以拍出幼童时期的画面了。」

「噫？可是这小朋友不是演员，只是普通小学生喔？这样可以吗？」

「放心，这样就可以了。」

「……可、可以吗……」

贯之难以置信地喃喃说着。

接下来……就让我想办法展现本领了。



七月已经过了中旬，大学校园也进入学生们三两成群聚集，等着放暑假的时期。

至于映像学科，总会在这个时候举办以一年级生为对象的放映会。

放映会场就是位在大学门口附近的艺术资讯中心，所有二〇〇六年度入学的学生，几乎都在这天齐聚一堂。

「呼～终于要上映了。」

「不晓得看起来会是怎样，有点担心……」

「对啊，到底会是怎样的作品……」

每个人嘴里说着的，听起来都是不安的心情。

「因为赶在最后一刻才交出去，抱歉啊……」

事实上，缴交期限当天才剪接完成的。

而且因为不小心把完成的原档DVD交出去，导致最后没能放给大家看。

「还好啦，都到这个地步了，我相信恭也会处理好的。」

「我也是。而且要不是有恭也的话，说不定我们根本交不出来……」

「嗯，我也是一样捏～」

……光是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就有努力的价值了。

「啊，老师来了。」

听到这句话转头一看，正好看到加纳老师从容不迫地走了进来。

教室中响起了铃声，嘈杂声顿时平息下来。

「好了，大家注意我这边！」

老师拍拍手，让众人的目光转向教室前方。

「从今天开始，将举办综合实习一的成果放映会。这个放映会呢……」

老师操作遥控器把萤幕降下，上头投影出写有「注意事项」的图像。

「呃，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放映会也是映像学科实习课的课程内容之一……但是呢！」

学生们全都吓了一跳。

因为大家都对新生说明会留下了阴影。

「既然开始成为制作影像的那一方，就得时时注意观众们的反应。换句话说，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为创作者的同时，也是一名严厉的观众。」

用力地吞了口口水。

「觉得有趣的话就哈哈大笑，无聊的话也可以就默默地欣赏，觉得精彩的话，要拍手也没有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请你们给出最直接的反应。不要想说你们是朋友，或觉得对方很努力什么的，拜托你们不要抱着这种无聊的心情！」

会场内扬起了笑声。

但老实说，我觉得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如果放映之后，现场无声无息怎么办？)

反而被嘘的话，我还觉得比较好一点。

要是在一片沉默中换下一部作品播出的话，可能无法重新振作了。

……不，就这样默默地继续进行下去，或许还比较庆幸……

「还有，每部作品放映完之后，可能会有问题想问工作人员，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就不能饶了我们吗！

(只能祈祷不要接在出色的作品之后播映.....)

司仪兼操作机器的助理小姐，拿着麦克风说：

「那么接下来，将按照顺序开始播放影片。」

会场顿时变得一片漆黑，萤幕开始发出光芒。

(原来是这样子播放啊.....)

如此一来，就算不想，注意力也会全集中到画面上。

希望能好好度过这一关.....我如此全心祈祷着。

影片开始播映了。

希望平均的水准是偏低下的，这样才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仿佛在嘲笑我这没出息的期待一样。

(大家都做得很认真耶.....! )

原本我还以为，会看到很多只比家庭影像好一点的作品。

但几乎所有播出的作品，都具有禁得起从艺术角度欣赏的一定水准，让我相当惊讶。

厉害的不只是作品本身，还有那三分钟的长度限制也是，这样的时间刚好让影片不至于拖泥带水。

这部分可以看出老师精准的判断。

终于，轮到那位河瀬川英子所属组别的作品播映。

「好厉害.....这什么啊.....」

毫无疑问，「果然就是厉害」的一部作品。

跟我们这组不同，他们的作品是以都市的车站为主题。

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寂静描绘出男性与女性从相遇到分手的故事。

完全没有失焦或曝光问题等新手等级的错误，台词容易理解，画面的连贯性也相当出色。

就连不是很懂电影的我，都敢肯定这是绝对不同等级的成品。

片头标题完整呈现，就连片尾也有演职人员名单。

片尾名单一播完，每个人都纷纷鼓掌，持续到下一组的作品开始之前。

（惨了，要是在这部之后播出……一切就完了。）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情，仿佛还要继续对无力的身体穷追猛打。

「接下来播放的是，北山团队的作品。」

（呜噎噎噎！不会吧！！）

偏偏就是如此。

在河濑川他们那部，恐怕会被认为是最佳作品的影片之后……

竟然是要播出我们的作品。

「…………！」

仔细一看，其他三人也都一脸僵硬的表情。

「拜托……！」

我开始祈祷，只求不要给出太残酷的批评。

影片开始播映。

一开始的画面，是从车站长椅开始。

以构图来说，采取正侧面的角度，从对向月台拍来的形式。

一名女童独自坐在该处，背着小学生书包，拿着直笛。

电车从左到右，自画面中驶过。

驶离后，长椅上的女童变成是穿着水手服的奈奈子。

画面构图始终维持固定角度，奈奈子从水手服变成高中制服，然后再次变成穿着套装的大人。

◇

那一天。

在发现器材借错之后，我提出了一个最大方向的调整。

「几乎每一幕都用静态图像来呈现。」

大家听了都发出「咦？」的声音。

「我或志野亚贵都不太会用照相机，所以照相机的位置决定好之后就不动了，改由演员来动作。」

我的想法是利用入镜、出镜，还有偶尔电车穿过的画面来串联每一幕。

如果太长的时间就不适合这样的作法，但如果是三分钟的话，大概可以勉强做出像样的成品吧。

「穿过画面的电车……要怎么拍？用连拍的方式吗？」

「这里就要靠奈奈子数位相机的摄影模式了。」

「啊，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有那种东西。」

那台相机的摄影功能，的确是只能说「那种东西」的程度而已。

而且，内建的记忆体最多只能拍十五秒左右的影片。

「所以，那一幕珍贵的动态影像就放在这里。然后……」

我再次环顾众人。

「首先是奈奈子。」

「唔、嗯。」

「表情的部分我们会连续拍很多张，然后从里面挑，所以我希望你一打板，就当作是在拍影片，持续表演两到三秒钟。」

「我知道了。」

「然后是贯之。」

「……嗯。」

「这次的台词我会用配音的方式来做。」

「真的啊？」

「嗯，画面都拍完之后，我会把需要台词的画面和秒数都给你，你再按照这些去调整原本的台词。」

「可以啊，但这不是恭也你来做就好了吗？」

「不行，这一定要是贯之你写的台词才行。所以……拜托了。」

我直视着贯之的眼睛。

「好，那我就写写看。」

贯之以理解的表情点头答应。

「再来是……志野亚贵。」

「是！」

这次采用的手法当中，承受最大负担的就是摄影这一块。

「希望你可以拍出撑得起静态图像，构图独一无二的照片。我知道这很困难……」

我脑海中浮现志野亚贵以鬼气逼人的模样，拿着笔画图的身影。

「只有志野亚贵你做得到，拜托了。」

她在短暂思考了一会儿后。

「嗯，我试试看！得要回报恭也同学的期待才行咩！」

志野亚贵迅速掏出分镜图用纸，重新开始进行分镜的作业。

「谢谢……」

小小的背影，看起来跟那天一样可靠。

「欸，恭也。」

贯之有点不安的模样叫着我。

「……这样真的做得出来吗？」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得好好表态才行。

「我会让事情顺利进行的，我答应你。」

贯之拍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了，那就拜托你了。」

我一个深呼吸后说：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重新开始拍摄了！」

◇

接着，几天后。

「……你一开始就打算来我家剪接吗？」

我到桐生学长家打扰，独占Mac进行剪接工作。

「不好意思，虽然可以借学科的剪接室做，但非线性剪辑的剪接室，已经都被高年级学长姊预约光了。」

所谓的非线性剪辑，就是线性剪辑的相对词，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用电脑进行的剪接方式。映像学科也有以前传统的影带剪接室，虽然那边空着没人用，可是照我这次的拍摄方式，要用那种方式处理会很麻烦。

然后我就询问了美研的学长姊，得知桐生学长有Mac和Adobe多媒体应用软体，总之就是他有专业级的影像剪接软体，所以我才会来拜托他。

「无所谓，你可以尽管用没关系。反正我也因为这样得到这么多啤酒～」

我带来大量的啤酒送给桐生学长做为谢礼，毕竟拍摄时候他也给了很多建议。

「非常感谢。那么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将这些RAW格式转档吗？如果可以的话，顺便也将档案做分类。」

「……你使唤人还使唤得真彻底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却依然用另一台桌上型电脑，俐落地帮我进行转档的工作。

「不过，你竟然会想到这么高难度的作法。」

桐生学长半带点错愕地喃喃说道。

「几乎每一幕都是用相机拍的，台词也是配音后制，这要是没弄好的话，可是会惨不忍睹的作品喔。」

「或许吧，但是……」

「但是怎么样？」

「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没拍就回去，对我来说并没有这种选项。」

都已经确实地去勘了景，做好准备，一切都调整就绪了。

虽然因为最后的大失误，让情况与本来的假定有所出入，但如果有拍摄的可能，我就想赌赌看。

——所以，虽然说是在那当下想出来的，但不过就是选择用照片的方式保存下来。

「为了不让作品变得惨不忍睹，我死都会在这里奋战的。这样一来，应该多少可以变成能看的东西才对……！」

「不、不要这样，你要是死在这里我会很伤脑筋的……」

为了那些有才华的人，要我做多少牺牲都无所谓。对他们来说，以大学生的身份制作第一部作品的机会，就只有这么一次而已，我不想让这机会白白浪费，我不想让他们的心血白白浪费。

总指挥的角色、擦屁股的角色，或许是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批评。

但就如同那个还未完成就上市的游戏一样，我不想让作品胎死腹中。

所以，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想剪接声音的部分，借一下耳机喔。」

「喔，好啊。」

阻隔了外界的声音，我听到奈奈子后来才录制的台词。

贯之那照我指定的秒数调整的剧本，与奈奈子清楚的发音相辅相成，让所要表达的讯息能直接传达给观众。

「应该可以做出些什么来吧……！」

一边感受着效果，一边将每句台词剪下来一一分配好。



最后，由前面的女童来演女儿，奈奈子扮演母亲的角色，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的画面呈现，然后打出完结的字幕。

（总之，算是有模有样了、吧……）

由于用数位单眼相机拍的影片，画质比想象还粗糙，所以整部影片都做黑白色调以淡化这件事。幸好相机拍的照片画质极佳，只要观众将注意力摆在这边，应该就没什么大碍……我是打这样的算盘。

只要看不出是当下的权宜之计就好了。

——然后，播放结束。

电灯打开，会场光亮了起来。

（啊啊，不行，我没办法承受大家的目光……！）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能不能就干脆地带过，开始下一个作品的播放呢？

我祈求的同时，仍一直闭着眼睛。

……但是。

啪啪啪啪……拍手的声音开始传入耳里。

「……咦？」

接着越来越大声。

「怎么……可能？」

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在会场看到的所有学生，正热烈地拍着手。

「不会……吧？」

「太出色了，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

仔细一看，就连那位加纳老师都在用力地鼓掌。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只能用摄影机拍摄。桥场，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安排吗？」

「咦？啊、啊啊，是的！」

在那瞬间，我下意识地说了谎话。

虽然这话不该由自己讲，不过再重新看过之后，的确成果似乎也没那么差。可是，几乎都不是影片的形式。如果以这堂课的宗旨来说，当然不可能期待有太正面的评价，然而……

「整部以黑白影片呈现，是代表着什么涵意吗？」

我怎么可能说出真正的原因。

「呃、呃——这个的话……」

我一边思考安排的用意，一边想办法掰出些东西。

在说话的同时，忽然与坐在前面转过来看我的河瀬川四目相对。

我还以为自己又要被瞪了。

「……（呵！）」

却没想到对方竟露出了一个笑容，像是在说「还不错嘛」一样。

（啊……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感觉到肩上的重担忽然消失了。

◇

「那么，所有的作品都播映完毕，接着在此将要公布，由老师们评选出的三个最佳作品。」

在致词过后，由老师宣布获得前三名的优秀作品。

第一名的，是如大家所预料的河瀬川那一组的作品。

而我们北山团队这组的作品，竟然拿到第三名。真可以说是排除万难的奋战啊。

但是我内心的心情，却是相当地复杂。

如果那个时候所需的器材都通通在手，以万全的状态拍摄的话。

或许可以获得更好、更高的评价才对。

放映会结束后，学生们开始纷纷起身离席。

我则因为疲惫感也一下子涌上的关系，暂时还坐在椅子上。

志野亚贵、奈奈子和贯之也是，三人也都依然坐着。

「各位，结束了呢。」

本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才开口的。

「……」

但是。

坐在旁边的三人，全都陷入了沉默。

「你们怎么了？啊……对作品有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解地问着。

「那个……」

大概是有不高兴的地方吧？我忽然紧张起来，试图再次跟大家说话的瞬间。

「我超——不甘心的！！！」

「哇！」

贯之率先打破沉默。

「那是怎么回事啊！真的令人吓一跳耶！拍摄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可是实际上做出来之后，不仅是完整的三分钟，还有

结局耶。你真的很厉害耶，太了不起了！」

「咦？啊，贯之……？」

「可是啊！我一开始写好的那个剧本！现在想想，那个的確是超出时间太多了！但如果后来有好好听你的意见去做修改的版本，绝对可以变成精彩的作品，说不定……还比你做的这个更好！」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你还这么想！你也太平常心了吧！」

在我右边的贯之，将我的身体摇来晃去。

咦、咦？为什么？

「我也很不甘心！！！」

这次换成奈奈子了。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可以急中生智，我只是照你说的做而已，却变成这么完整的内容，那个……不是一点而已，是非常感动。这还真的是……就是这样！」

奈奈子绕到我的左边继续说：

「可是啊！我也可以发挥正常的演技，那样的话会比较……就是……啊！算了，我还是说吧，那样的话绝对会是精彩的表现！不能再说很糗什么的了，我就是想要好好地再多演一点戏！」

「等、等等，好啦、我知道了啊！」

这次换成在左边的奈奈子，把我的身体摇来晃去。

「恭也。」

接着。

「志野、亚贵……」

她的表情跟我平常认识的志野亚贵不同。

是一脸认真又相当开心的表情。

「恭也同学很奸诈捏。」

「咦？呃……为、为什么？」

「你看嘛！平常一副和气、温柔的大哥哥模样，却在重要时刻，眼神突然发出锐利的光芒咩！害我在拍摄的时候，还有刚才影片播放的时候，都一直觉得心跳加速捏！」

志野亚贵的脸又凑得更近了。

「这下子呢，我就清楚知道恭也同学有多厉害了，我会好好学习相机和构图的知识，一定要正面迎击，让恭也同学大吃一惊！」

「呃、那个，所以是……你说什么？」

尽管充满疑惑，但我内心充满了喜悦。

没错，那个作品绝对无法令人满意。

大家确实努力过，但里面就只有一小部分的努力而已。

大家还可以做得更好的，正因为明白这一点，才会像现在这样即使作品被称赞了，还是显露出懊悔不甘的心情。

「你们怎么啦？还是说已经决定好下次的目标了吗？」

说巧不巧，加纳老师就在这时候出现并如此问道。

而不晓得是本来就打算那样回答，还是只是单纯想找个人来讲而已。

原因终究是不太清楚，但反正就事实来说——

我想差不多是同时。

还在思考那三个人是不是一起指向我的时候。

「这家伙！」

「恭也！」

「恭也同学！」

「「我不想输给他！」」



他们就这样放话了。

「哦——这样啊，那这样或许正合我意呢，嗯。」

老师小声笑着。

「暑假结束后，还有课程需要你们去拍其他作品，可以到时候再扳回一城。」

老师说完后，便离开了教室。

「喂，马上来开检讨会！我借错器材的失误，反正就先不用提！」

「那一定是第一个检讨的，那还用说！如果没有发生那个失误，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行拍摄了！」

「下一次要制作的时候，不管是时间或什么的，通通都要先计算好才能画分镜图捏！」

「好！剧本当然也是如此！」

正当我对大家的魄力感到错愕不已时。

「欸，恭也！一定会让你瞧瞧我们的厉害，让你吓一跳！」

「我也会！」

「还有我！」

「很好，现在我们先去二食吧！到那边开会！」

「OK！！」

像是被大家拖着走出来的我，以半信半疑的心情，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应该多少……受到一点认同了吧……？」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曾经那么崇拜，想要再更靠近他们一点的白金世代。

如果多少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压力的话。

（或许自己的重制人生也比较上轨道了。）

一边被抱持着无限敬意的他们拖着走，我一边思考着这些事情。

## 尾声一 河瀬川英子的怒气

综合实习一上学期的期课程，就在前阵子举办完放映会后宣告结束，下礼拜针对下学期课程做完说明之后，就预计开始放暑假。简单来讲，以上课来说的话，今天就是上学期课程的最后一天，并弥漫着之后老师们也会一起暂时喘口气的气氛。

……但唯独今年，有某一间研究室例外。

「……我没有办法接受！」

以一副要拍桌的气势顶撞加纳美早纪的人，是今年春天才刚入学的一年级生・河瀬川英子。

「这样啊，怎么无法接受你说说看？」

面对这样的情况，加纳美早纪也毫无规矩地把双脚往桌上一放，呈现战斗姿态。

「关于今天的放映会总评，为什么那家伙的作品不是第一名？」

「你说的那家伙是谁？」

「不要装傻！这还用说吗……」

河瀬川心有不甘地停了一秒。

「就是桥场恭也的作品啊。」

「哦，也是啦，只可能在说他而已。」

加纳也是一脸能够理解的表情。

「原因很简单，就电影来说像是一颗过度的变化球，也不是这堂课要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虽然令人觉得有趣，却无法得到高分。」

「可是，那也是获得最多掌声的作品啊。」

河瀬川反驳。

「而且，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我就无法做出那样的回答。是这次所有的作品当中，唯一一个我无法理解的灵感。」

「会吗？基本上就是因为器材借错了，才偶然做出来的不是吗？」

「你说是因为这么可笑的理由，才做出那么精彩的作品！？」

「嗯，应该是。」

加纳干脆地答道。

她拿起已经变温的咖啡。

「对于制作影像没有太多经验的人，忽然决定不拍动画影片，而是用相机拍的照片铺陈再加上录音后制？这恐怕是偶然或是意外状况一再发生所导致的结果，使得他们落入不得不这么做的窘境……我会这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吧？」

河瀬川陷入沉默，老师这样的见解的确很有说服力。

「那个作品并不是经过深切的思考才做出来的。所以，跟作品的呈现不同的是，桥场恭也本身并没有获得特别高的评价。」

老师讲到这里，姑且先打住。

喝了口咖啡后，又继续说道：

「……不过，话是这么讲，还是看得出非比寻常的出色协调感和整合度，已经很久没挖到这么有趣的宝了。」

「……！你果然还是很欣赏嘛！」

「不然我不会说出赞美的话的。如果不是好的作品，我是绝对不会讲好话的，你也很清楚吧？」

河瀬川又再次陷入沉默。

「可是，我还无法给那家伙好评。如果不是因为偶然，而是在拥有素养的情况下，展现出像这次的潜力时……到时候不管是满分或任何好评，我通通都会给。」

「这是就监制来说？还是就制作人员来说？」

「我不知道耶，如果这次的光芒是被逼急了所造就的结果，那或许可以说，那家伙解决问题的能力非比寻常。但其实并没有像他那么厉害的『制作人员』，可以那样明确地指挥剧本和导戏的。」

河瀬川身体顿时一个打颤，她听懂加纳这番话的意思了。

「因为不管是剧本、导戏，或是任何像是摄影、音响，如果不卯足全力工作的话，都是随时可以被他人取代的。他们那一组的人应该也隐约察觉到了，像那样在拍摄现场面对他的微笑看看，可是会一点都不敢随便乱来的喔。」

加纳带着开心的表情，小声地笑着。

「不过，现在那家伙还没理解到自己的能力，等他跟知识丰富的人合作过之后才能下判断吧。到底是瞎猫碰上死老鼠，还是真的有实力……对吧。」

加纳一口气喝光剩下的咖啡。

「说得也是，这点我也赞成。希望可以再次见识到桥场恭也的能力。」

「很好，你可以理解就好了。」

加纳露出满意的笑容。

「所以下学期上课时，就拜托你跟桥场他们一组了。」

「咦……蛤、蛤啊？」

由于河瀬川太过惊愕，发出了往常不会出现的声音。

「我说过了吧？希望他跟知识丰富的人合作，你也赞同这样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你也对他很好奇，不是吗？」

「那只是因为他把制作人员的角色做得很好，而且要说赞同的话，除了我之外，也还有其他人啊……」



「这样很好不是吗？感觉他下次还会展现其他的能力。如果一起制作影像作品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在他身上，发现更多不同的魅力。」

「唔、唔唔……」

「……还是说你会怕他？怕桥场恭也。」

「我……！」

河瀬川用力瞪了加纳一眼，最终仿佛压抑不住似地说：

「姊姊真是大笨蛋！我不管你了啦！！」

话一说完，河瀬川便带着啪搭啪搭的剧烈脚步声，离开了研究室。

只留下拿着空杯子，哑口无语的加纳在那里。

「唉，英子，无论如何呢……」

乱七八糟的桌子上，可以看得到唯独一处有好好整理。

「身为姊姊的我，希望我们的姊妹关系不要曝光。」

莫名其妙的地方摆着一张照片，上面是看来融洽的姊妹俩，姊姊拿着一个上头写有大阪电影节大奖赛的奖杯。

Misaki  
——河瀬川美早纪。

就算在学科内，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名字的部分是这样写着的。

## 尾声二 志野亚贵的微笑

「哇！居然这么晚了。」

看了手机的时间才意识到。

在二食吵吵闹闹过一遍之后，我和志野亚贵前往美研社办露个脸，顺便道谢。

然后就在那边待上好一会儿，等意识到时天色已经昏暗，

「如果在社办看动画，时间会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捏。」

在身旁走着的志野亚贵，带着一如以往的柔嫩笑容回应。

「嗯……对啊。」

可是，我已经无法正面看待那副笑容了。

因为我再次明白了，她身为创作者那赤裸裸的渴望。

本来应该会在那个时候遭受迎头痛击的。

就在那天晚上，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在那专心理头画画的时候。

被这个娇小而可爱的怪物击垮。

「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忽然叫了我的名字。

「你已经知道……我有在画画的事情了呗？」

我感觉自己瞬间有点头晕目眩。

「你发现了喔？」

难道志野亚贵因为这件事在怪我吗？

「本来是打算当作秘密的咩，就只有那时候不知道为何忘记锁房间门了。」

口气还是一派悠哉……虽然人对于来历不明的事物，会本能地感觉恐惧，但老实说，从那个夜晚之后，我已经无法把志野亚贵看作是单纯的可爱女孩子了。

「抱歉，擅自偷看到了。」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但我还是坦率地道歉了。

我还不太清楚对她而言，画画这件事代表什么意义。可是，起码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跟别人说出口的事情。

「你可以听我说一下吗？」

「……嗯，当然可以。」

「之前过贯之同学就有说过，我连普通的生活杂事，几乎都不太会处理。」

志野亚贵诉说着过去的人生经历。

似乎是什么都做不好。日常生活当中老是少根筋，学校成绩也不好，运动成绩也很难看。

可是她唯一喜欢的事情，可以说就是画画。

「但是，完全不是什么像样的东西捏。只是因为喜欢才画，所以也都没有长进。」

口吻听来若无其事，但志野亚贵的话语却是很沉重。

「虽然也有得过一些奖，但也不可能靠那样维生……我想说学习摄影、学会怎么用摄影器材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些电视台的工作吧，所以才来艺大念书。」

「难怪你没有去念美术或设计啊。」

「老实说……我没有勇气去美术学科。」

志野亚贵苦笑着。

「我只是画兴趣的，没有人会欣赏，我也没有自信，所以才一直偷偷画咩。」

沉默回荡在两人之间。路边的一个池塘，传来花嘴鸭啪沙地踢水的声音。

我应该回什么话才好呢？

「我一直在想，未来是不是也可以像恭也同学一样有发光的一天。可是，那种机会始终没有出现。」

「不，我……」

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又为之语塞。

在这时候说自己只是侥幸毫无帮助，也安慰不了她。

志野亚贵略显悲伤地笑着低语：

「我有点在想说，是不是干脆放弃画画还比较轻松。」

不晓得这话究竟说完了还是没说完，不，或许讲到一半就已经打断了也说不定。

我加快脚步绕到她面前。

双手用力地抓住她的肩膀说：

「不、不行，绝对不行喔！不可以放弃画画啦！」

「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错愕地讲不出话来。

看到她的反应，我才意识到自己大吼大叫。

「我……」

是因为你才挺过来的。

你在未来所创造的无数画作拯救了我。那些画作所指引的世界一切都拯救了我。

「志野亚贵……那个……」

我差点就要说出口了。

十年后，她会成为多么伟大的画家。

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我差点就要把这些说出来了。

「对我来说……那个……」

可是，我当然不能说。

说了之后，非但不会有什效果，对方也一定不会相信……所以……

我只说现在最应该要说的话。

「我……很喜欢志野亚贵的画。」

因为这才是我想跟她的话。

打从心底，衷心想传达给她的话。

好不容易才能给孤军奋战的她这么一句话。

「……拍摄的时候，恭也同学是这么告诉我的。」

志野亚贵如此说着，代替她的回答。

「你说『只有我做得到，拜托了』。」

「嗯，我有说过。」

那时候也是衷心地这么想的。

当下只能用一个画面来叙述一切，能回应如此无理要求的，就只有拥有绘画能力的她而已。

「生平第一次有人这么告诉我捏，我好开心。然后，我的心脏真的跳得很厉害。这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于是想多了解一点。」

志野亚贵露出了笑容。她带着笑容，以闪闪发亮的眼睛凝视着我。

「我会以恭也同学为目标努力的。」

她把头又抬得更高，仰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

「不管是摄影器材也好、构图也好，还有画画也好，我会尽量学习，画出恭也同学想看的世界，我想成为有那种能力的人。」

「志野亚贵……」

真正厉害的人是不会满足于现状，总是不断地往前进。

「恭也同学，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是指？」

「想做的东西，或是有没有目标什么的。」

志野亚贵的这么一句话，让十年后的记忆又再次复苏脑海。

我想做电玩游戏。就像那天失去所有逃回老家的半路上，看到得胜者软体公司做出新作品那样。向往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目标，可以互相切磋琢磨的那种情况。当时这对我来说如同幻想故事，但现在稍微浮出了一点可能性。

「嗯，有啊。」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吗吗？」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那还真是可惜捏～不过我会努力，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伙伴。」

志野亚贵小声窃笑着，一副开心的模样听我说着。

(……我会好好努力，让十年后的你可以对我说这种话。)

要产出一个作品，或身为创作者，其实是很痛苦的。

但是却又非常地刺激，挑战无止尽……

堪称最有趣的事情了。

「好了，我们赶快回去吧。奈奈子和贯之传简讯来说还没吃饭。」

「什么？那可糟糕啰，得赶快回去煮饭才行捏～」

迎着湿度偏高的晚风，两人一同赶着回家。

这个晚上志野亚贵的笑容，我绝对不会忘记。

不知不觉间，梅雨季节也结束了。对我而言，虽然是第二次上大学，但与大家一起度过的大学生活，将迎向第一次的夏天。

## 后记

我是在距今◎年前，进入到某艺大的映像学科就读。

离开九州乡下，对映像没有丝毫认识的小伙子，一点都不意外地，对于身边的人都充满干劲的模样感到惊恐。然后，宝贵的四年时光就花在打工和无聊的游戏上，结果就是一事无成地去到东京，接受惨痛的教训。

那么废的我，如果再重新回去当艺大生会怎样？还有，如果不是住在毫无吸引力可言，有如男性庙会的学生宿舍，而是住在梦幻的男女混居共享住宅，又会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描写那样的大学生活。

那么，因为这部作品有很多人需要感谢，接着就让我借用大量的版面。

首先是绘制插画的Eretto老师！平常都是跟以设计师身份的木绪なち一起工作，但这回则是身兼设计师和作者。平常总是羡慕地咬着手指头欣赏的无数角色，如今能够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于这样的现实，我好几次都感动到不行。奈奈子很性感，贯之很帅气，还有我想恭也应该会很受大姊姊们欢迎。

谢谢在特别设置的网站专栏中，大力协助的各位老师，各位对我来说都是犹如耀眼繁星般的存在，真没想到能找来各位……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只不过，唯独有某位不起眼的老师，真的不能对他太轻忽，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可能哪天会被他拿去当素材。令人敬畏的丸户史明（省略敬称）！

这部作品在设定方面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忙，摄影相关部分接受我许多提问的R老师，还有火车方面给予我许多建议的V老师，以及跟我一起讨论很多事情的K桑，我要再次向各位致谢。

此外，对于已经离开轻小说，过着放逐生活的我，依然努力不懈喊话的MF文库J编辑部的T编辑，我终于做到以前答应的事情了，接下

来也请多多指教。还有负责装订设计的木绪なち，接工作时再多考虑一下档期吧，今年一定要这么做。

最后，我要向购买这本书，并且拿起来阅读的各位读者，致上深深、深深的谢意。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本青春故事类型的轻小说。希望你们看得开心，那我也会很高兴的。

那么各位，期待下次再见面啰。保重。

木绪なち 敬上

【我在nico生社区的频道是『グッドデザデザ@ニコ生』，里头有放一些与作品相关的影片，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

# \*あとがき\*

このたびは、很感謝各位拿起《我們的重製人生～回到  
『ぼくたちのリメイク』十年前成為創作者吧！～》來閱讀！  
手に取っていただ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作中のみんなの今後の成長を  
自分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就連我自己也很期待書中的各個登場人物的成長喔！請多指教！



# 我們的重製人生

## 01

木緒なち

繪者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tto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首刷附錄小冊





## 三题故事『作家、游戏、香蕉』注

注：本篇短篇，是根据Nico生放送时定出的三个主题所写成。

「呜哇——我输了！」

「我赢了～呵呵，恭也同学真的很不会猜拳耶～」

晚餐过后，我和志野亚贵小小玩了一下游戏。因为超市报废而获得的香蕉仅剩下一根，于是便上演了一场香蕉争夺战。

香蕉对我和志野亚贵来说，都是爱好的食物之一，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激情，重复进行了五次的胜负。

「竟然全输……有没有什么教猜拳的书啊？」

我用传统功能性手机搜寻着「猜拳」、「必胜法则」，但实在是够难用，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快点来吧。

「嗯呵呵～赢得比赛后享用的感觉就是不同呢。」

「……够了，你赶快吃。」

「哎呀，稍微装模作样一下吃起来才好吃咩～」志野亚贵似乎因为赢得漂亮而相当开心，她笑眯眯地以灼热的目光看着我。老实说，我真的很不甘心。

「啊——可是这根吃完就没了。」

「我说你啊，应该就是那种冰淇淋没办法咬着吃的人吧？」

「咦！你、你怎么会知道？」

那当然啊，从你刚说的话来想就知道了。

「好吃的东西，就会想好好花时间细细品尝……所以，像冰淇淋我也都是用舔的，最后还要拼命接住融化的冰淇淋呢。」

「总觉得很有画面。」

志野亚贵跟冰淇淋苦战恶斗的模样，一定也是很可爱。

「像现在也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都是先用舔的开始吃呦。」

「……噎？那个等等，你该不会……」

「我就是要很珍惜地吃～～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志野亚贵说着，并开始剥起香蕉皮，接着如同她所说的，开始「珍惜」地舔起香蕉来。

(等、喂——喂——！)

志野亚贵，你这种展开该怎么说呢，就连时下色情游戏剧本也不会写的喔。

尽管内心在吐槽，但我还是看着她那副样子好一会儿……

「不擅长猜拳好像也不错……」

「嗯？恭也同学，你刚刚说了什么咩？」

「没、没事！」